

期 第 卷 第



刊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七月一日出版

學 文 民 國

汗血月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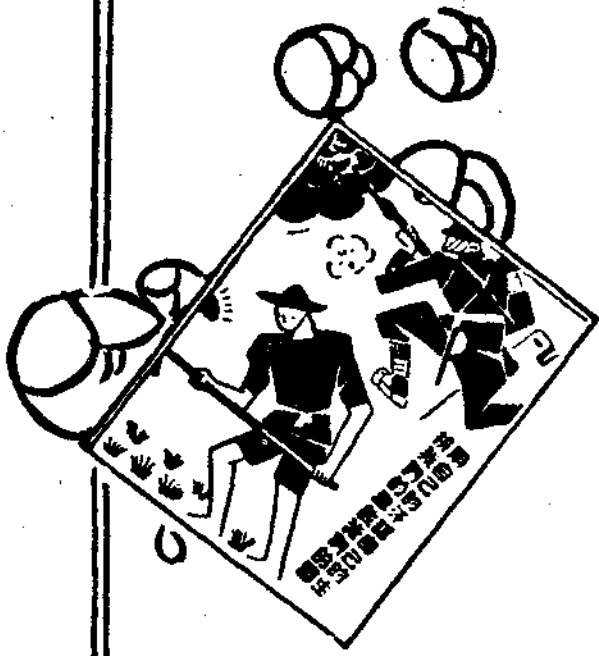
社啓事

▲各省現實政治調查專號

□分期出版

本刊預告廿四年一月一日出版之「各省現實政治調查專號」，茲因材料過多，故分兩期出版，一月一日刊行「上集」，二月一日刊行「下集」，所有以前預告各專號出版日期，改定如下：

- 二十四年一月 各省現實政治調查專號上集
- 二十四年一月 各省現實政治調查專號下集
- 二十四年三月 幹的江西
- 二十四年四月 中央政治研究專號
- 二十四年五月 國民體育專號
- 二十四年六月 出版事業研究專號



汗血叢書第一次出版預告

本社編輯汗血叢書業經完成一部分
正在印刷中特將書目預告如下：

幹

莫索里尼傳

中國經濟

德意志的復興

凱末爾傳

人才官僚與中國政治

保衛制度的攷原與改造

農村及土地問題

中國國防決策

中國民族文化論

文化勦匪論叢

劉百川著

徐詠平譯

吳光譯

葉法無著

定於二十四
年一月出版

印刷中

印刷中

印刷中

印刷中

印刷中

印刷中

印刷中

印刷中

印刷中

國民文學

第三號目次

(民國廿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

插圖

- ▲俾士麥紀念銅像
- ▲北歐文藝復興期美術
- ▲意大利文藝復興期美術

●卷頭詞●

學問上的妬忌是民族精神衰亡的素因……………本社同人……………一

講武堂

- ↓(一)軍艦講話……………日本海軍少將原五郎講……………三
- ↓(二)意大利國民兵役年限為四十七年……………墨索里尼講……………二

●論評●

- 論陶白詩……………李冰若……………一五
- 中國藝術向那裏去……………李寶泉……………二四

本 刊 中 學 園 地 欄

投 稿 簡 章

- (一) 本欄專刊國內中學生之投稿。
- (二) 文體不拘，但以一千字至一千五百字為限。不論隨筆，感想，或小說，均所歡迎。唯空汎的理論，或無病呻吟文字，恕不掲載，而以有具體的敘述為條件。
- (三) 來稿在每月廿日以後寄到者，歸下月份審查。
- (四) 來稿須貼本欄『國民文學中學園地』印章，並須註明某地方某中學（高中或初中）某年級。
- (五) 來稿一經本社審查及格者，在本刊上發表，並酌贈報酬如下：
(A) 第一名十元；(B) 第二名八元；(C) 第三名五元；(D) 第四名贈本刊全年份；(E) 第五名贈本刊半年份；(F) 外選佳作六名至第十名，酌贈本刊若干冊。
- (六) 報酬由本社掛號直寄至作者所在學校，私人住宅恕不通郵。

印 章



投 稿

本刊新年特大號（一月十五日出版）

擬出 **新銳作家專號** 希望國內無名

青年作家踴躍投稿以光篇幅為禱

國民文學社編輯部啓

汗 血 書 店 出 版 之 汗 血 月 刊

第 四 卷 第 三 號
意 德 法 西 斯 研 究 專 號

二十三年十二月一日出版

刊前 可資模範的意德幹力
插圖 (二頁)

專著

法西斯主義之歷史前提 覃敏生
意大利政黨之檢討——法西斯黨 陶芸
法西斯意大利之外交政策 劉泮珠
希特勒政治的外交政策 劉載剛
希特勒主義之德國文化論 曾鐵忱
希特勒的恐怖統治 徐詠平
德意志的復興 光譯
法西斯統制經濟的理論與實際 正東譯
中國能實行獨裁政治否 董文淵

第 四 卷 第 四 號
各 省 實 現 政 治 調 查 專 號

二十三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刊前 對視察各省之感想與批評
插圖 (二頁)

對視察各省之感想與批評 蔣中正
江蘇省現實政治調查 劉之虎
浙江省現實政治調查 元合作
從數目字上看浙江 張質君
交通建設完成後的浙江 王亞平
五年來浙江之司法 蔡斌威
廣東省防經濟論 吳榮林
廣西現實政治調查 吳一鳴
廣西現實政治調查 葉翔之
真憑實據說廣西 文山
四川現實政治調查 葉翔之
三十年來之四川財政問題 屈理
從四川人民的負擔反照軍閥政治 吳致華
下農村的崩潰

▲預定全年(十二冊)連郵二元三角

汗 血 書 店

總店 上海霞飛路樂安坊六二號
支店 南昌德勝路十三號

詩經在中國文學上的地位……………吳烈……………三四
國文之主詞及目的詞研究……………柳道元譯……………四〇
南北歐文藝復興期作品的比較……………資平譯……………四七

創 南 歸……………

冰 然……………五一

紅百合……………

余慕陶……………五七

作 女戰士……………

丁 丁……………六六

●介紹與批判●

皮蘭德羅氏及其作品……………

梁國萼……………七二

我對於翻譯界之希望……………

李 雨……………七六

白髮詩人惠曼……………

若柱譯……………七九

邵璧小姐的守夜人……………

美國 E. Wharton 作
顧仲彝譯……………八五

一個小靈魂的風波……………

法國 M. Prevost 作
郭漢烈譯……………九四

翻 譯

●世界的眼睛●

以海縮為中心之英美日三國關係……………黃獨芳……………一〇七
意大利與南斯拉夫之關係……………士源譯……………一一八

詩 與 散 文

農家二首(詩)……………

沙漠中人……………一二三

矮小的豌豆(童話)……………

吳達詩譯……………一二三

蘇俄風景(遊記)……………

韋誠譯……………一二七

文 化 小 書

(一)文化之創成
(二)人原與舊石器時代文化

●中 學 園 地●

離 村(第一名)……………

復旦實
中高三 黃熠才……………一三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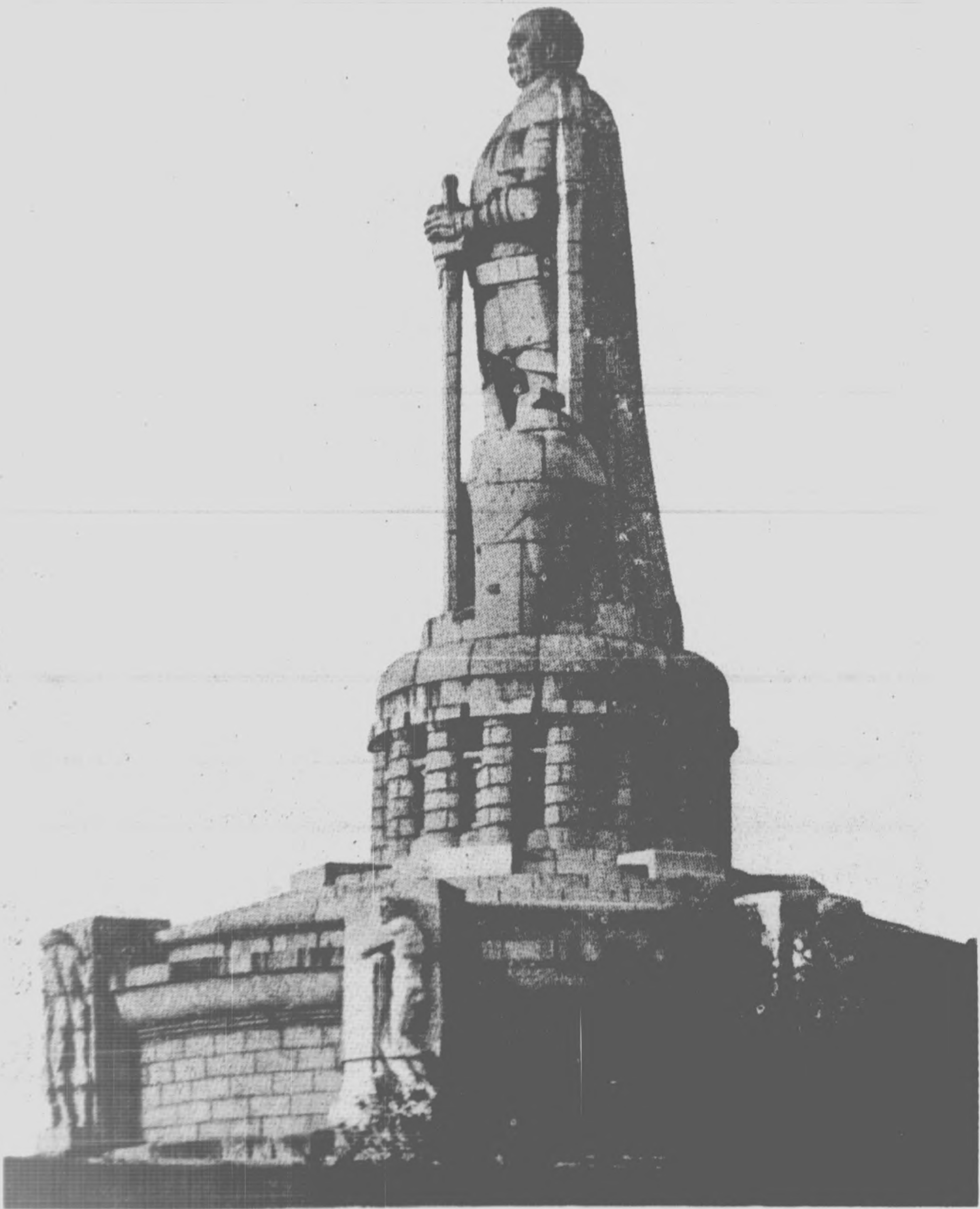
母 親(第二名)……………

民華
中學 陳椿寶……………一四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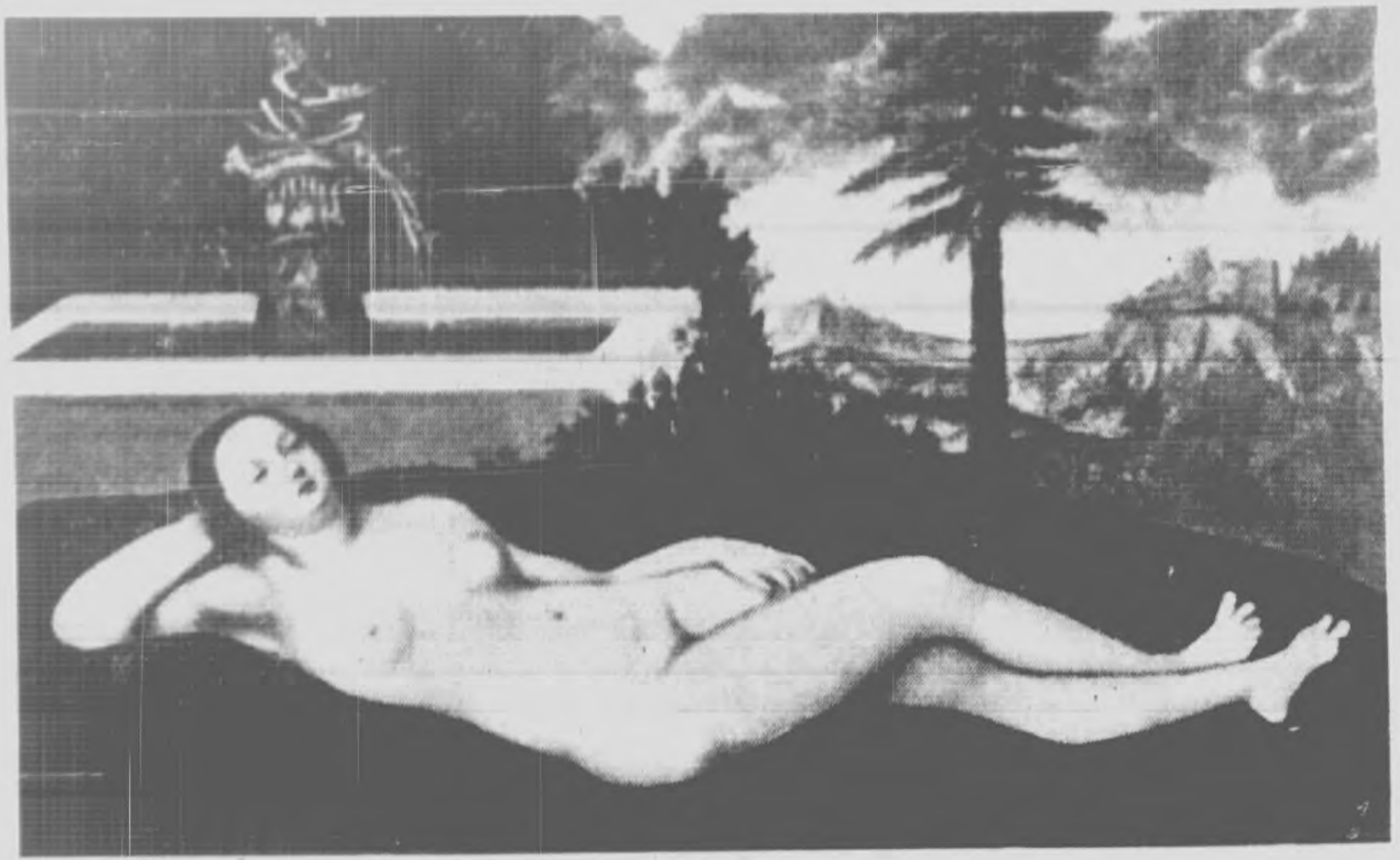
山中剪影(第三名)……………

蘇州
中學 王經川……………一四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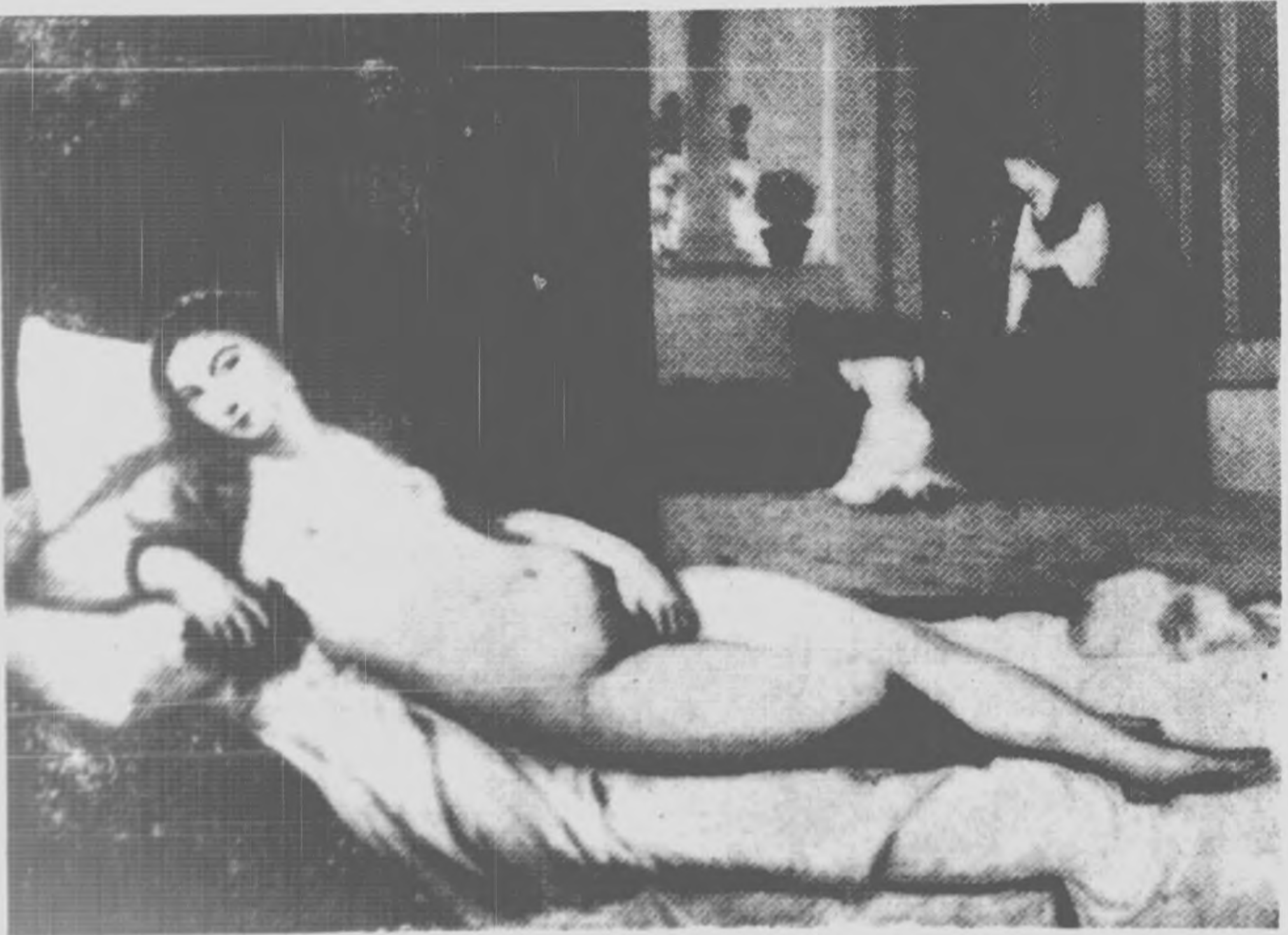
編後記……………



(1) 俾士麥紀念像(漢堡)



(2) 北歐文藝復興期作品



(3) 意大利文藝復興期作品

學問上的妬忌是民族精神衰亡的素因（卷頭詞）

本社同人

「在不顧一切實際做事的同志們，他於本身的過程中工作着，往往惹起不少的嫉忌者，終日在設法去毀謗破壞他的實幹工作，給以極大之打擊，所以，不是堅苦卓絕毅力強固的人，是不能擔任實幹工作的，而且他也不敢擔任此項工作。」

「一般人的通病總是怕人成功成事，而自己又不能成功成事，於是社會的事業，國家的政治，都是由此種壞心理壞習慣而破壞。」（註一）

這一段警句是說得何等透澈而沉痛！在實際的革命工作上固然有此現象。在學術文化界又何莫不然。

日本某文化評論家也批評我中國人說：「在戀愛上之嫉妬，在富財上之嫉妬，在權勢上之排擠及誣陷，不單限于中國，即在各國也常常有此現象。但是在學術上的排擠及嫉妬，則為中國近代特有的現象。結果是：（1）所學非所用，（2）所學無所學，（3）在文化界教育界之濫充等數者過盛。這無疑的是民族精神文化衰亡的最大素因，猶之在經濟學上之劣幣驅逐良幣一樣的道理。」

吾人當然不能謂日本人的此種類批判之過于諷刺而拒絕接受。因為苦藥有時或有利于痼疾也。現代的學問是一天一天的特殊化了。中國縱令加速度去獎勵學術文化，猶恐難望列強的項背。何況又加以互相嫉忌，互相排擠，而浪費其國民的能（Energy）耶？

在各文明國的學者間即屬同其專門，亦唯見其互相勉勵，互相切磋而已。在中國，則以『同行便是賊』為一般應有的現象，甚至于還有『狗婿何宗憲』（註三）一流的人物。此豈非中國國民根性不深厚之一證耶？

無謂之爭，在我們是無必要的。我們只想戰戰兢兢地日益充實我們的內容。若批評適當，我們可接受忠言，將以『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精神去增加我們的內容。若批評之焦點散亂，則吾人除以『國民文學是廣義的文學』相答覆之外，實無話可說。至于不論人家商店是否貨真價實，而祇是指着招牌漫罵，罵招牌的題字太壞了，罵招牌漆得太不光亮了，豈不是等于未翻讀一本書內容而只罵該書的封面一樣的淺薄麼？這也是國民根性不深厚之一證。

故我們的信條是：我們沒有閒工夫去傾着耳朵聽外邊的浮鄙粗糙的謾罵與諷刺。我們只想就無權可爭無利可奪的園地裏，在學術文化上盡些微之力——做點介紹及啓蒙的工作！

（註一）見汗血月刊第四卷第一期的卷頭詞。

（註二）參看舊通俗小說『薛仁貴征東』。

軍艦講話

資平譯

單稱軍艦，本非專門的術語，其實應稱爲『海軍的兵船』才妥當。但一般每說及軍艦，誰都會意識着『海軍的兵船』，所以我們也就簡便地統稱之爲軍艦吧。

軍艦大體區別爲兩種：

(一) 兵船

(二) 特務船

(一)之兵船是常在前線直接從事戰鬥的。至于(二)之特務船，其中雖亦有參加前線的，但一般是不參加直接戰鬥。

其次兵船又分爲五種：

(a) 軍艦

(b) 驅逐艦

(c) 潛水艇

(d) 水雷艇

(e) 掃海艇

至特務船也有特務艦和特務艇之分別。在(a)的軍艦中又包含有許多種類，例如戰鬥艦、巡洋艦、航空母艦、潛水母艦、敷設艦、海防艦、砲艦、練習戰艦、練習巡洋艦等。特務艦的種類亦不少，有工作艦、運送艦、碎冰艦、測量艦、標的艦、練習特務艦等種類。又特務艇亦有敷設艇、掃海特務艇、潛水艦母艇等分類。故知一般稱爲兵船的，實在共有二十三種類之多。至最近，又有所謂驅潛艇的出現了。

兵船和人員，兵器同是構成海軍力的主要素。但是海軍力是什麼呢？這無疑的是戰鬥力，即攻擊力，防禦力，及運動力。

兵船，如上所述，既有種種的種類。因爲在一艘的兵船上不能裝載所有一切的武器和機關，所以按使用的目的不同而適當地分配其攻擊力，防禦力或運動力。今按各種類順序稍加以詳細的說明。

(一) 戰鬥艦

在兵船中最堅牢強大的便是戰鬥艦，可以稱爲海軍兵的骨幹。戰鬥艦在各種船中具有最卓越的攻擊力及防禦力。當戰鬥的時候，作戰隊的主力，以與最強的敵艦相對抗爲本務，故又名主力艦。

日本的主力艦多用日本封建時代各藩屬的國名（如我國之秦趙楚……等——譯者誌）例如長門陸奧扶桑山城伊勢日向等。從前

有所謂巡洋戰艦，其攻擊力和戰鬥艦相等，防禦力則稍減，但運動力却大于戰艦。日本的金剛榛名霧島比叡四艦即屬巡洋戰艦。後者因為受倫敦條約的制限，解除了一部分的武裝，變為練習戰艦了。現在前者均編為戰鬥艦了。故結局日本只有九隻戰鬥艦。

日本人自誇為世界代表的軍艦之長門陸奧長二〇一公尺，幅二九公尺，吃水九公尺，排水量三萬二千七百噸，大炮計有四十公分口砲八門，十四公分口砲二十門，魚雷發射管八門，速力二十三海里。若將日

本軍艦和其他列強的相比較，確是極有趣，也極有意義的事。

第一先舉美國的戰艦來說。美國的此類戰鬥艦有鄧尼西加利福尼亞梅利蘭柯羅拉多西偉震尼亞五隻。排水量約略相同。大炮在前二者三十六公分口砲十二門，十三公分口砲十四門。在後三者，四十公分口砲八門，十三公分口砲十四門。速力二十一海里。

其次當述英國的戰鬥艦，計有納爾遜羅多尼兩艦，排水量三萬三千噸，大炮有四十公分口砲九門，十五公分口砲十門，速力二十五海里。戰鬥艦的運動本來是極鈍重遲緩的。但富于偉大的威力及持久力，實為封鎖力的重點。此種作用決不是其他種兵船所能代替的。

其他艦種的戰鬥力決沒有能比得上戰鬥艦的。又戰鬥艦非常堅牢，較之其他艦艇，及參照條約的艦齡，亦有十年的永續性，並且按噸數比率，製艦經費也比較低廉。此可以供建造軍艦當局之參考的。

日本在長門陸奧之次，最大戰艦要推日向扶桑級的四隻軍艦了。其要素大體如下：

(1) 日向級二隻

排水量 九九九〇噸

速力 二十三海里

主炮 三十六公分口砲十

二門

副炮 十四公分口砲二十

門

發射管 六門

(2) 扶桑級二隻

排水量 二九三三〇噸

速度 二十三海里

主炮 三十六公分口炮十

二門

副炮 十五公分口炮十六

門

發射管 六門

其次為榛名級的三隻

排水量 二九三三〇噸

速度 二十六海里

主炮 三十六公分口炮八

門

副炮 十五公分口炮十六

門

發射管 四門

德國在和平條約的範圍內，于

一九三三年二月竣工的小型戰艦

德意志號有人稱之為魔鬼戰艦，又

有人稱之為袖珍戰艦，其引起世界

人的注意可想而知了。因為這隻德

意志號，按噸數比率，實具有世界最

大的戰鬥力，這是一般所承認的。至

若謂為可與最新的戰艦相匹敵，那

未免過于誇張了點。今舉其要素如

下：

排水量 一〇〇〇〇噸

速度 二十六海里

主炮 二十八公分口炮六

門

副炮 十四公分口炮八門

發射管 六門

戰鬥艦別名主力艦，這是初見

于一九二二年的華盛頓條約上的

術語，即當時總稱戰鬥艦及巡洋艦

為主力艦。

據華盛頓條約對此種主力艦

加以下舉的限制：

日本 九隻三十一萬五千噸

英國 十五隻五十二萬五千

噸

美國 全上

法國 隻數無定但共計十七

萬五千噸

意國 全上

又排水量不能超過三萬五千

噸。

在後來的倫敦條約又規定：

日本 從現在戰艦中廢棄一

隻，保有九隻。

英國 從現有戰艦中廢棄五

隻，保有十五隻。

美國 從現有戰艦中廢棄三

隻，保有十五隻。

(二) 巡洋艦

巡洋艦的主要任務有如戰艦的耳目手足，其行動輕捷活潑，以援助戰艦而充分地發揮其強大的攻擊力。即巡洋艦是注重于運動力，其次為攻擊力，而防禦力居最下。故其第一條件是速度須大，第二須多裝載燃料，因為要使牠能夠從事遠距離的活動，因之其攻擊及防禦兩點，均較戰艦薄弱。

巡洋艦的任務大別之如下：

- (a) 搜查或偵察敵之所在。
- (b) 發見敵艦之後，須支持與之接觸。
- (c) 海面之警戒。
- (d) 敵情之通報。
- (e) 妨礙敵之重要交通線。
- (f) 破壞敵之通商。
- (g) 保護本國之通商。

(h) 當敵之驅逐隊潛水隊來襲擊本國的主力部隊時，須加以追擊。

(i) 掩護本國驅逐隊向敵主力隊襲擊。

(j) 攻擊敵之同型艦。

(k) 攻擊敵之主力艦。

在日本有所謂一級巡洋艦即是倫敦條約所規定的甲(A)級巡洋艦，計有十二隻，即古鷹級四隻，妙高級四隻，及高雄級四隻。

古鷹級之要素：

長 一七七公尺
 幅 十五公尺半
 排水量 七千一百噸
 速度 三十三海里
 主炮 二十公分口炮六門
 副炮 十二公分口高角炮

高雄級之要素：

長 一九八公尺
 幅 十九公尺
 排水量 九八五〇噸
 速度 三十三海里
 主炮 二十公分口炮十門
 副炮 十二公分口高角炮

四門

發射管 十二門

妙高級之要素：

長 一九二公尺
 幅 十七公尺
 排水量 一萬噸
 速度 三十三海里
 主炮 二十公分口炮十門
 副炮 十二公分口高角炮

六門

發射管 十二門

四門

發射管 八門

至二等巡洋艦，即倫敦條約規

定為乙(B)級的巡洋艦，在日本有

二十一艘，即平戶級四隻，北上級五

隻，長良級九隻，及夕張等艦。此等大

同小異。今試舉長良級為例，述其要

目如下：

長 一五二公尺

幅 十四公尺

排水量 五一七〇噸

速力 三十三海里

主炮 十四公分口炮七門

副炮 八公分口高角炮二

門

發射管 八門

但夕張為例外，僅二八九〇噸。

現在須注意的是甲(A)級和乙

B)級巡洋艦之差異。據倫敦條約的成文，兩者的區別則如下所述：

(A)甲級巡洋艦

(1) 超過基準排水量一八五〇噸者。

(2) 超過備炮十五公分口炮五門者。

(3) 雖未超過排水量一八五〇噸，但超過備炮十五公分口炮五門，皆既武裝者。

(B)乙級巡洋艦

(1) 基準排水量的制限雖同，但備炮不能超過十五公分口炮五門。

(2) 排水量雖不超過一八五〇噸，但備炮超過了十三公分口炮者。

今當轉觀察各國的巡洋艦。自

倫敦條約之後，各國皆苦心于艦型的研究。即想在噸數和炮的制限之下，發揮其最大的戰鬥能力。故艦型的優劣即所以表示該國的造船技術的優劣。今略作比較如下：

(一) 七千噸級

(日)古鷹 二十公分口炮六門，發射管十二門。

(美)奧哈瑪 十五公分口炮十二門，發射管六門。

(英)埃姆拉爾特 十二公分口炮七門，發射管十六門。

(二) 一萬噸級

(日)妙高 二十公分口炮十門，發射管十二門。

(美)阿斯杜利亞 二十公分口炮九門，發射管未詳。

(英)挪霍特 二十公分口炮

八門發射管八門。

(三) 航空母艦

航空母艦乃搭載多數各種飛行機的軍艦。當必要之際，須從海上開駛飛機以供戰鬥之用。當歐洲大戰時代，此種軍艦尚不甚發達。但至現在，實為艦隊所不可缺的一要素了。

日本的航空母艦計有鳳翔龍驤赤城加賀四艘。其中赤城和加賀大體相同，其要素如下：

長 二三二公尺
 幅 二八公尺
 速力 二八海里
 排水量 二六九噸
 主砲 二十公分口砲十門
 副砲 十二公分口砲十二門
 (此為赤城的要目)

至龍驤的排水量僅七千噸，備有十二公分七公厘口砲十二門。

鳳翔的排水量約略相同，但僅有十四公分口砲四門。各艦皆搭載飛行機以供戰鬥之用。航空母艦平時的訓練即注意這一點。

航軍母艦在過去的軍縮會議上，曾經相當的討論。日本稱之為攻擊的武器，主張全廢。在華盛頓條約裏面，則加以左記的限制：

(A) 總排水量
 (H) 八萬一千噸
 (英) 十三萬五千噸
 (美) 全上
 (B) 各艦基準排水量
 可超過一萬噸，不得超過二萬七千噸。但在總排水量的範圍內，不得超過三萬三千噸者，可建造兩隻。

(C) 備砲

口徑不得超過二十公分。若有口徑超過十五公分之備砲，連口徑超過十三公分之砲數，合計須在十門以下。

以上所述，僅就其要點而言。至倫敦條約，更加以下記之制限：

(A) 各艦之基準排水量不得超過二萬七千噸。又不得超過一萬噸的航空母艦亦包含于總排水量中。

(B) 備砲

一萬噸或一萬噸以下的航空母艦備砲口徑不得超過十五公分半。

今試述各國的航空母艦。第一，美國有三三〇〇噸的航空母艦兩隻，名撒拉多喀及列克新頓。又二

萬噸的兩隻，名思塔普賴斯及約哈業。此外一萬噸以上者尚有六隻。又補助航空母艦十五隻。其中不受軍縮條約之制限的僅四隻。

英國的航空母艦二萬二千噸的有四隻，一萬噸以上的有二隻。

第三，法國的航空母艦僅一隻，亦爲二萬二千噸，名北龍。法國因爲與其他國家可以陸上交通，故無需多數的航空母艦。

(四) 驅逐艦

驅逐艦是速力最大，運動最輕快的小艦，具備有比較輕易的砲，及有力的魚雷發射管。其主要任務是在用魚雷攻擊敵之主力。此外，性能約略和巡洋艦相同。故其任務差不多和巡洋艦一樣。

驅逐艦本來叫做水雷驅逐艦。因爲其目的是在驅逐發射魚雷的水雷艇，故有此名稱。至攻擊軍艦不過是其副任務吧了。因其日見發達，遂亦並取水雷艇而代之任務了。

日本驅逐艦，吹雪級皆以天象爲艦名，排水量一千七百噸，速力三十四海里，發射管九門，十二公分七公厘口砲六門。這級共二十四隻。初春級的排水量一三七八噸，此外，速力等和吹雪級相同。初春級共有六隻。

陸月級的艦名第二字皆爲「月」字。例如卯月夕月等，排水量一三五〇噸，速力三十四海里，發射管六門，十二公分口砲四門。此外，性質皆大同小異，計四十三隻，總計七十三隻。

以上爲日本的一等驅逐艦。二等驅逐艦的艦名盡是植物名，例如荊萱及梨等。排水量由七百噸至八百噸，速力三十一海里，發射管六門，合計三十二隻。

各國的驅逐艦亦相當進步。今試舉其代表的如下：

(A) 美國的北里，一千噸，三十三海里，發射管十二門，十公分口砲四門。

(B) 英國的庫塞大，一千三百噸，三十五海里，發射管八門，十二公分口砲四門。

(C) 法國的塔慈，二千四百噸，三十六海里，發射管七門，十四公分口砲五門。

以上所述，應各國的國情不同，其兵船亦各發揮其特色。這是因爲

其任務和方針有差異的原故。

這種驅逐艦，據倫敦條約亦受下列的制限：

(一) 合計排水量

(日) 十萬五千五百噸

(英) 十五萬噸

(美) 全 上

(B) 基準排水量 不得超過一八五〇噸。

(C) 備砲 不得超過十三公分口徑之砲。

(五) 潛水艦

潛水艦的主要任務也和驅逐艦相同，對敵軍艦作魚雷攻擊，所異者是以潛水的行動，接近敵艦，加以致命的襲擊，是其特色。因為愈接近敵艦，則敵方砲火愈有力，故在水面的魚雷攻擊，實諸多不利。為避免這

種不利，故有用潛水艦的必要。但潛水艦亦有缺點，即不能像驅逐艦那樣敏捷地接近敵艦，故敵艦容易逃避。但在事實上，因有了潛水艦，在海戰的方法上既大加改革。此外潛水艦的任務是在破壞敵之通商及遠距離的偵察。潛水艦，據倫敦條約，亦受下述的制限：

(A) 總排水量日英美皆為五二七〇〇噸。

(B) 基準排水量不得超過二千噸(各國限定三隻不得超過二千八百噸)

(C) 備砲口徑不得超過十三公分。(二千八百噸者不得超過十五公分口徑之砲)

在日本的潛水艦區別為一二

等兩類。在水面一千噸以上者屬一等。一千噸未滿的屬二等。一等潛水艦由「伊號」一至六為最大，排水量一九五五噸，發射管六門，十四公分口砲二門。其次由一千六百噸至六千噸的，共計三十一隻。

二等潛水艦「呂號」，由七百噸至九百噸不等，有發射管六門，共計三十四隻。

其他各國之代表的潛水艦，茲列舉之如下。

(A) 美國之都爾芬，一千五百噸，發射管六門，十二公分口砲一門。

(B) 英國之泰晤士，一千八百噸，發射管六門，十二公分口砲一門。

(C) 法國之撒柯夫，二千八百

噸，發射管十四門，廿公分口砲二門。此艦型一方面爲潛水艦，一方面又似巡洋艦，實係一種怪物。

(六) 水雷艇

最近又見水雷艇的復活了。這種艦艇不受倫敦條約的限制，和日日俄戰爭時代所用專以發射魚雷爲目的之水雷艇也不相同。最近的水雷艇是用于沿岸的警備。日本的此類艦艇，概附以鳥類之名，例如千鳥、真鶴、初雁等。排水量五百噸，速力二十六海里，發射管四門，具備十二公分七公厘口砲三門。

(七) 結論

以上就于主要兵船既略加說明了。此外有敷設艦，是專裝載及敷設多數機械水雷，具有特殊裝置的艦艇。又有專爲掃除敵方所敷設的水雷，以免危險的掃海艦。日本有掃海艦十四隻，敷設艦則有勝力常磐、白鷹、嚴島、八重山等五隻。

海防艦多採用舊式的戰艦及巡洋艦專以防護沿海爲任務。在日本計有淺間級八隻，都是日俄戰爭時的老艦。

潛水母艦如其名稱所示，是潛水艦的主艦。當潛水艦在長期中行動的時候，常需要母艦爲伴，即母艦專以供給物品及引導艇隊爲任務。日本的潛水母艦有迅鯨、長鯨、大鯨等。

砲艦是在淺水航行的小艦，或接近海岸，或上溯內河，以攻擊陸上之敵，是爲其主要的任務。例如日本的砲艦宇治、鳥羽、比良、保津等十三隻，現在常入于中國的揚子江一帶。（吾人將於何時能驅逐之境耶？——譯者）

特務艦艇，如前所述，有工作艦、運送艦等，各如其名所示，而盡其任務，故有與其任務相當的特殊裝置及設備。換句話說，即是對軍艦的活動加以必需的助力，爲其任務。例如日本的標的艦攝津、碎冰艦、大泊、練習、特務艦、富士、敷島、朝日、運送船、野島、洲崎、測量艦、大和等之類是也。

(完)

(日本海軍少將原五郎原著)

意大利國民兵役年限爲四十七年

墨索里尼講
道存譯

(一) 唐克車演說

當大演習完了的那一天，我在波羅那曾作了一次的大演說。——當歐洲大戰時，齊莎中尉爲奧國軍隊所殺。爲紀念這位中尉，因以一唐克車命名爲齊莎。我就是立在這架齊莎唐克車上演說，故一般稱那回的演說爲唐克車演說。——這演說是在法西斯蒂革命上，實劃了一新紀元，而含有頗重大的意義的講演。我在那回的講演中，已經率直地述陳了意大利人在今後應當更加進于武人的，軍國主義的，並且好戰的國民之理由。又我在最近的內閣會

議上，也決定了種種的方案，要于最短期間內，向全意大利國民貫注這種精神。這些方案的核心即是在規定意大利的男子從八歲起至五十五歲止的四十七年間爲兵役的年期。這種法律可以說通古今中外都無其類例的一種澈底的決斷。這不單在過去的歷史中不見有此種記錄。恐怕在將來，也永久不許其他國家的模仿吧。因爲在人生五十年中，能將四十七年的長期歲月貢獻于國家的軍籍，只有在歷史上政治上以及道德上皆卓絕于其他國家的意大利國民才有可能！這是我所深信不疑的。

這種國民皆兵主義，當于法西斯蒂政權第十三週年紀念日，即十月廿九日開始實施。我確信它在現在及將來之能成功。因爲意大利國民經過了大戰和革命以後，現在，在世界中，實爲最有訓練，最強毅且最富于抵抗的和忍耐力的國民。並且意大利國民也深信，若無充分武力的國家，到底不能維持及發展牠的國運。當然，也有不少職業的和平論者，——其實他們才是威脅和平的最危險的敵人，——將對意大利的軍國主義作正面的攻擊吧。但是，我們對於他們的攻擊是一點也不介意的。他們的攻擊或許也有他們

所持的理由。不過，就全般說來，他們之蔑視現實的，反歷史的主張到底難于獲得我們的同情。

(二) 我的戰爭觀

意大利全國民的軍隊化，如像我在意大利大百科字典裏面所說明的同樣，和法西斯蒂的理論實有密切不可分離的關係。即我在那論文裏面，主張戰爭是人類所永久負擔的運命。那就是我的戰爭觀之最明確的定義。在法西斯蒂上說來，所謂人生祇是無間斷的鬭爭而已。安易逸樂的生活是最應當擯斥的。在法西斯蒂以執武器赴戰場為最大的特權，最高的榮譽，也是人類所應担受的最崇高的義務。法西斯蒂尙冒險，不怕死。我們相信若單以麪包

之掠取為人生之目的，結果他將喪失他的最後的麵包。總之，法西斯蒂的精神和自由主義者們所主張的快樂主義思想是完全不能兩立的。若文化程度過高，專以過度精緻的生活之安易快適為國民之主要目的時，那國家便無能力以抵抗未受高度文化洗禮的國家之來侵了。大羅馬帝國所以瓦解的原因雖有種種，但次述的事項實為其衰亡的主要原因。

即因新領土之征服日見增加，結果帝國的版圖日益擴大，因此國家的統一和國民精神遂漸次趨于弛緩而稀薄。龐大的領土常引起了東方民族的侵略的野心，而國內又漲溢着奢侈和苟安的風氣。原來以勇武馳名的羅馬軍隊的士氣也就

完全掃地了。于是異民族遂成功了羅馬的征服；而歷史也在那時代演了新的輪迴。

(三) 試看日本和蘇俄吧

不問平時或戰時，軍人的精神是國民精神之最重要的要素。但無論任何國家，在最初，都有所顧忌，不敢以軍國主義自誇。試看日本和蘇俄兩國吧。這兩國在社會的經濟的組織上是互立于對蹠的位置。但在軍人的精神一點，則是相一致的。即蘇俄在戰鬪的社會哲學上，將有一番的突飛猛進；而日本則正集中其全力以建設一大帝國。在日本帝國主義的精神背後潛伏着的是如何的動力，我們雖不敢過問。但這種軍國民的精神已經根深蒂固地貫注

于日本國民大眾的任何個人的靈魂裏面了。他們像是一個有機體，能夠自由地活動，即可以充分地達成他們之目的——建設大陸帝國了！

在日本和蘇俄兩國之外，亦還有帝國主義的國家。但這些國家的野心，却給牠們現有的富和哲學和緩了。例如英國的國運，在目前，因出產率的低減，向後退之色日見濃厚。在美國從前開拓者所有的鬥爭精

神現在雖然同樣的旺盛，但到處却表現着和英國同樣的傾向。只有以創造及進取的精神對自然的障害抗爭一點，和軍人的精神實是一樣的堅強。所謂美國魂是孕育于和自然的威力相鬪爭之一點，每遇着困難而益發揮其偉力。故他們的祖先及開拓者的鬪爭精神正是美國人的最大的守護者。

(四) 戰爭即裁判

最後決定一國和他國之關係的即是戰爭。故我對於戰爭所下的定義是，解決國際紛爭的最高裁判所。這種解決是最後的，對於這個裁決的上控，除了新的戰爭以外，別無更好的方法。並且在戰爭上的勝利，其結果，不僅關係軍事的問題；就全般說，實決定了國家的運命。意大利國民皆兵主義不外是我的這種主張之具體化吧了！

(完)

路易十四世的序幕詩

以愛護文學有名的法國路易十四世，有一天，他寫了一篇序幕詩，拿給當時的批評家Boileau氏看，而徵求他的意見。Boileau氏不敢率直地批評皇帝的作品不好。他只說：「陛下是故意寫了這樣不好的詩來給我看的吧。在這一點是沒有人能企及陛下的。」此Boileau之所以為有名的批評家歟？

論陶白詩

李冰若

文學藝術與哲學，同為文化最上層的結晶體，這是一般社會學者共同的主張。因是，我們欲明瞭某一民族或某一國家的真像，不僅從他們的政治經濟各部門去考察而已，還須注意到他們的文藝，哲學方面去研究。經過這樣嚴密的探討，對他們治亂興衰之故，纔能有深刻正確的認識。所以一個民族或國家，對自己文化上的結晶體，總是十分寶貴，對那些建立或發皇文化的巨子，也是十分尊重的。昔張華謂不喜平吳，而喜得機雲兄弟；英人亦謂寧失印度而願留莎翁。就是這個理由。反是若某民族或某國，自己不知寶貴固有的文化，或僅知保守而不思發揚光大，那麼他們的前途如何，可想而知，因為他們已失去自信力與上進心了。同理，我們在文學上尊重屈原陶潛白居易……的作品，同時亦須欣賞檀丁莎翁哥德……的巨著；正如我們研究蘇格拉底黑格爾……等的思想，同時更當考求先秦諸子和其他哲人的學術。

一 陶潛的平生與其時代

陶潛字淵明，一字元亮，潯陽柴桑人。(一)晉大司馬侃之曾孫。約生於簡文帝咸安二年(公元三七二年)而卒於宋文帝元嘉四年(公元四二七年)年五十六歲。(二)夫人翟氏，能同甘苦，子五人。

陶公在晉曾為鎮軍參軍，建威參軍，彭澤令，徵著作郎不就。入宋隱居而終。他為晉室元勳之後，坐視劉裕覆滅晉室而限於權力，無從挽救，故忠憤之氣，時流露於詩中。晉亡之後，即貧居力田，甘於困苦而不復出，固然是他素性不悅仕宦，但不屑出仕新朝，也是一個原因。

他五十餘年簡樸的生涯，本身是少有大事可述，可是他所處的時代，却是漢族與異族爭鬥激烈的時期。東晉渡江，已經國勢不振，到末年會稽王道子父子執政，招權納賄，政治十分紊亂，號令不出國門。將帥擁兵爭雄，人民流離失所。而小朝廷上還是大演其篡奪把戲，桓玄來一次，劉裕又來一次，司馬氏的帝運，便壽終正寢了。其間劉裕總算為民族爭過一口氣，北伐過一回，惟終要貪圖帝位，引軍南歸，前功盡棄。政治上既如此糾紛，社會上又復門閥森嚴，豪強恣肆。人民的苦痛，自然是不消說得的。這般時代的惡劣影響，在陶詩中，不少深切的記載，故略敘於此，以為翫誦之一助。

二 陶潛的思想與陶詩的風格

陶公處境，略如上述，我們且先看他生活如何。

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游走。（與子儼等疏）

弱冠逢世阻，始室喪其偏。炎火屢焚和，螟蟻恣中田。風雨縱橫至，收歛不盈廛。夏日長抱飢，寒夜無被眠。造夕思鷄鳴，及晨願鳥還。（怨詩楚調示龐主簿）

已是說得可哀了，然更有甚者。

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辭。主人知余意，投贈副虛期。談諧終日夕，觴至更傾卮。……感子漂母惠，媿我非韓才。銜戢知何謝，冥報以相貽。（乞食）

試想他以前的「造夕思雞鳴，及晨願鳥還」，已經是飢寒刺骨了。於今竟至乞人一食，而感激至以冥報為言。其困窘到什麼程度！尋常文士身逢亂世，迫於飢寒，往往氣節掃地，或者流於狂縱，或者頹廢而消極。但他却傲骨嶙嶙，處之泰然，力耕之外，放懷於大自然中，與大自然融合，而寫出他不朽的名篇。

孟夏草木長，遶屋樹扶疏。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窮巷隔深轍，頗迴故人車。歡言酌春酒

，摘我園中蔬。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汎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俛仰終宇宙，不樂復如何？（讀山海經）

這種安貧樂志的態度，深有所得於儒家節省物質欲望以求精神愉快的思想。蘇東坡評云：「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爲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爲高。飢則扣門求食，飽則具雞黍以迎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是的！惟有真性情的詩人，纔能有真摯的好詩！陶公不但有受儒家安貧樂志的思想，並具有忠君報國的思想，當然這也出自儒家。他對於劉裕代晉，深懷憤慨，在詠荆軻一詩，深贊勇俠行爲，而惋惜今無其人。述酒詩中，復深表禪代之痛。然大事既去，無可奈何。孤臣心蹟，如在讀山海經中所表現：

精衛銜微石，將以填滄海。形天舞戚戚，猛志固常在。同物既無虛，化去不復悔，徒說在昔心，良辰詎可得。（讀山海經）

參以所自述「憶我少壯時……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可見詩人本有濟世之志，特繼于事勢，只好力耕獨善，徒感歎於「荏苒歲月頹，氣力漸衰損。」老驥伏櫪，其志可哀！

陶公的思想，除具儒家色彩外，亦有玄學和佛教的成分。善談玄理，本爲晉人特點，而佛教之流行，正爲同時所尚。遠公在廬山結白蓮社，招陶公，他雖未去，然其詩文頗帶禪機。其表示玄佛思想之作，如桃花源記，五柳先生傳及形贈影，影答形，神釋諸詩，桃花源記後的詩，與文同一旨趣。詩中所云：「羸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是指斥劉宋之事。後段所寫桃源景物：「桑竹垂餘蔭，菽稷隨時藝。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稅。荒路曖交通，雞犬互鳴吠……童孺縱行歌，斑白歡游詣。草榮識節和，木衰知風厲……」是他理想中的樂土，實爲玄學的思想。影形贈答二首，葉夢得謂：「極陳惜生之苦，形累於養而欲飲，影役於名而求善，皆惜生之辭。故神釋之以『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此乃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泰然委順，乃得神之自然。此佛氏所謂斷絕常見。』此論實足指出真諦。總之陶公思想，立本于儒，而時參玄佛，這是從其詩文中可以得到很多的證據的。

陶詩既具有儒玄佛三者的思想，而其作風則除極少數詩是直談理論外，餘均將思想運化入微，不易看出。此是陶公詩之佳處，否則變成一部語錄，又有什麼詩的價值。他的詩在當代門閥勢盛，雕飾是尙的時代，甚不爲時人所賞。

大批評家鍾嶸作詩品，列之中等，（四）何況餘子。而後人論他的作風，也各有所拘，此不贅及了。茲將其詩格分爲二類：
甲、閒適的風格。陶公自中歲作彭澤令，不爲五斗米折腰，見鄉里小兒，挂冠而賦歸去來辭。晉室亡後，隱居耕讀。放懷於山水，寄興於田園，所作諸詩，貌極澹逸，中實清腴，富於閒適之趣，極得自然之妙。是爲陶公獨有特創之格。前無古人。例如：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飲酒）

乙、沈鬱的風格。陶公身世，已詳前文，自無撥亂反正之力，徒有憂時憤世之心，發爲詩歌，自不免有牢騷。這一類的詩，頗受阮嗣宗咏懷的影響，其風致蹈厲，而出以沈鬱，如飲酒述酒讀山海經諸詩，都可求索其難言之恫與其詩格淵源所自。世人以第一田園詩人尊陶公，或僅以閒適一格概陶詩者，未免有滄海遺珠之譏。再舉一例，以證斯言。

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采。杪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葉自摧折，根株浮滄海。春蠶既無食，寒衣欲誰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復何悔？（擬古）

這兩種風格，最是易於察覺的。此外陶詩內容，亦復不拘一格。讀陶詩者，當自加體察。從前有人說陶詩近於悲觀。例如飲酒詩中的：『人生復能幾？倏如流電驚！鼎鼎百年內，持此欲何成？』又如歸田園居詩中的：『徘徊邱壠間，依依昔人居。井甃有遺處，桑竹殘朽株。借問采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沒無復餘。一世異朝市，此語真不虛。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都是感悼人事榮枯，生命短促的悲歌。有人又說陶詩近於樂觀，曠達遺世。例如前引的讀山海經『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一首，又如擬挽歌第一首『有生必有死，終早非命促……千秋萬歲後，誰知榮與辱？但恨在世間時，飲酒不得足。』謂陶公一生好酒，大有一盃在手，萬事都忘之概，到死還只恨飲酒不足而已，他無挂念。此兩種說法，都不澈貫。綜觀陶詩全部，他的思想始終以儒家成分居多數，每每表露儒者不憂不懼的剛強人格於詩中。

前文所引神釋詩「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謂爲佛家思想固可，但儒家又何嘗無此真精神呢。所以陶詩，實不能僅以悲觀或樂觀一面而決定的。

三 陶詩的批評及其影響

晉宋之間的文學，尤其在詩的方面，正是老莊告退山水方滋的時期。可是詩人們總是好用複筆，琢鏤字句。如謝靈運的山水詩，何嘗沒有好詩？但像陶詩之單筆直入，掃盡華飾，一以自然爲宗，真淳爲美的，則不惟當世無第二人，身後亦無嗣響。所以梁之鍾劉二大批評家，雖號稱巨眼，然鍾則列陶于中品，劉竟一字不提。惟一昭明太子採取數首入文選中，可謂知己寥寥極了。陶詩的價值是入唐以還，始漸漸升高的。於此，我們當信一個詩人，如果作品是屬於第一流的，正如良金美玉，愈經時代的磨煉，愈表出他的精光，決不因一時的掩蔽，而即消聲匿跡，反而內容不佳的文學，雖能流行于當時，經不起時間的淘汰，必至于消滅殆盡了。至于陶詩之妙，評論者衆，不必一一引證。我們對於陶詩的感想，第一是作者人格之高尙。誠如前人所評，陶公爲人得力在一真字，其詩好處，亦在一真字。他一生行事，都是一片真誠。他想仕則仕，不仕則隱。隱而自食其力，即不再作出山之想。比他人借隱遁之名，爲干祿之資的，人格相去，何止天壤？第二是富有獨創的精神。陶詩風格，自成一家，他不屑隨波逐流去塗飾金翠，也不拘于生活的困窮而哀音滿紙。只直抒所感，流露衷情。以完成他的自己的詩。後來詩人受他的啓迪而效法他的，着實不少。如唐朝的王績，儲光義，王維，孟浩然及韋應物，柳宗元，宋朝的蘇軾，清朝的鄧輔綸諸詩人，是彰明的受着他的影響。其餘不及備述。即如以新樂府著名的白居易，其詩也有一部取法于陶公。這樣，陶詩在中國詩苑的地位，不消說是屬于第一流的了。在英詩人中，華次華斯的作風，也有點像他咧。

★
★
★
★
★
陶詩至唐而盛行，白居易的小詩，亦效法他閒適一類的詩。如所作秋晚閒居。

地僻門深少送迎，披衣閒坐養幽情。秋庭不掃掃藤杖，閉牖梧桐黃葉行。

雖比不上『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之蕭然意遠，而一種與物逍遙的趣味，自是流露紙上。所以論這一類的詩，陶白是有點關連的。但白氏之得名，與他自負，却不在此，而是他的長恨歌，秦中吟諸詩。在未討論白詩之前，且查查他的生平及時代吧。

四 白居易的平生及思想

白居易，字樂天，下邳人。生于大歷七年（公元七七二年），卒于會昌六年（公元八四六年），年七十五歲。少貧而慧。二十七歲為進士，歷官中外。將七十，始以刑部尚書致仕，優遊香山，自號香山居士。他的生活比淵明舒適多了。

中國經過六朝大紛爭之後，到唐成為文治武功極盛時期。可惜天寶亂後，唐室的威權，漸漸西頹。藩鎮跋扈，內亂不斷發生，劫皇帝，殺大臣，不算什麼新奇。其間官吏的貪污酷暴，武人的恣睢妄殺，尤其是司空見慣，那時人民的境遇，是在水深火熱之中。白樂天受這時代的影響，當然要走上儒家救世的思想一路去。所以他在早年的思想，是非常積極的，唐書本傳上說他：

蒙英主特別顧遇，頗欲奮厲效報。苟致身于訐諛之地，則兼濟生靈。

但是他在政治上並不曾得志，贏得『流徙江湖，四五年，幾淪蠻瘴。』于是他的『宦情衰落，無意于出處，惟以逍遙自得，吟咏情性為事』成就了他晚年閒適的詩。這時他的思想，又塗上一些佛教色彩了。

五 白居易的詩歌及其特色

樂天在世之日，自己將所作的詩歌，分為四類：（見與元九書）

（1）自拾遺來，凡所遇所感，關於美刺興比者；又自武德訖元和，因事立題，題為新樂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謂之諷諭詩。

（2）又或退公獨處，或移病閒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一百首。謂之閒適詩。

(3) 又有事務牽于外，情性動于內。隨感遇而形于歌詠者一百首。謂之感傷詩。

(4) 又有五言七言長句短句，自一百韻至兩百韻者四百餘首。謂之雜律詩。

約計總集詩凡八百首，已超出陶詩數倍。他所自負的是諷喻詩與閒適詩二類。在其與元九書說：

僕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爲道，言而發明之則爲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閒適詩，獨善之義也。

……其餘雜律詩……非平生所尚。

就此可以推知諷喻詩是他早年積極的態度表現，閒適詩是他晚年消極的態度的表現。後者暫不提及，單就前者談談。

樂天的諷喻詩，是本着儒家的詩教爲立場。所謂「篇篇無空文，惟歌生民病。」實行他「詩歌合爲時而作」的主張。爲生民憔悴而呼籲，爲政治不良而諍罵，爲社會惡習而咒詛，爲官吏貪暴而憤怒。在他的新樂府五十篇，秦中吟十首中無一不充分表現此義。這種爲民衆宣洩苦痛怨恨的詩歌，除了受三百篇的影響外，就是由杜甫的三吏三別諸詩化出。其中如秦中吟的「重賦」是寫橫徵暴斂的，「傷友」，「貧家女」是傷時俗的，「歌舞」，「輕肥」是疾官吏之貪侈的……茲舉其一爲例：

意氣驕滿路，鞍馬光照塵。借爲何爲者？人稱是內臣。朱紱皆大夫，紫綬或將軍。誇赴軍中宴，走馬去如雲。……食飽心

自若，酒酣氣益振。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秦中吟，輕肥）

試想江南人食人之旱災，無人理會，而內臣達官，則酒食徵逐不已，其言何等憤慨。又如「一叢深處花，十戶中人賦。」奪我身上煖，買爾眼前恩！」諸句，無一不是實寫疾苦，痛快淋漓之作。至作新樂府詩，說得尤爲深刻，如「縛戎人」，斥邊將之殘暴，誣良爲寇。「新豐折臂翁」之敘強迫徵兵之苛酷，又如「秦吉了」以哀民冤，「黑龍潭」的疾惡貪吏……真是站在國民立場，不惜矢口詳言，暴露一切黑暗勢力的罪惡，以冀發人猛省，以盡諷諭之能事。他自己說過：

篇無定句，句無定字，擊于意不繫于文。……其辭質而經，欲見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言之者深誠也；其事覈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于樂章歌曲也。總而言之：爲君，爲臣，爲民，爲物，爲事而作，不爲文而作也。

(自序)

可見他的一片苦心，也就是他詩的特色，正惟其如此，所以他成了我們中古偉大的國民詩人，也成爲中古時代新詩體運動的收穫者。他列爲第一流詩人的原因，亦因他這些詩，雖淵源有自然，別人沒有如他作得多，也沒有如他作得通俗，更少有像他這種爽直痛快的風格。再舉一詩爲例：

杜陵叟，杜陵居。歲種薄田一頃餘。三月無雨旱風起，麥苗不秀多黃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乾。長吏明知不申破，急欲暴徵求考課。典桑賣地納官租，明年衣食將何如。剝我身上帛，奪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鉤爪鋸牙食人肉。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惻隱知人弊。白麻紙上書德音：京畿盡放今年稅。昨日里胥方到門，手持尺牒榜鄉村。十家租稅九家畢，虛受吾君蠲免恩。(新樂府，杜陵叟)

此詩所寫貪酷官吏之罪狀，歷歷如在目前。——也許是「今猶古也」的原故——他詩大率類此。相傳他作詩時，必令老嫗能解，然後寫定。(五) 假若是真的話，那麼，許是新樂府一類的詩吧？

除了諷諭詩爲白詩的最特色之外，他的歌行也很負盛名，最著者像長恨歌，琵琶行諸詩，曲盡情致，入人肝脾。當時已膾炙人口。(六) 然他以為「非其至者也。」可知他自視其諷諭詩與閒適詩之高，——尤重其諷諭詩，宜乎他以此等詩得罪于人，甚至貶官而終不自悔咧，這種剛正精神，與陶公可以後先媲美，所謂詩教之效，或是這樣的罷？

六 白詩的批評及其影響

上文已經說過白樂天的閒適詩，有些近于陶公，然而他的特點，却全在諷諭詩上。在當時與他表同情的詩人，雖然不多，但他的老友元稹和張籍，很贊成他的主張，並且有同體的新詩製作，留下不少的成績。雖後人有白俗元輕的

譏評，此是觀點差異的說法，與白氏並無損失。又白氏在當世，詩名佈滿中國，幾于婦豎皆知，不獨名滿全國，抑且名播外邦。其聲名煊赫，較之寂居柴桑的陶公，是不可同年而語了。他的詩求通俗與詩爲事而作的主張，及其深入淺出的流麗之筆，均爲後人所取法。梅聖俞評他「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殊爲確切。觀歷代批評他的文詞之多，可以證明他在詩國影響之大，何況效法者代不絕人呢？

★ ★ ★ ★ ★
記得某人說過這樣的話：「詩人不入世，無以知世相之深廣；詩人不出世，無以拔濁俗之塵氛。」拿此話來看陶白兩家的詩，似有可以參證之處。我們翫誦古賢名作，一則爲明瞭本國的文化菁華，以助成更加光昌，更有進步的新文化之建設；一則爲陶養性情，以充實本身修養之完全。固然，文學的園地中要有花木，也要有稻麥。惟不一定專重稻麥而鋤刈花木，或專培花木而拔去稻麥。但是臭草惡木，是在所必去的；否則臭惡滿園，花木稻麥將無生殖之地了。所以，我們要拿批評和欣賞的態度來研究古今文學，也就當用此種態度來讀陶白的詩歌。

重九日子真如。

(註一) 據蕭統所作傳。晉書，南史均同。明一統志則謂爲宜豐人；江州志稱爲上京人。

(註二) 生卒爭議甚多，詳丁晏，陶澍，及梁啓超，古直所作年譜。

(註三) 丙辰八月于下溪田舍獲一詩及庚戌九月于西田獲早稻一詩，最足表示此意。

(註四) 古層冰胡小石二君謂此係抄書之誤，並引太平御覽證爲原列上品。然爲孤證，余別有說。

(註五) 見墨客揮犀。

(註六) 見與元九書。略云：「再來長安有軍使高爵富者，欲聘一妓，妓大誇曰，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妓哉？由是增價。又昨過漢南日，適遇主人集衆樂，諸妓見僕來，指曰此是秦中吟長恨歌主耳。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僕詩者，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每有咏僕詩者。」又雞林賈人，以白詩售與其國相，率一篇易一金。則白詩之盛行可概見。

中國藝術向那裏去

李寶泉

邵伯溫的聞見錄上載着一段故事：「司馬溫公問康節曰：『某何如人？』曰：『君，腳踏實地人也。』」

司馬溫公在宋朝做官為相的政績，知道的人很多；他所著的互作資治通鑑，也不必在此地介紹了；我認為值得注意的，就是康節所謂：『君，腳踏實地人也』的這句評語。

拿破崙用兵力攻入德意志以後，向德國的文學家歌德（Goethe）氏說：『你是一位人物』（Vous Etes un Homme）

歌德的作品，像「少年維特之煩惱」、「浮世德」等，在中國已介紹了很久。他的生平，國人知道的也已很多。所謂人物，不是現在的所謂的「要人」或「偉人」。這個人物就是康節向司馬光說的：『腳踏實地人也。』

人，就是由腳踏實地做出來的。

做人，還不能由腳踏實地的做像個人樣，其他什麼等等色色名目的人，他就能做得成功麼？

但已生而為人，不做「要人」或「偉人」也可以，說不像人樣的做人，則不但對不住生我者，育我者，也不能就拿自己來開玩笑而作弄自己的過一生罷？

我再說一遍：做人，就是由腳踏實地做出來的。

中國藝術，以後應當同樣的：『腳踏實地幹去。』

並不一定要預備做中國藝術家的人物，纔須要知道中國藝術向那裏去的這個問題。換句話說，就是藝術家也得先明白腳踏實地的做像個人，以後纔能做他的藝術家。

中國藝術家，應當使中國藝術由腳踏實地的努力之下，使中國藝術在地球的上面向前推進。

怎樣使中國藝術由腳踏實地之下幹去，這問題，就是我方纔說的，並不一定要做中國的藝術家，纔說要知

道中國藝術向那裏去。恕我這裏又來個重複的句子：

『要做藝術家，也得先由腳踏實地的做像個人。』

前代的中國藝術，那特點當然很多，但那缺點則更多。這些缺點，足以使我們中國的藝術，在這世界上沒落，消滅。

造成這些缺點的要因，就是中國藝術缺少了腳踏實地去幹的一種精神。

我們現在可以分成五種方面來加以研究：

- 一 歷史上所載中國藝術家個人的態度。
- 二 歷代中國藝術論的立場，及其趨勢上之集中點。
- 三 現代中國藝術家的態度。
- 四 中國藝術在現代所以趨於消沉的緣因。
- 五 中國藝術在現代所有趨於消沉的事實。

現在我們先來研究第一點的中國歷代藝術家的態度。

中國藝術家，是可以畫家作代表的。所謂他們的態度，就是他們對待自己所描寫對象——自然的一種態

度。

宋羅大經嘗記着他同曾無疑的一段談話：

『曾雲巢無疑，工畫草蟲，年邁愈精。余問有所傳乎？無疑曰：「是豈有法可傳哉！某自少時，取草蟲籠而觀之，窮晝夜不厭。又恐其神之不完也，復就草地觀之，於是始得其天。方其落筆之際，不知我之爲草蟲耶？草蟲之爲我也。此與造化生物之機緘，蓋無以異，豈有可傳之法哉。』

又，清初石濤，他在畫語錄的山川章第八裏說：

『……天有是權，能變山川之精靈，地有是衡，能運山川之氣脈；我有是一畫，能貫山川之形神。此余五十年前未脫胎於山川也。亦非糟粕其山川，而使山川自私也。山川使余代山川而言也。山川脫胎於余也，余脫胎於山川也；搜盡奇峯打草稿也，山川與余神遇而跡化也；所以終歸之於大滌也。』

明董其昌在畫眼中也寫着：

『畫家以古人爲師，已是上乘，進此當以天地爲師。每每朝看雲氣變幻，絕近畫中山。山行時見奇樹，須四面取之。樹有左看不入畫，而右看入畫者，前後亦爾。看得熟，

自然傳神。傳神者必以形，形與心手相湊，而相忘神之所託也……」

這種對自然態度的嚴肅，以及表現的深刻，我們是可以推想他們藝術品上的造，就是怎樣的了。當然，這來源，是由六朝謝赫的六法論裏的所謂「氣韻生動」一條下產生的。所以清王原祁在麓臺題畫稿中，曾這樣說：「六法一道，非惟習之爲難，知之爲最難，非爲知之爲難，行之爲尤難也。余於此中磨練有年，方知古人成就一幅，必簡鍊以爲揣摩，於清剛浩氣中，具有一種流麗斐亶之致，非可以一蹴而至。」

但也因太偏重在氣韻的方面，却不由不向「古」的一方面去找出路，而造成了今日中國畫，以至中國所有的藝術，都向了復古的方面走去了。

那努力擺脫古的桎梏而發揮自己個性的人物，當然不能說沒有，好像上面那位石濤在畫語錄變化章第三說：

「能使我即古，而古即我，如是者，則知有古而不知有我者也。我之爲我，自有我在。古之鬚眉，不能生我之面

目；古之肺腑，不能入我之腹腸；我自發我之肺腑，揭我之鬚眉，縱有時觸着某家，是某家就我也，非我故爲某家也。天然授之也，我於古何師而不化之有？」

這段文字，可說是又痛快，又慷慨，拿個人與古人，分得極盡淋漓盡致底能事了。但要是拿這幾句話作進一步來研究，那麼，當時的事實，未嘗不是因爲一般的復古態度，使這位藝術家激怒到忍無可忍了。所以他在這幾句話的前面，曾描寫當時一般的心理說：

「……今人不明乎此，動則曰某家皴點可以立腳，非似某家，山川不能傳久；某家清澹可以立品，非似某家，工巧祇足娛人。是我爲某家役，非某家爲我用也。縱逼似某家，亦食某家殘羹矣，於我何有哉！」

石濤雖指的是與他同時的「今人」，但歷代中國藝術家一種爲古代桎梏所拘的態度，在這裏是很清楚地可以看出來的。

現在我們再來研究第二點的歷代中國藝術論方面。

中國藝術論最早的代表，當然要推六朝時齊謝赫

的古畫品錄了。他定畫品高下爲六，第一：「氣韻生動」最後則爲「傳移模寫」。

這氣韻生動，可說是支配了中國古今所有的藝術論。

中國藝術品上最重要的條件，向來是集中在所謂「傳神」與「骨氣」等等極抽象的形容詞之下的。但這些抽象條件的來源，就是起於謝赫那句以「氣韻生動」爲第一的要求以後纔如此。像唐張彥遠的歷代名畫記裏六法論章內，曾沿用了謝赫的論調，竭力主張放棄形似，而注意於傳出骨氣與氣韻等等。他說：

「古之畫，遺其形似而尚其骨氣，以形似之外求其畫也。今之畫，縱得其形似，而氣韻不生，以氣韻求其畫，則氣韻在其間矣。」

宋郭熙在他的畫訓篇中說：

「畫者，常以意造，而鑒者又當以意窮之。」

這意，就同上面那神韻氣，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抽象條件。

元黃公望的山水樹石論九則中，有幾句話說：

「……遇好景處，見樹有怪異，便當模記。登樓望空闊處氣韻，看雲采，卽是山頭景物。」

明杜瓊在他的論畫篇開頭就說：

「繪畫之事，胸中造化吐露於筆端，恍惚變幻象其物，宜足以啓人之高志，發人之浩氣……」

又，他同時代的文徵明，也在他自己的論畫中說：

「古之高人逸士，往往喜弄筆，作山水以自娛。然多寫雪景，蓋欲假此以寄其歲寒明潔之意耳。」

同時代的董其昌，也在他題記董北苑的瀟湘圖中說：

「……既展之，卽定爲瀟湘圖。蓋宣和畫譜所載，而以選詩爲境，所謂「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游」耳。憶余丙申，持節長沙，行瀟湘道中，兼葭漁網，汀洲叢木，茅庵樵逕，晴巒遠堤，一一如此圖，令人不動步而重作湘江之客。昔人乃有以畫爲假山水，而以山水爲真畫者，何顛倒見也！」

清王時敏在他的西廬畫跋中，有一條的開頭說：

「畫不在形似，有筆妙而墨不妙者，有墨妙而筆不

妙者，能得此中三昧，方是作家。」

其他的畫論，可以說由中國的六朝到現在，所有的主張都在放棄形似而努力表現那氣、意、神、韻的上面。

本來，藝術上最高峯的境域，就在作家是否能將自然界的對象以及作家自己的內生命表出為標準的。所以若能傳出內生命的程度愈深，那藝術品的價值就愈高。

中國畫論中對自然而言的韻、神，作家自己的氣、意，這都是一種內生命已由極深湛素養以後，更到了最後奔放於極高點的呼聲了。尤其所謂「氣韻生動」那是一種作家的內生命，以及自然內生命，雙方由協和、體貼、激突、神會的結果，所產生出來的一種旋律、天籟。

可是，這種內生命的境域，假使沒有最高超的天賦，沒有最完備充實的學養，是不能捉摸領略到的。所以宋郭若虛氏在圖畫見聞誌的論氣韻非師篇開頭就說：

『謝赫云：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法用筆，三曰應物像形，四曰隨類賦彩，五曰經營位置，六曰傳模移寫。方法精論，萬古不移。然而骨法用筆以下五者可學，如其氣韻，

必在生知，固不可以巧密得，復不可以歲月到。默契神會，不知然而然也。』

這種既不能「以巧密得」，又不可「以歲月到」，只能在「默契神會」中，而有「不知然而然」的結果，那當然使作家在多方面的學養之下，去求解決的辦法了。因此，就產生了兩種現象：（甲）因為學養的條件太複雜，反拿藝術本身的素養放到了那次重要性的地位；（乙）因為要解決種種學養，就非在書本上去研究不可。也因為要依賴書本來解決種種學養的條件，就只有在「古」的方面去找出路，所以就跟着產生了許多形容詞，像什麼書卷氣啊，金石氣啊，而最後也就引起了復古的傾向！

關於甲點，我們可以引證明代沈灝論畫中的幾句話：

『趙大年平遠，逸家眼目，翦伐叮咛，天然秀潤，從輞川叟得來。然昔有評者，謂得胸中千卷書，更奇古，則無書可以無畫。』

這句「無書可以無畫」的說話，就是由氣韻生動

條件之下所引起的悲劇了。藝術品因爲附帶的條件而妨礙了自己前進的步子，這是藝術上的大不幸。

現在關於乙點，我們也可找到許多的例子。好像元趙孟頫在他的論畫中，有一段的開頭說：

『作畫貴有古意，若無古意，雖工無益。今人但知用筆纖細，傅色濃豔，便自爲能手。殊不知古意既虧，百病橫生，豈可觀也。』接着就說他自己的素養和態度：

『吾所作畫，似乎簡率，然識者知其近古，故以爲佳。此可爲知者道，不可爲不知者說也。』

又，清 惲南田在他的甌香館畫跋中，有一節說：

『作畫須優入古人法度中，縱橫恣肆，方能脫落時徑，洗發新趣也。』

像這樣處處不能離『古』，雖在進化史的立場上來觀察，足以證明他們文化的悠久優秀，但另一方面，處處使現有的人物陷于不振作，缺少新的蓬勃的生氣，以及向前努力的精神，是在在難免的了。好像趙子昂那種『識者知其近古，故以爲佳』而自以爲是『可爲知者道，不可爲不知者說』的語氣，這同世家子以自己祖上

門第官闕向人誇口，說某人是自己第幾代祖先，引爲得意的，那種沒出息聲容，又有什麼分別？

我們要知道，像這種處處以古來埋沒自己，以及誇耀自己的行動，就造成了中國藝術家的一種『惰性』。要補救這惰性的唯一辦法，就是先叫中國藝術家們，站起身來擺脫了身上一切『古的桎梏』，自己努力向前，像模像樣地做成了『腳踏實地幹着的一個人』。至於應當怎樣幹去的問題，我們放在本文的最後討論好了。現在只是對於一歷代中國藝術家個人的態度，以及二歷代中國藝術論的立場與趨勢上的研究而已。

第一、第二項講過以後，我們再來研究第三項：現代中國藝術家態度的這問題。

現代的中國藝術家，不必說畫中國畫的作家，是保持着由六朝到現在的中國藝術論中那種以氣韻生動爲主的態度，就是許多畫西洋畫，以及學西洋彫刻的那些藝術家們，他們的態度也帶了許多與西洋藝術精神相反的色彩。他們的立場是空虛的，他們的主張是抽象而不着邊際的。所以他們雖然有時拿了油畫顏色，用很

闊的棕毛畫上很蠢很硬的麻布上，但他們作畫的結果，同用淡墨或水彩顏色，使那細軟的羊毫畫在又薄又光宣紙上，或絹上的中國畫，是並沒有什麼不同處。我們也會看到過他們的筆戰，但他們所寫的，不是說某人基礎不夠，不能表出對象，以至連畫輪廓的力量都沒有，不配稱西洋畫家；就是說，某人只能死守陳法，執而不化，不是個有出息的東西。這在曉得了他們私人間，因各個利害衝突而引這「罵街」的聲調外，我們就得請教他們。

「中國藝術是什麼？西洋藝術又是什麼？畫得不準，以及表現力沒有，同那死守陳法，執而不化之處，就是中國藝術與西洋藝術的分界線麼？」

不是的，他們什麼都不知道，除了他們自己各自的利害爭執以外。他們不是中國藝術家，他們也不是西洋藝術家。不但在他們是分不出什麼是中國藝術，什麼是西洋藝術，而且，他們是想拿原有的中國畫去騙西洋人，再拿些現成的西洋畫來騙中國人而已！

他們拿中國畫騙洋人，目的在略取「洋名」；他們再拿西洋畫來騙中國人，其目的則在略取「國幣」。

他們的攻擊對方，就是抱的一種利權獨佔的計劃。像這樣一種的態度，他們能有對現代中國藝術的主張麼？他們能根據西洋藝術精神來研究中國固有的藝術麼？他們能認識中國的藝術麼？他們能認識西洋藝術麼？

他們是中國古董的私營掮客，賤價出賣祖產而從中扣取佣金罷了！

他們又是西洋顏料畫布的中國進口買辦。由他們鼓吹西洋藝術以後的廣告效力上，使西洋貨可以暢銷在國內的市場上不生阻礙，以維持他們的利潤。在這種現狀之下，我們一方面當然失望於他們對於中國藝術促進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我們就不由不的想到：藝術家是人做的；要做藝術家，就得先腳踏實地的做像個人。

至於西洋藝術以外，現代在中國研究本國藝術的作家，他們議論上比較周密而有系統組織的主張，在文字上表現出來的就很少。比較完備些的，只有已故陳衡恪氏所著文人畫之價值一篇文字，是可以一看的。當然他的主張，還始終脫不了那極抽象底氣韻生動的圈子。

以外。所以他會說：

「……雖然，陽春白雪，曲高和寡，文人畫之不見賞流俗，正可見其格調之高耳……但文人畫首重精神，不貴形似，故形式有所欠缺，而精神優美者，仍不失為文人畫……文人畫有何奇哉？不過發揮其性靈與感想而已。」這裏，陳氏是同由六朝到現代的氣韻生動底精神，有一鼻孔出氣的表示。下面，他就說那來源了：

「文人畫由來久矣。自漢時蔡邕，張衡輩皆以畫名，雖未賭其畫之如何，固已載諸史籍。六朝莊老學說盛行，當時之文人，含有超世界之思想，欲脫離物質之束縛，發揮自由之情致，寄託於高曠清靜之境，如宗炳，王微其人者，以山水露頭角，表示其思想與人格。」

來源的報告完了以後，我們就可看出在繪畫藝術本身以外，那須附帶的複雜條件，就在下面提出了；而在最後，就出現了那復古的結論。他又在下面寫道：

「……且畫法與書法相通，能書者大抵能畫。故古今書畫兼長者多，畫中筆法，與書無以異也……可見文人畫不但意趣高尚，而且寓書法與畫法，使畫中更覺不

簡單，非僅畫之範圍內用功便可了事，尚須從他種方面研究，始能出色。故宋元明清文人畫頗占勢力，蓋有各種素養，各種學問湊合得來。即遠而言之，蔡邕，王廙，義獻皆以書家而兼畫家者也。」

這般以高超脫俗放論的中國們畫家，他們的私生活，雖並沒有像現在那般自命為洋畫家的中國古董掮客，外國顏料進口買辦那樣的卑下，但那同歷代中國藝術家，藝術論的蹈於空洞不着邊際，其須要腳踏實地幹去，是更為有立即覺悟的問題了。

我們現在來研究第四點，中國藝術在現代所以趨於消沉的緣因。在未及問題本身以前，我們不妨先來研究一下中國藝術是什麼？西洋藝術是什麼的這問題。

除了種種神韻，氣以外，據陳衡恪氏對中國藝術精神的判詞，以為還有什麼？「發揮其性靈與感想」的可能，同時他又說：「……六朝莊老學說盛行，當時之文人，含有超世界之思想，欲脫離物質之束縛，發揮自由之情致，寄託於高曠清靜之境……」

陳氏這後面幾句話，可說的確已捕捉住了中國藝

術精神最早的發祥緣因。但要明白地來解釋中西藝術的區別所在，我可以隨便舉出鞋子袴子的不同構造來說明的。

我們每天朝上起床，假使穿中裝，那麼，只要兩隻腳向袴腳管裏一插進去以後，那一面在前，那面在後，是沒有分別的，要是穿西裝就得先看清楚袴子的前後，然後才能拿兩隻腳向袴管裏插進。決不能拿沒有縫紐子一面在前或有紐子的一面在後。

還有我們中國原來的布鞋，左脚可以穿進右鞋，右脚可以穿左鞋，這就是中國鞋子是左右可以隨便的。要是我們穿來自西洋的皮鞋，那麼，左脚只有穿進左鞋，右鞋也只有右腳有出入的權利。這種有限定左右不能媽虎的，就是所謂來自西洋的皮鞋格式了。

現在我們假使要知道什麼是中國藝術的精神，那麼，像袴子鞋子那樣不分前後左右的，就是中國藝術精神所在了；要分前後左右的洋裝袴子和皮鞋，那就是西洋藝術精神。方纔我們引證過張彥遠所說的：『遺其形似而尚其骨氣』的說話，那麼我們只要想到以前大家

庭裏所供的先祖遺容，普通俗語叫喜神的，每逢年初都掛在大廳上，我們假使拿那些先祖的遺容下一比較，那麼臉部往往是相同的。而且鄰居或戚友們的祖先，同自己的祖先們是並不見有多大的不同。這種『面目模糊』就是『遺其形似而尚其骨氣』的一種結果了。我們再看西洋畫上的肖像，不但拿破崙和華盛頓的像分得很清楚，那拿破崙父親華盛頓父親的相貌，也決無雷同之處。這就是西洋畫了。就是現代洋畫裏，像立體派表現派作品的肖像，雖然在理論上已受了中國畫論的影響很深，但他們畫面上所表現對象個性上的特殊面目，也決無含糊放棄的。

我們現代的社會，其激動是日見增加不已。而這激動的來源，就完全由於各種現實的關係：接觸、構合、那密切的程度是隨時跟了，在加強，假使想躲避這現實和現實接觸的關係，那在現代的生活，當然是不允許的。但不允許躲避，就是接觸的時候想隨便或媽虎些，也屬不可能。所以一向那種『往往喜弄筆，作山水自娛』以及『遺其形似而尚其骨氣』的作品，當然就有『此路不

通』於現社會的結果了。

最後，我們來研究第五條的『中國藝術在現代所有趨於消沉的事實』罷。

關於這些消沉的要事實，我們可以舉出許多。好像街道上廣告畫與月份牌等的惡劣趣味，原有中國繪畫彫刻精神之日趨消滅；中國洋畫界裏私人利害衝突而引起的『漫罵』；一批批的中國古董出口捐客，一批批的西洋顏料向中國進口的買辦；中國藝術精神的不能符合時代精神，這些都是中國藝術在現代日趨消沉的

種種事實。

我們知道，在全國這樣危急傷重的狀況下，要來拯救中國的藝術脫離危境，是件極不容易對付的工作。但我們要知道，社會是整個的，文化也是整個的，這樣，我們必然地要同心合力的向前幹去。

我們要知道人，就是由腳踏實地幹出來的。

要做藝術家，也得先做像個人樣。

中國藝術，只有大家腳踏實地的努力去找那未來的出路。

阿刺伯格言

知而自知其知者，智者也，師之可也。

知而不自知其知者，未覺者也，覺之可也。

不知而自知其不知者，可憫者也，教之可也。

不知而不自知其不知者，愚者也，遠之可也。

故知人在學問智識上可分爲四等。其等級之高下與其定義中之否定字『不』之數成反比例。

詩經在中國文學上的地位

吳烈

A. 詩經的淵源

詩經是四言詩的開基祖，也就是初周到春秋時代的代表作品。我們如要明瞭那時代的社會、生活、風俗……便離不了這部偉大的古典——詩經。詩經為中國古籍中最有價值作品之一，其中所載的詩類，不獨較其他詩籍完全，而且最為可靠。有了這些關係，所以不單研究文學的人視為必要的參考，就是研究歷史的人，或研究社會學的人，也視作重要的資料。

我們已然感到詩經這部書，是文學、歷史、社會學……的寶藏，那末，便不能把它忽視。但是，我們要怎樣的來開發它？我以為當先從它的淵源處着手。凡是追述文學之史的發展，首先要探求其來源，既知其來源，我們然後才能作系統的研究。文學的定義本具廣泛的，我們現在是以狹義的純文學為中心，以研究詩經。在純文學中最先發展的首推詩歌。沈約說：『歌詠所

興，自生民始。』對於詩歌的由來說得很恰當。因為無論那一國的文學的起源都是詩歌。從此我國最古的文學，當然也是逃不脫這個公例——以詩歌為最早的產物。我國最古的詩歌便是詩經，這部詩集也就是我國最古的一部純文學書了。

現在一般人，大都主張詩經是曾經過孔子刪定的；最先主張此說者是司馬遷。他在史記孔子世家裏說：『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至于反對孔子曾刪詩的，有清朝的魏源，他在詩古微裏說：『夫子有正樂之功，無刪詩之事。刪詩之說，自周秦諸子，齊、魯、韓、毛四家詩說，皆未嘗及；惟司馬遷因夫子刪書而并為刪詩之說。』我

們再從記載孔子言行錄的論語看，孔子在論語「爲政第二」裏面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一點都沒有說到曾經有刪詩的事。這可想見司馬遷刪詩之說，也許是由思無邪句而推斷孔子曾經刪詩吧。

其次在詩經這部書裏，有許多描寫不同的體裁，有描寫敬祖祝神的，有描寫讌樂嘉賓的，有的是描寫當時人民流離疾苦的，甚至有描寫男女之情的。但是在這樣複雜的許多詩類中，若加以大致的分類不外兩種：一種是由平民自身歌唱出來的，一種是由貴族階級爲了一種作用而寫出來的，由平民歌唱出來的本沒有甚麼目的，只是把他們內心的一切憂悶情感發洩發洩罷了。他們一點也不矯揉造作，而有很自然流露的摯情。但是貴族階級所寫的，那就完全不同了，他們抱有目的，所以寫出來的也就和前者絕然兩樣了。在國風裏所採集的大部分都是屬於平民的歌謠，是抒情的；至在大小雅裏，平民歌謠便很少很少，而多屬有目的意識之詩歌。在頌裏可說是全部都是這類

貴族的應用詩了。

關於採詩的傳說，雖人執一說，但就大體上說，有以下幾種：禮記王制第五：『……天子五年一巡守，歲二月東巡守……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漢書藝文志說：『行人以採詩上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天子。』又食貨志裏說：『孟春之月，羣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採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天子。』又何休的公羊傳注：『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這都是記述當時採詩的情形。可見古時所採集的詩都是各地方的歌謠。

總上所述，詩經的來源大都是採自民間，例如國風中所收集的大部分都是這部分的詩無疑的。可以代表我國最古的真正民間文學了。至于雅頌二部都是當時朝中士大夫所寫的。現在還可以在他的篇幅裏面找出幾首的著者的姓名。例如小雅節南山：『家父作誦，以究王誼。』是其證明。又國風邶風裏的柏舟爲共姜所作，綠衣，日月，燕燕，終風等篇爲莊姜等所作；

小雅巷伯：『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大雅崧高：『吉甫作誦，其詩孔碩。』蒸民：『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凡此種種都可以在他的作品裏看出作者來的。除了這些之外，在尙書左傳中所說周公作鸛鳴，許穆夫人賦載馳，這都是不大可靠。又顧頡剛古史辨裏說：詩經是爲了種種應用而產生的，有的是向民間採來的，有的是定做出來的，『這些說話的確是古代最偉大的文學作品——詩經——的本來面目了。』

B. 詩經與周代社會的關係

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文學，這是無需說明了的。但是某時代何以要產生某一種文學的原因，這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好像詩經何以產生在商朝及周朝？這問題先要使我們研究這兩朝的社會情形了。商自湯引兵滅了昆吾，平定了天下，傳到太甲以後，凡五興五衰；都是因爲當時諸侯的去就不常而時有變亂。雖然在太甲時代會興盛過一時，但卒因當時兄終弟及的制度，又惹起了不少爭奪的禍亂。從此之後，便內亂連綿，生靈塗炭，不堪設想了。四傳到武乙，遷都在朝歌，淫

佚荒縱，更不堪言，到了帝辛紂王時代，更變本加厲，益發不可收拾了。造鹿臺，苑臺，爲離宮別館，大聚戲樂在沙邱，以酒爲池，懸肉爲林，男女裸體相逐其間，宮中九市，爲長夜之飲。諸侯有叛變的，罰輕誅重，完全要以妲己的意思爲依歸。民生之凋疲到了這時已達於極點，故當時賢士比干看了這種現象，極力去諫紂王，但結果不單得不到效果，而且自己也被殺了。箕子看了這種情勢，很是懼怕，便被髮伴狂，可是終難免作階下之囚。可見當時社會紊亂的一斑了。最可惜的，就是對於描寫這時候的作品，多已佚失無遺了。現在仍保留在詩經頌裏的只有那：烈祖，玄鳥，長發，殷武等五篇了。在這五篇中，對於當時社會情形都沒有道及，只能略窺見當時成湯太平時代的歌頌而已。例如那：『置我鞀鼓，奏鼓簡簡，……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鞀。萬舞有奕，我有佳客。……』等是。

周室一代，是封建制度的國家，自武王執政後，傳至成王時，因成王年幼，周公相輔攝政，制禮作樂，典章

文物，蔚然可觀。但到了其子昭王瑕立時，周道便日見衰落了。而諸侯漸恣，往往有篡奪弑殺或互相攻伐。尤其是那時代的種族之爭，實為周道衰弛的最大原因。末後到了厲王胡卽位後，更破殘得不可收拾，暴而好利，黷武無厭；國人有敢言其罪者，皆殺無赦。傳到幽王，則嬖褒姒，廢皇后姜氏及太子宜臼，且無故舉烽火，以取樂褒姒，因此完全喪失了諸侯的信用。總之厲王和幽王不獨政治不修，而且是極力壓迫百姓的暴君主。在這時期內戰爭疊作，人民苦於戰役，當此長期間的混亂局面之下，人民都是敢怒而不敢言，所以多託詩歌以發洩其抑鬱不平之氣。這是勢所當然的現象，絕非人力所能壓制的。今試將詩經裏之這種描寫的實例介紹於下：小雅正月：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哀我小心，疇憂以痒。○哀今之人，胡爲虺蜴。……心之憂矣，如或結之。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智以富人，哀此惇獨。』

這些都是描寫當時國民感到國運暫見衰落的

情況，然而爲人國君的不獨不修政治，而且徒以淫色娛樂爲度日；一方面還要加緊的壓迫人民，凡此種種我們都不難在五月這篇詩裏看出來。這首五月詩可說是當時人民痛詆幽王的作品。至于人民感到征戰的痛苦的，也有以下幾首好像唐風鴛羽：

『蕭蕭鴛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

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蕭蕭鴛羽，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

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這是描寫當時農民受盡征戰之苦而不能耕種，甚至無以奉養父母，將成餓殍的悲音。又如小雅何草不黃：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何

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爲匪民。匪兕匪虎，

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早夕不暇。有芻者狐，率彼幽草

，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這些都是國民感到征伐不息，行者愁怨的哀鳴。

在第三首裏更可顯出當時國君之視民如禽獸，使之

循曠野，朝夕不得閒暇，終年往返于戰場中，備極痛苦。讀其詩如聞其慘呼也。再看王風君子于役：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鷄棲于埘，日之

夕矣，牛羊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又『君子

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牛

羊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這都是赤裸裸地把當時終年戰爭的情景描寫得維妙維肖，他的家室也痛感到終年戰役不息，征人永不得歸來，獨自守深閨的幽怨。

如前所述都是直接或間接的產生詩經的絕好環境，及背景，故詩經的產生絕對不是偶然的，而是勢所當然的產物。

C. 詩經對於後來文學的影響

在中國文學史中，有詩經這部偉大的著作，實無異西洋文學史中之有荷馬詩。我以為假使中國文學中沒有詩經這部偉著，楚辭以後的文學，也許是不會產生吧。這是甚麼道理？因歷史的連綿生長的關係，我們也不妨視作一種文藝的演變。詩經可說是中國文

學史中之純文學的一部始祖書。她對於後來文學的影響，實如現代人之與原始人的關係。中國自周秦以來的詩歌，沒有不是來源於詩經的。摯虞文章流別論裏說：『古之詩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八言九言者，古詩率以四言爲體；而時有一句二句，雜在四言之間；後世演之，遂以爲篇。古詩之三言者，『振振鷺，『鸞于飛』之屬是也；漢郊廟歌多用之。五言者，『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屬是也；於俳諧倡樂多用之。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罍』之屬是也；樂府亦用之。七言者，『交交黃鳥止於桑』之屬是也；於俳諧倡樂多用之。古詩之九言者，『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之屬是也；不入歌謠之章，故世希爲之。夫詩雖以情志爲本，而以成聲爲節，然則雅音之韻，四言爲本，其餘雖備曲折之體，而非音之正者也。』這是很明白的說出後代的詩體，都是出源於詩經的。誠然，如果我們必然固執着四言者纔得稱爲正統，那當然便不妥當了。實則古今吟詠的詩人，雖然聲律調度各有所不同，但以隨世變遷，細考其源，當然也是不出於此道的。

鄭振鐸文學大綱裏說：『詩經的影響極大，漢至六朝的作家……所受到的影響，最深的就算是詩經了。自韋孟的諷諫詩，在鄒詩，東方朔的誠子詩，章玄成的自勅詩，戒子孫詩，唐山夫人的安世房中歌，傅毅的迪志，仲長統的述志詩，曹植的元會，應治，責躬，乃至陶潛的停雲，時運，榮木，無不顯著的受有詩經裏的詩篇的風格的感化。』這裏更可明白從漢以後諸作家受到詩經的影響了。孔子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從這點可見詩經的權威不獨握有全文學界的權力，而且對於政治上也占着了無上的權威哩。

章實齋在詩教下裏說：『獨謂詩教廣於戰國者，專門之業少，而縱橫騰說之言多，後世專門學術之書絕，而文集繁，雖有醇駁高下之不同，不過自抒其情志。故曰後世之體，皆備於戰國，而詩教於是可謂極廣也。』由此看來，直接受到詩經影響的，是戰國時代的文學。而間接的，正所謂後世之體，皆備於戰國了。詩經在文學界裏的威權既如此之大，其影響的力量當然不言而喻了。在後世的文學不特詩歌體受其影響，就是凡屬韻文的或抒情的，多少都是受了它的直接或間接的影響！

十一月七日寫完於暨大教員宿舍

氛圍氣 Atmosphere

原意爲包裹地球的氣圈。在文學上用此字表示某一地方的特殊風氣，或某一定時代之精神及情調。例如說法國大革命時代的氛圍氣是恐怖的。又如說民國二十年一二八時候上海的氛圍氣是極其敵愾的緊張的之類是也。

國文之主詞及目的詞研究

兒島獻次郎著
柳道元譯

概說——單主詞——雙主詞——無主詞——無目的詞
——提起目的詞——修飾的主詞——修飾的目的詞——變則

凡文章之構成以主詞，說明詞，及目的詞三者爲要素。主詞在說明詞之前，是句首。目的詞在說明詞之後，是爲句尾。說明詞在主詞和目的詞之間，與句腹相當。胸腹是藏蓄著五臟六腑的，有種種的機能。故說明詞的內容含蓄著許多意義和作用。從來之訓詁學者及註釋家所學生從事的亦不外是在解決古人所用的說明詞的內容如何。即文章家所苦心慘澹盡力推敲的，亦是在闡明說明詞之用法如何。

在主詞和目的詞上所用的品詞是名詞，代名詞及成語的名詞。在說明詞上所用的品詞是動詞，形容詞及名詞等。若是名詞，形容詞作說明詞的時候，則不要目的詞。今就『孟子』裏面的文章，說明之如下。

(1) 武王伐紂(梁惠王)

(2) 彼陷溺其民(同上)

(3) 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公孫丑)

即(1)是以名詞爲主詞，(2)是以代名詞爲主詞，(3)是以成語的名詞爲主詞。

(4) 湯放桀(梁惠公)

(5) 吾何畏彼哉(滕文公)

(6)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離婁)

即(4)以名詞，(5)以代名詞，(6)以成語的名詞爲目的詞。至說明詞則由(1)至(6)皆是動詞。故動詞常作說明詞，是極重要的。但亦有以形容詞及名詞作說明詞的。

(7) 道則高矣，美矣(盡心)

(8) 誠者天之道也(離婁)

即(7)之說明詞爲形容詞，(8)之說明詞爲名詞，故兩者都無目的格。沒有目的格的說明詞不單限于說

明詞爲形容詞及名詞之例。若說明詞之動詞爲自動詞亦無需目的格。但自動詞有時亦帶有一種副詞的目的格，是爲準目的詞。例如：

(9) 民大悅(梁惠王)

〔10〕王立于沼上(同上)

即(9)之「悅」爲自動詞，無目的格。(10)之「立」亦爲自動詞，但帶有一種副詞的目的格，這個準目的詞亦不單限于自動詞之例，即在他動詞亦有兼備正準兩個目的詞的。

(11) 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萬章)

即共工，驩兜，三苗，鯀之四個名詞爲正目的格。至幽州，崇山，三危，羽山則與(10)之「沼上」相同，爲準目的格。

主詞是句首，一句之中必有一個主詞。但有時亦有一句中具有兩個主詞的。即有所謂單主詞和雙主詞之別。單主詞有一個說明詞。雙主詞則有兩個說明詞。不問其爲單主詞或雙主詞，其中有省略主詞的文章，是謂「缺主詞」或稱「藏頭法」。例如

(1) 魚躍。

(2) 苗稿。

(3) 孟子見梁惠王。

(4) 明君制民之產。

等都是單主詞。又如：

(5) 位卑而言高(萬章)

(6) 彼長而我長之(告子)

(7) 譬叟底豫而天下化(離婁)

(8) 王豹處于淇而河西善謳(告子)

等文章則爲雙主詞之例。

單主詞的文章省略主詞的則有

(9) 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告子)

(10) 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告子)

即在(9)之「飲湯」，「飲水」之上各缺一個主詞。

又在(10)之「春秋」兩字之下也各缺一個主詞。這些是單主詞文章中缺主詞之例。

在雙主詞的文章中亦有雙方皆缺主詞之例。即

(11) 治則進，亂則退(萬章)

(12) 操則存，舍則亡。(告子)

(13) 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萬章)

等，皆是雙主詞文章，但雙方皆缺主格，即(11)之『治』和『亂』兩動詞之主格爲省略了的『世』字。至『進』和『退』兩動詞的主格爲『伯夷』，也是省略了的。

(12) 之『操』和『舍』兩動詞的主格是省略了的『我』字，而『存』和『亡』兩動詞的主格則爲省略了的『心』字。

(13) 之『入』云，『坐』云，『食』云，之主格爲『平公』，下面之『入』『坐』『食』之主格爲『核唐』，都省略了。

在上述各例，若一一嚴格地加以主詞則文章化爲繁褥，詞句亦嫌冗漫。這即是文章家所苦心發明缺主詞文章的原因。

又在雙主格的文章，有一隱一現之例，即如：

(14) 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離婁)

(15) 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萬章)

(16) 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萬章)

在(14)之『君仁』、『君義』之下當插入一個接續詞

『則』字。『莫不仁』、『莫不義』之上則當插入一個主格『臣』字。

在(15)之『象憂』、『象喜』之下，當插入『則舜』兩字。

在(16)兩個『則』字之下，當加入主格『天子』兩字。

又如『父母在不遠遊』(論語里仁篇)也是雙主格中缺一主詞的文章，即『不遠遊』之主格爲『子』字。

總之，缺主詞是由修詞上推敲而成立的。這個藏頭法是中國文章的特色。故論語之英譯本對於藏頭法的文章，都必加進『我』、『彼』等主格。因爲在英文，不加主格，形式上是不成其爲文章的。

由藏頭法主詞有不在文面上表現的，既如上述。樣目的詞亦有隱藏着不表現于文面的。這例又有兩類。

(1) 是，以『之』字或『其』字代替目的格。

(2) 是提高另一個目的詞，置于主格之上。例如：

(1) 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梁惠王)

(2) 易其田疇，薄其稅歛，民可使富也。(盡心)

在之例，兩個『之』字是『襄王』的代名詞。其他

如：

(3) 知之爲知之。(爲政篇)

(4)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雍也篇)

(5)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泰伯篇)

(6)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衛靈公篇)

等文章都是和(1)之例相同的用法。

在(2)之例，兩個「其」字是目的詞「民」字之代用詞。在前面，尚不知田疇爲誰所有，稅歛爲誰所負擔。但至下句，才點出「民」字，故知上面所缺的目的詞爲「民」字。「老子」的第四章裏面有「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和(2)之例是同樣的筆法。不過「老子」之註釋家們對於這四個「其」字，有種種的解說。故關於缺目的詞之用法是應當慎重研究的。因爲這些代名詞在上面無所承，即不能謂爲指示代名詞。若欲強加以名稱，則當稱之爲假設代名詞。在「論語」中，假設代名詞甚多。在「論語」之英譯本，對於假設代名詞，一一改爲相當的名詞。因爲缺目的詞也是和英文的形式不相合的緣故。

提高目的詞移置于主詞之上，驟觀之似一個說明

詞兼具兩個的主詞。其實這亦是缺目的詞之一種。例如：

(3)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告子)

(4) 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萬章)

(5) 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萬章)

即(3)之主格爲「人」，「飲食之人」則爲原有目的

格。(4)之主格爲「君」，「盛德之士」則爲目的格。(5)之

主格爲「予」，「五十而慕者」則爲目的格。因爲目的詞位

于主詞的前面，形式上似作文章的主詞，還有在缺主詞

的文章裏面，把目的詞移置于前面的時候，則益似文章

的主詞。例如：

(6) 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公孫丑)

(7) 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離婁)

在(6)之例「地」和「民」雖佔有主格的地位，實在

是目的詞，即應改爲「不改辟地矣」，「不改聚民矣」在

(7)之「人」和「政」也是一樣，即當改爲「不足與適人

也」，「不足與間政也」又如「里仁爲美」中之「父母之年不

可不知也」，亦是和上二例爲同樣的方式。

因目的詞移置于主詞的地位，故說明詞變爲受動

格 (Passive voice) 並且省略了受動格所需要的『見……』『被……』等助動詞，故更加容易誤認目的詞為主詞。例如韓非子裏面的

(8) 離法者罪，而諸先生以文學取。(五蠹)

(9) 犯禁者誅，而羣俠以私劍養。(同上)

(10) 康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同上)

等都是這類的例。(8)之『離法者』和『諸先生』本來是目的詞，即是『罪離法者』而以文學取諸先生』之變形。(9)之『犯禁者』及『羣俠』(10)之『君上之法』皆是同一筆法。凡一句文章本由主詞說明詞及目的詞三部分所構成。我們的一切意思由這三部分即可以無遺憾地表示出來。但如果想構成更完全的形式，更無遺憾地發表意思，則對於這三部分要加以修飾。主格和目的格之修飾詞概是形容詞或成語的形容詞。說明詞之修飾詞則為副詞或成語的副詞。這是與一般的文法無異。例如：

(1) 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韓愈

後念九日復上宰相書)

(2) 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韓愈送

溫處士序)

(3) 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為左衽。(胡詮上高宗

封事)

以上是修飾的主詞。『論語憲問篇』有『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亦是屬於這類的例。『公叔文子之臣』六字是冠于『大夫僕』之上的成語的形容詞。

(4) 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弟者

(柳宗元桐葉封弟辯)

(5) 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愷君子之朋

(歐陽修朋黨論)

(6) 奈何以祖宗之位為犬戎藩臣之位。(胡詮上

高宗封事)

由(4)至(6)是修飾的目的詞。又如『孟子』之『公孫丑篇』有『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亦屬此例。『吾浩然之』四字是冠于『氣』字之上的成語的形容詞。

(7) 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內外無大小，咸順臣於朝。

(韓愈送殷員外序)

(8)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爲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同上送石處士序)

(9) 非天之所與，雖以貧人富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蘇洵上田樞密書)

由(7)至(9)則爲修飾的說明詞。(7)之「不問海內外無大小」八字是屬於「咸臣順」的說明詞之成語的副詞。(8)之「爲節度之三月」則是屬於「求士」的說明詞之成語的副詞。(9)之「以貧人富人之權」亦是屬「求」字的成語的副詞。同時「雖以貧人富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十五字是屬於「不可得」三字之成語的副詞。『孟子』的『離婁篇』有「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賊其民者也。」一句。『以舜之所以事堯』七字是成語的副詞，所以『能以義』三字代用之。『以堯之所以治民』七字也是成語的副詞，可以『能以仁』三字代用之。兩者皆是修飾詞。『論語』『里仁篇』有『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亦屬此例。『終食之間』四字是可以『須臾』二字代用的成語的副詞。

但是物有表裏，道有經權。同樣文法也有常式及變則。主詞說明詞及目的詞各佔相當的地位，是爲常式。若主詞和說明詞難于區別的，是爲變則。例如『孟子』裏面有：

(1) 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離婁)

(2) 君子所以異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同上)

(3) 養心莫善于寡慾。(盡心)

(4)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萬章)

(5) 丹之治水也，愈於禹。(告子)

(6) 口之于味，有同嗜也。(告子)

(7) 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告子)

以上諸例，以之爲主詞似有變態，以之爲說明詞又嫌奇僻。但由形式上觀察，應以上半部爲主詞，下半部爲說明詞。(1)之「所惡於智者」(3)之「養心」(5)之「丹之治水也」(7)之「人之於身也」皆可以視作成語的名詞。若以之爲主詞，則(2)(4)(6)亦可作同樣的解釋。(1)之「爲其鑿也」是說明「智者之所惡」(2)之「以其存心也」是說明「君子之所以異于人」(3)

(4)(5)人之說明則用成語的形容詞和『論語先進篇』中的『季氏富于周公』同一筆法。(6)之『有同嗜也』(7)之『兼所愛』則顯然地是說明詞。試證之論語裏面的

(8)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里仁)

(9)才不才亦各言其志也。(先進)

這兩例，形式雖極相似，究其實則大不相同。(8)之『富與貴』如前例，可以視作主詞。但(9)之『才不才』則不是主詞，而是副詞的修飾詞。即作主詞的『親』字省略了，『才不才』以下之九字皆是說明語。這是應請讀者十分注意的。

藝術之墮落與社會性

英國現代作家 A 赫胥黎慨歎着警告一般作家說：『近來藝術的素質實在低落得太不成話了。……藝術是指導人類生活的。各人常受他所愛好的藝術所表示的思想感情的感化然後由它的指揮而行動，而思考。故我們所愛好的藝術素質若低落，則我們的思想，感情，行爲，一切皆跟着低落。在這種墮落的藝術繁盛的世中，自然孕育着許多危機』其次他指出一般智識份子祇注意于政治，經濟，科學，而忽略藝術之不對。又指出一般讀者祇歡迎解說的應急的作品之謬誤。最後，他說，『在現代宗教已經失掉了勢力。在歷史上，凡是宗教失掉了勢力的時代，藝術即起而代之。但是現代的傾向，是以俗惡的藝術替代宗教，真是令人寒心』云。

南北歐文藝復興作品的比較

張資平譯

(一) 北歐文藝復興 (註一)

德國及其他各國的「文藝復興」可說是和意大利的「文藝復興」相對照之北歐一帶的「文藝復興」。本來所謂「文藝復興」在嚴格的意義上，是指以意大利為中心舞台而開放的詩文和美術的美麗之花。至于北歐的「文藝復興」實在可以用「人文主義」來替代的。即是說，若以北歐的「文藝復興」和意大利的相比較，它並非以復興古代文化為本義。縱令說有復興的意義，也是假借他人的文化，而非北歐本身的古代文化。所謂北歐「文藝復興」就全般說，是表示着極濃厚的宗教道德的色彩。

德國固然不消說了。即如法國英國在這方面都是繁榮着人文主義。不過，北歐之宗教的學問的「文藝復興」其必然的結果，勢將促進宗教改革的準備。換言之，北歐的「文藝復興」實在是將進入宗教改革時代的前階段之啓蒙運動，也可以視作惹起這個嚴重的北歐大事件所必需的教養運動。在後來的宗教改革上，盡了導火線之任務。其先，在這個特異的北歐「文藝復興」時代，也曾演過了重大的任務。故有某學者稱：「北歐文藝復興實在是意大利「文藝復興」的變態現象。」今試以德國為中心而探究北歐「文藝復興」的史實。

(二) 意大利與德國

一般都承認德法兩國互為世仇，常有不能兩立之勢。這完全是由于政治利害的關係。即在今日，還是一樣。若從

文化一點觀察這種交惡的關係，也可以適用於德意兩國間之關係上。但這並非說西歐南北兩國國交之不和睦，寧可說是德國受了意大利的牽引而有接近意大利的傾向。在悠長的歷史的期間中，何以德國人常往意大利旅行呢？但我們若一想像及局促于蒼灰的天空下之德國和頂戴蔚藍的晴和的南歐半島，這個德國人之趨向意大利的難謎便不難冰釋了。故知德國的「文藝復興」多是受着意大利「文藝復興」之影響。

有名的人文主義者狄拉爾加 (F. Petrarca 1304—1374) 曾旅行于普拉格 (Prague)。教皇皮烏斯二世 (Pius II) 尙名埃尼亞斯西爾偉斯 (Aeneas Sylvius) 的時代，也曾經遊旅維也納巴塞爾諸地，而駐足于佛利都律三世的宮廷。至少，他們總遺留了一點南歐的文化給北歐了。又初期的北歐人文主義者，凡稍爲有名的人也沒有不遍遊意國各地的。即佛蘭多爾 (註一) (Flanders) 的畫家們，德國「文藝復興」的巨匠，也盡都受過意大利「文藝復興」——美術的洗禮。

不過，德國的「文藝復興」一方面雖是意大利「文藝復興」的追隨；但在另一方面，也具有德國人所固有的國民性，——強韌、深刻、鋒銳等和意大利國民性立于對蹠點的性質。例如哥德雖常稱欽意大利及頌揚羅馬，欲取法南歐以決行改造自己，但其結果，哥德仍然是德國人的哥德。又如霍恩斯塔芬 (註二) (Hohenstaufen) 皇室是怎樣的熱心想征服意大利並與之同化，但歸根落葉，他們還是德意志民族。故知德國文藝復興的黎明期，雖是受着意大利的影響，但究其根本，不論在人文主義上或在美術上，仍然是德意志的。北歐的「文藝復興」欲明瞭其差異最好是比較南北歐的美術。又欲作這種比較，也以「文藝復興」期的美術爲最明顯，最適宜的資料。(註四)

(三) 德國美術

原來北歐「文藝復興」——其實寧稱爲新興美術——當推佛蘭多爾的芳愛克 (Von Eyck) 兄弟爲先驅。這

些北歐曙新期的明星却完全不受意大利美術的影響，完全由自己發明獨創的油畫法新技術而開創寫實主義和色彩法之新派一派。據說意大利「文藝復興」之美術的曙光實在很巧妙地汲取了他們的新法，更進而風靡于法國及西班牙的繪畫界。又在意大利所完成的盛期「文藝復興」之理想的寫實主義反轉是繼續了十六世紀佛蘭多爾的畫家瑪畢烏斯 (Mabius) 或史柯列爾 (Scorel) 的畫風。又愛克兄弟的畫法也由威登 (Roger Van der Weyden) 梅慕荅 (Memling) 瑪特斯 (L. Matsys) 布留格爾 (Brügel) 等畫家承繼下去。他們的風俗畫及人物畫，最為有名。一方面，在國德有尚喀爾 (M. Schongauer) 霍爾拜恩 (Holbein) 等後期「中古風」(Gothic) 的畫家，稱霸一時。北歐「文藝復興」的美術祇有繪畫可觀。若論建築和彫刻，則其與意大利相比，猶之瓦石和金剛石相比，全無光彩，僅有彼得菲謝的 (Peter Fischer) 彫刻因稍受意大利的影響，具有理想的風格，稍露頭角吧了。

總之，我們最好比較北歐的傑作和意大利的名作，即可以明瞭南北歐的區別。北歐的作品，無論任何人看見，都覺討厭。因為北歐的作品總是貧弱乾枯的，骨角磷磷的，看見祇令人起一種焦躁不安靜的感覺，也使人覺着一種永無休憩的煩苦。例如跪在十字架解了下來的基督面前痛哭着或悲歎着一類的人物畫，線條的混雜沒有物形的混亂，不守比例的塗描，難以言喻的醜怪，離奇怪誕的景象等，無論畫中所繪的任何種人物都是過度的表現着個性或特徵，祇使鑑賞者覺其低俗及普遍于全畫面的暗澹與憂悵；但一方面又表示着像小孩子的任意描塗的稚拙的筆致，決不能說是美的或具有意慾的作品。

但我們試翻看拉發挨羅 (Raffaello Santi) 或大汶齊 (L. da Vinci) 的傑作，無論誰人，對於此兩人的作品都會發出讚歎之聲吧，誰都會感着一種喜慰——獲得柔美的手按撫着慌亂的心那樣的喜慰吧，也會覺着他們的作品是美麗的繪畫吧。優美的嚴確的線條和輪廓。他們所畫的，無論是任何女人，任何信徒，都具有躍現于畫面的活潑的瞬間的姿勢。最初覺得它是畫筆複雜，但認真考究一下，則完全相反。其實是極單純而洗鍊的美術作品。總之，他

們的畫風是沉着自然而有生氣。美麗的理想的調和及優雅的古典的沉靜。例如在由十字架解放下來的基督面前，祇張開雙手，仰望上天，但不流眼淚的瑪利亞的畫像，是何等深刻而優雅。其次如偉大的氣魄，高貴的品格，任何人看見都是愛不失手，而鑑賞不厭。這也是文藝復興盛期的傑作所具有的性質。反之，若係德國的作品，則令人看見後會起一陣陣的懊惱和冰硬的感覺。同時，也像受着一種奇怪幻想的歪纏，而無理由地緊張而嚴肅起來。畫中的各部分各要素是零落散亂着而不相連貫，並且輪廓是過度的明顯而盡量地發揮着個性，使觀者得不着像浮雕般的明朗的感覺。由上所述，同是文藝復興期的繪畫也同是寫實主義，但意大利的和德意志的完全不同。其差異可以說是（1）理想和現實，（2）直觀和思索，或（3）理想的形式感和分裂的美感，又或是（4）完成美和未完成美的異點吧。以上也可以說是附着于國民性的根柢上之謎吧。意大利文藝復興的美術之建設者都尊敬北歐之直摯的寫實主義。但是德國畫家深知自身之醜怪而常欲脫却這種樊籠。故文藝復興盛期的巨匠，在意大利受過了訓練之後，才產出了一代的傑作。但是德國人捺上了的印痕是始終難于抹塗的。換言之，在這兩種異途上，忍受過了德國人的悲劇的運命者，在北歐文藝復興美術界，有兩位巨匠。一是都拉（A. Durer）一是霍爾拜恩。這兩人的美術是同時具有雙方的長點。（註五）

（註一） Renaissance，嚴格的說，應當用原文。

（註二） 由道瓦海峽（Dover）至西德河（Scheide）口一帶的北歐古國。

（註三） 由一一三三年至一二〇八年君臨德意志的皇室。

（註四） 插圖第二幅為北歐文藝復興的作品，畫題名（泉水與水妖）（Fountain and Nymph），為克拉那哈（Cranach）的名作。女人身體表示着營養不長，骨格嶙嶙的輪廓。又足趾之散開狀態，亦極踉蹌而不自然。

第二幅的「女神」（Venus）為齊章尼氏（Girgione）所畫。若以之與前幅的女妖相比，即可以知其為自然而豐潤的姿勢，使觀者感着一種魅力。這幅美術是文藝復興發源地意大利的洗練的作品，和北歐僻地的素描完全不同。

（註五） 譯日本長崎茂次原作，並參考藤井謙三的「西洋美術發展史」及大類伸的「文藝復興時代史」。

南 歸

冰 然

(一)

給蒼翠的青山環繞着的故鄉，已經有了四五個年頭不和我會面了。紹文離開了故鄉，雖則有這麼多的辰光，但是終還是把那個幽靜而可令人懷愛的故鄉景色，老是盤旋在他的腦裏。他住是住在號稱為東方巴黎的上海，對於物質文明的享樂，也很是羨慕。不過是在惡劣環境支配下的他所能允許的，始終是和它無緣的。當學校放暑假的佈告貼出後第二天，便把那平生只有一隻的牛皮箱子和一個鋪蓋送上了輪船。

滾滾的綠波，繚繞的墨烟，一程復一程地的把他送到埠來了。輪船將要進S埠的港口時，他孤獨一個人站在船艙的甲板上，憑着欄干遠眺着S埠的風景：感覺到四五年前S埠和目前所看到的情景，確實變做兩樣了。因為當他離開S埠的時候，還是封建式的建築物佔去了的整個城市，現在已是把以前的一切改變了，換

上了一個新時代的外衣。這使得他覺得有點兒奇怪。

他坐在黃包車裏左張右望，把以前放在腦筋裏的一切，一幕一幕地在那兒演變着，好像以前狹小的街道現在也改得寬寬了，矮小的店舖也改造得高入雲霄的大洋房了。前後不過相隔四五年的光景，竟把這個市場變做兩個不相同的世紀了。

當黃包車夫把車停在X旅館門口時，他才把以前的思念打斷；一躍跳下車來。旅館裏的差役看見了有人客到來，不慌不忙地把行李搬進去，引他到一間不到二丈寬闊的房裏安排着。他稍為休息了些時，便走到賬房那邊去打聽到K城的小汽船的開行時刻，據說是今天下午二點鐘。他回到房裏進了早餐，準備趁十點鐘的中車趕到C城去。

他剛踏進車站裏，在人叢中便發現了兩位同鄉，一位是剛在上海X大學畢業的教育學士紫英，一位是南

京×大學畢業的，而且曾經在教育界服務多年的淑英。他一看見了他們倆，便笑嘻嘻地和他們打了個招呼，三步做兩步的跑向前去，站在一塊兒寒暄着。

「兩位女士從那兒來？現在要到那兒去？」他這樣的問。

「我們都是從上海來的，趁暑假回家鄉去玩玩。你是不是從上海來？現在是不是回家去？」

淑英畢竟是老於世故，歪了歪頭，滿臉堆着微笑，一直往下問去。

「是的，我也是打算回家去；我們不約而同，這真是再巧不過的了。」他這樣的回答着。

「你是不是趁今天下午二點鐘的船去？」淑英繼續的問。

「是的，我正感着旅途中的寂寞，現在有這樣好的機會，那真再好不過了。」他微笑着對她們說。

「好極了，好極了；旅途中沒有伴侶的確是一件使人難過的事。」淑英這樣的說下去。

他們正在那兒譚着話的時候，旅館裏的差役在人

叢中提高了嗓子叫喊着：

「先生！車票買來了，我送你們到車上去吧？」

「好呀，我們去吧？」他說完了這一句，便跟着一堆的乘客們，好像潮水一般地湧進車箱裏去了。

(二)

飛箭般的太陽光，筆直照射着整個的C城；這時正是中午的時候，街道上簡直蒸晒得要發出火焰來。挑着行李的担腳夫，口裏不斷地在那兒呼喊着：吓哩，哈囉……他們口裏一邊呼着，脚步却沙沙地走，很合節奏的一點兒也不會錯亂。有時候還把那被在肩膀上的毛巾握在手裏，一面走一面在揩拭着黃豆大的汗珠。

紹文和她們都是趁黃包車趕到汽船碼頭去的。

他和她們站在碼頭上，每人手裏拿了把扇子在那裏搨着，眼望着挑腳夫快點到來。但是，等了半天，還沒有看見担夫的蹤影，她們便有點兒心急了，以為担夫是走錯了路。淑英很慌張地發問着：

「挑腳夫那裏去了？爲甚麼這樣多時候還沒有來呢？」

「恐怕就要來了。」他毫無疑義的回答她。

「也許走錯了路是說不定的呀？」紫英這樣問。

「不見得吧？他們都是靠這工作吃飯的，那裏有走錯路的道理呢？」他很肯定的說。

「喂！假使真的走錯了怎麼辦呢？」淑英質問着。

「不會的，不會的。」他很決絕的回答她。

「你們看，那個不是嗎？」紫英扎着手裏的扇子，望着前面指去。

「哦！是呀！來了，來了。」他含着微笑說。

「該死鬼，爲甚麼走得這樣慢呢？」淑英好似有點生氣的樣子，在那裏嘮嘮叨叨的說。

「這不怪得他們呀，天氣熱，路程有這樣長，挑了這樣重的担子，走起來確是不容易呀。」他帶着點憐憫的口氣爲他們辯護。但是，淑英有點不高興，以爲他們不應該如此，可是又不好意思馬上板臉起來，因此只得移怒到挑夫身上，把他們痛責了一頓：

「你們真沒有用，這樣的路程，走了這許多時才到，萬一趕不到，船開走了，怎麼辦呢？真要不得，真要不得。」

「小姐，你別要生氣罷？要曉得天氣熱呀！像這樣黃金滿箱，重若萬斤的担子，實在難爲我們挑了。你們坐在包車裏，半點力氣都不要用，那裏曉得挑担人的辛苦呵！一個滿喘着氣的挑夫，一面拭着汗，一面回答她。

「胡說，你們自己沒有用走不來，還在那裏說七道八做甚麼？快滾，快滾。」淑英一點也不客氣的指斥他。

挑夫看見樣子不妙，只得忍聲吞氣，半點也不作聲，抽了一口氣，挑着担子直向船裏去。

挑夫把行李一件一件的堆好了，已是渾身滿臉都是汗珠了；一件補綴了幾次的單褂子，從肩膀上一直到衫尾，全是被汗濕透了。他們把行李放了後，轉過身來站在門口，一點也不遲疑地，拿了肩上被着的毛巾，從面部揩起，筆直揩到全身。他們那副身體晒得又紫又黑，簡直和非洲的土人沒有兩樣了。

「少爺，小姐，叨光，叨光，請你們付給我們担腳錢吧？」一個挑夫裝着哀求的腔調，對他和她們說。

「慢慢來，假使挑着東西走路時，有像討腳錢那樣緊急和靈捷，老早我都給你們了。」淑英好像要報復以

前的氣一樣，帶着諷笑的調子說。

「小姐，還有甚麼事要用到我們的嗎？」又一個挑夫這樣問。

「誰人還要用你們，我們已經到了船裏，只等開船了，還要脚夫來幹麼？」淑英氣沖沖的說。

「那末，小姐已然用不到我們了，請將脚錢付給我們罷？」另一個脚夫又這樣請求着。

淑英把手裏的提包掀開，四個脚夫八隻眼睛，注視的差不多要發出火來般。她伸手到皮袋裏摸出八角小洋付給他們，嘴裏還說：

「本來像你們這樣做作，就沒有這樣多給你們的，姑念你們挑担辛苦，所以多把兩毛錢。」

「小姐，這怎麼行哩！從車站裏到汽船碼頭，路程有四五里，照例規一程路兩毛錢計算，每担也要一塊錢；現在四担這樣重的行李担，只給八毛錢，那我們靠挑担度活的人真活不成了。」一個担夫紅着臉，揩着汗，指手劃脚在那兒爭論着。

「你訝甚麼？你說甚麼？一担行李要一塊錢呀，那恐

怕要明年才有這樣的福氣享喇！」淑英一手揪着皮包，一手指着挑夫申斥着。

「那末，在小姐的意思要給我們多少？」另一個挑夫，很和藹的向她反問着。

「我的意思嗎？每担兩毛錢。」淑英很決絕的答覆他。

「喂！總之，你們不要多鬧了，大家都是出門人，彼此喫虧點不甚要緊，現在每担給你們四毛錢好了。」紹文因看不過他們的嘈鬧，很懇切的對他們說。

「先生！你們都是好心人，這樣的數目當然不是像先生們所拿得出的，在這樣熱的天氣，我們假使不是爲着養活計，誰不願意躲在陰涼的地方呢？請你先生們發發慈悲，每担六毛錢計算吧。」一個挑夫站了半天，看看爭執不了，只得向他和她們哀求了。

他和她們終歸被這位善於哀求的挑夫說動了，每個人把他六毛錢，說了多謝一聲，便溜上岸去了。他們雖一面走，但口裏還是不斷地說：「挑担也不是件容易幹的事，有了力氣還不中用，假使不善於哀求乞憐的話，

「然而淑英心裏總感到自己吃虧了。」

(三)

都！都！都！催着送客的人上岸的汽笛聲吹過了，送行的人客一批一批的溜上岸去。船裏剎那間空了許多，汗也不致再像下雨般的流了。

在這×江上，兩邊都是一起一伏的高山，景緻的秀麗，實非在江浙一帶所能看到的。他們因為離開故鄉好幾年沒有相見了，所以在船開行後，便一同站在船艙的甲板上，盡量的玩賞着。同時話匣子也就開始演奏，滔滔不絕地在那兒談論着了。

「以前我們在中學裏唸書時，每次唸到描寫蜀地的巫峽時，總覺得神出鬼沒，以為天下絕好的景緻了。那曉得我們嶺南的×江的景緻到也不錯呢。你們看，這屈折的河流，忽東忽西，現在往前面看去，不是沒有去路了嗎？但是，一到了那裏又是別一洞天了！只可惜，沒有人把它送到一般騷人墨客的眼簾裏，為它盡量地發揮和介紹哩。」淑英看到這樣美妙的景緻，沒得人賞識，到有點可惜的樣子。

「那還不是嗎？天下的美麗景緻多着呢，但是，能否聞名於世，那當然是很需要一般騷人墨客的介紹的！女士也是對於文學很有研究的囉，何妨把今天之所見，盡情介紹介紹，也好博得一世的騷人墨客注意注意呢。」紹文帶一種稱贊和鼓勵的口氣說。

「這怎麼敢當呢，像我這不學無術的人，景緻雖然美妙，但恐怕一經我手，就要失去本來面目，而減色不少。這不是很倒霉的事嗎？」淑英被他一稱贊到覺得有點難為情。

「唉！客氣，客氣。」他連忙微笑着，對她點點頭。

他們正在那裏談笑得很高興的當兒，忽然後艙口裏傳出「檢查行李，檢查行李」的叫聲來。他們聽見了檢查行李的叫喊，祇得捨去船外的風景，轉身到船艙裏來。他跑回艙裏，把手提皮匣裏，他認為無上的護身符——學校裏發給他的護照緊握在手裏，等候着檢查員到來給他看。那裏曉得這位檢查員是目不識丁的一位荷槍老爺，他看也不看，把手一擱，便將那張護照擱到地下去了，指着那隻牛皮箱子，叫他趕快開開來。紹文看了他這

個惡狠狠的樣子，便很客氣的和地理論：

「老兄！我們是×大學的學生，這張護照是學校裏發給我們的證明書，你不看就好了，何必要把它擱到地下呢？而且我們都是堂堂正大的讀書人，對人又何必如此蠻不講理呢？」

那位檢查員被他駁了一回，已是無名火滿腔了，眼睛死死釘住他，好像要迸出火星來般，把手裏的鎗桿往地下一頓，嘩的一聲，把他們嚇了一跳，神氣十足的破口大罵：

「你這些王八蛋，竟敢反抗檢查，擡起來！」

「老兄，你不要誤會，他并不是不給你檢查，他以為有了護照證明他不是歹人，可以免掉檢查的麻煩罷了。有誰人敢說不肯檢查呢？」淑英故作和事老的樣子說。

「甚麼護照不護照，總之，到了這裏，就是×總司令也是要檢查，何況你這些王八蛋。」那位檢查員殺氣沖沖的說，話都沒有說完，舉起了右腳，把那隻牛皮箱子一踢；可憐那牛皮箱，被他一踢，已不打而自開了。箱裏的一切東西都應聲而倒到地下了。紹文看他蠻不講理，以為

出門人，有事不如無事好，免致禍生不測，只得忍氣吞聲，把那倒在地上的東西，一件一件的收拾起來。最後拿到了護照時，又可恨，又可惜，暗地裏嘆氣着：

「護照，護照，原來你跑到這裏也就變為廢物了，我真連夢也沒有想到！你不死於號稱強蠻毫不講公理的帝國主義之手，到死在這位土頭土腦的檢查員手裏，可惜！可惜！」

淑英她們看見他坐在那裏鬱鬱不樂，便把話頭岔開了。

「喂！我們還是到外邊去吧？」

在×江上的景色儘管是美麗無比，淑英的話匣儘管是不斷地像收音機般的挑釁，但是，但是，那經過這番創傷的紹文總是站在那邊，好像木鷄一樣，痴呆着說不出話來。腦際總覺得被那：「護照不死於強蠻不講公理的帝國主義手裏，竟死於土頭土腦的檢查員手裏。」一件事支配着。

暮色籠罩了×江的全景，汽船不斷地向前消逝。

紅百合

余慕陶

(一)

「噹噹，噹噹，噹噹……」

停泊在十六浦的蘇州輪船，不斷地發着這樣的怪聲，每當這樣的怪聲一發作時，那甲板上面的起重機便像是夜叉的舌頭一般，一會就把那堆在碼頭邊的一箱一箱的貨物抓來吞進到船艙裏去。船艙更象是無底的怪腹，人們只看見那山般的貨物倒進去，總看不見牠有飽和的現象。

阿香站在官艙的走廊邊，兩目看着那樣的景緻有點發暈了。她登即縮住了兩腳，掉頭回到房裏的吊牀上歇了一會。

「真倒霉，」她埋怨着，「每次出門總沒有一回順利過。如果輪船是守着今早開行的牌示，現在敢怕快到了溫州海面了。」

她又從吊牀上翻下來，兩腳又朝着那甲板走去。

這時，那夜叉般的起重機雖沒有發作什麼聲音，然而她一舉眼，却又望到那碼頭上的抬貨工人，就如那啣着腥膻的螞蟻一樣，儘在那兒馳來騁去。一會，那碼頭邊又堆滿了山般的貨物，打包的包，裝箱的箱……

「噹噹，噹噹，噹噹」——怪聲又發作了。

阿香望了望手錶，更覺得不耐煩了。

「今天大概是開船不成功，現在快三點了。知道是這樣，那現在才慢慢下船還早哩。昨天晚上來此白挨一晚，遭受了許多磨折，真討厭。偏偏碰不着朋友或同鄉，否則，彼此說說笑笑也容易把這無聊的日子混過去。」

只好又回到房裏來，但是她的心始終是恬靜不下來。她的性情本來是很急的，平常，當她一想到什麼時，她得立即買着，或向人要着；每次出門，不管是坐車或搭船，當她錢一丟出去，票子一過手，身體一踏到火

車或輪船上時，就希望馬上會走到目的地。

這次，她帶着病後的心情，更覺是漫漫長夜。她打開了那擺在面前的皮甲，拖了一本『論語』來看，可是看不上十零頁，就把那本書丟在牀頭。又從房裏走了出來，在官艙的客廳裏呆了一會，總覺得四圍的東西都生遍了針刺，皆向着她身上刺來。

太陽已經西斜下去了，黃浦江面反影着一道金黃的波光。天空慢慢要灰暗起來了。

「又燒包，燒賣，廣東點心！」

一位卅多歲的廣東漢子，頂着一大籠食物，在那甲板上一邊走，一邊叫！

甲板上的旅客都鋪開了他們的牀位，有的大概是受不了饑餓，所以儘在丟着銅子，而儘向着那位賣點心的漢子要東西吞。

不消說，阿香也有點餓了，但她畢竟是學堂出身的小姐，而且因爲身體不十分康強，對於這一類的食物還始終是矜持着！

迎頭來了個穿對胸衫袄的買辦。他彷彿害怕人

家罵他不守時間的樣子，便一邊走路就一邊叫着：「喂，今晚九點鐘以前開船！」他的聲音很短促，剛剛和他的匆匆忙忙的脚步合了節奏。然而出乎買辦預料之外的便是這一片呼聲：

「不開船，我們退票！」

這羣衆的一片呼聲登即把買辦壓縮得和烏龜一般，就溜開去了。羣衆快像是潮水，要洶湧起來了。

這片羣衆的呼聲在阿香聽來，除深深的怪着那買辦不是外，便討厭他們煩燥。他們有的穿得破爛不堪，有的則枕着包袱，有的拿着爛箱子——總之是饑餓的一羣，阿香對他們實在是忍恕不了，因而又走到房裏來。

一伸手又從皮甲子裏拿出了一本『愛之渦流』，她打算把牠看將下去了。

然而怕因爲這惹人注目的書名吧，阿香竟無端地想起她的愛人來了。

「愛之渦流」這四個字，便是我目前，也許是最近的將來的整個人生的註釋罷。他和我本來是好好

地在南京過着舒適的日子的，就因為他的鄉下夫人突然從鄉下走了出來，我們才這樣分離開來。

「他畢竟不是個負心男子。這次，他居然能夠爲着愛情而犧牲其職位，獨自一個人漂流到江西去。我因身體關係，不能追隨他，只好暫時退隱到家裏來，一俟機緣容許時，過去的黃金般的生活，會很容易恢復回來的。」

「他是三天前坐招商局的長江輪走的，現在該是到了安慶，再過二天便可抵九江，第三天便可到南昌。我希望他會即時找得工作，同時身心也會健康起來。」

「自己大概要一禮拜才能到達家鄉，到達了家鄉一定會收到他的來信的。那時，我得把我們這一回的經過告訴母親，她老人家，我想聽了自己這一番佳訊，或會歡天喜地罷！」

她的嘴唇突然漾了微笑。

自然，她是忘記了肚餓，也忘記了船是否今晚開行；即如那甲板上穿還在嚷着什麼花樣，她也完全置

諸度外了。

海上浮起來了一層夜霧，海上的一切都披上了一種紗網，紗網又整整地籠住了那長長的黃浦灘頭。

(二)

「香女士麼？我們都在南京南生兄家裏見過面哩。」

阿香從那吊牀上一翻身，不期然竟有一位同鄉面着她說話。她當時有點躊躇着，一時說了個「柯」字，但忽又吞回去，生怕自己的記憶力弄錯了，因而叫錯了人。

「是的，我是柯仲衡，我送我的岳母回家。」

還是仲衡先開口，但接着她卻自然地問起來：

「柯先生，你什麼時候來的呢？」

「今早特別快車來的，想不到還能趕到蘇州輪，更想不到我的岳母會同你同房？」

「南京好麼？」

「還好，我來時還見過南生兄。」

「什麼？」

她的說話忽而緊張起來，這使仲衡摸不着底細。仲衡起初以為她是在京滬一帶念了幾年書，怕是不起他的鄉下岳母，因而討厭他說的什麼他的岳母如她同房的話。

「什麼？柯先生，你說什麼？」

本來是神經質的仲衡，給她再這樣搶白一句，竟兀自呆了。

「柯先生，我問你真的在京還見了南生麼？」

他聽清了她的思想，便釋了重負一般，立即答着：

「啊真的，我昨天還和他一道辦公，他的夫人來了，搬了家，在煤溪山莊住着。」

她的臉龐浮了一陣蒼白，一身的筋肉，特別是心臟搖得非常利害，彷彿船身已駛到了大海裏，正在打浪的樣子，站坐都不寧了。

仲衡還想不着他們中間的秘密：

「香女士，有什麼事，你得留心身體。」

阿香兩眼一滾，不提防竟暈倒在房裏了。房裏亂了起來，仲衡急急地跑出來向茶房要救

濟水，要冷水；仲衡的岳母卻儘在捏着她的人中，甚至拔下他頭髮上的銀針向她額門兩邊刺着。

她終於醒轉來了，但是面孔却蒼白得如冷屍一般，嘴角兩邊還刻着吃過了救濟水的痕跡，兩額門也還有青紫的針紋。

「柯先生，請你給我帶封信！」

「好的，但你得保重身體，有事慢慢來。」

委實，仲衡這句話，她是沒有聽到。在她說完了她的話後，便揪着皮甲忙着拿信封信紙，接着就忙着掏袋子裏的墨水筆，靠着皮甲寫將起來。

開始，她寫着何忘八蛋，可是她覺得不滿足，遂又把墨水筆塗掉，忘八蛋三個字，改之為何豬狗，可是她又認為還不夠，竟又在豬狗底下，串起一列這麼的話：不要臉無恥的東西，殺千刀，斬萬刀的臭貨，絕子絕孫的短命鬼……

然而當她愈寫，她心裏卻愈像是一個熊爐，無數火燄都沖到口邊，除向他拼死拼活以外，別無可消氣的方法。

『柯先生，我要退票！』

『茶房，我身體不好，請你把我的行李拿回到碼頭上去！』

仲衡自然是勸她，并且拖住她的行李。

不怕她是那麼瘦削，但當她這樣一發急時，仲衡實在奈何不了她。結果，仲衡除眼巴巴地望着她，隨着茶房把行李運回碼頭上去，便什麼都不能有所做作了。

她把了一元鈔票給茶房，隨即叫了部黃包車趕

快拉到愛多亞路廣泰來客棧。

『賬房，我要退票，我忽患急疾！』

『快開船了，怎麼好退票呢？』

『難道你要我死在船上麼？你不看見我的面色是那樣會暈倒在船上過麼？』

『小姐，票子錢，小號已經付出去了呀！』

『乾乾脆脆說打八折退票，否則，我有什麼不測當爲你貴號是問。』

『小姐，你的話什麼意思？』

『有什麼意思，我現在等着退票的錢去找醫生，你懂吧！』

老板沒有辦法，白白送回了十八塊洋錢給她。錢拿把她了，老板還不住地說『領教，領教！』

不管領教不領教，錢一到手，她即叫着那等在客棧門口的黃包車，逕拉到法界拉都路的一個同鄉的寓所裏去了。

同鄉黎適可原是她初中讀書時的先生，同時又是南生的學長。他在過去的北伐洪流中，黨政方面混得滿認識幾個要人，因而還任過什麼縣長和主任一類的差使。可是近兩年來，所認識的背景不得法，也就避開了仕途，墊居在上海，他現在爲生活所逼，時不時會寫點文章出去換換飯錢。黎先生雖然是一位落魄的智識份子，但爲了過去的地位關係，還在撐持其門面。他寄寓在拉都路的一所衙堂房子的三層樓——有亭子間和小房間的三層樓，前樓住着他的夫人，亭子間擺有一書架子書和放有一張寫字檯，這便是他的書齋，小房間則安頓着娘姨。每有同鄉後輩找着

他時，大概因為鄉情重而且好客的原故，總喜歡把他的書齋拿來收容他們。

上海還拖着殘冬的晚風，馬路一帶的店舖好像避免這殘寒，都大半比平時先關了門，馬路上看不見有多少行人，只是現着一副蕭條的景色。阿香坐在黃包車上好像嗅着了大上海底最後的氣息，往日的繁華，往日的熱鬧，往日的榮耀，往日的一切都臨到了死的時節。他又預感着大上海頓擠滿了無數幽靈和鬼魅，牠們都好像伸着黑手和垂着長舌，連連地向她身上撲來。有點毛髮悚然了，接着竟又打了幾個冷噤。她微微地直覺着她的生命也來到最後的剎那，這最後的剎那一過，她便不曉得她會變成爲什麼了。

十點鐘的樣子，她才到達了目的地。黎先生對她的回來，表示着驚訝；有時，他會望着他顛頭頭，有時又會嘆嘆氣，宛如他曾幫人做過了對不起她的事體。

「Neon a? 黎先生都這樣對人不住啊！」

「有什麼辦法呢？我還不是希望你們好？」

「他竟敢這樣來騙我，我非回去拚命不可！」

房裏忽然靜默着，黎先生想不着別的勸解方法，同時，內心又害怕着他們真會鬧出命案來。他那一對回下去了的近視眼睛，儘骨碌骨碌地在他那一副近視眼鏡後旋轉着，此外，他便在房裏踱來踱去。女人畢竟是同情女人，黎太太終於很俠義地鼓勵着：

「阿香，你明日回去向他算帳！」

隨着這句話，她便叫娘姨把她的被包舖在那亭子間的樓板上，打算睡覺去了。

一會，她一身滾熱，直覺着她年輕了好幾歲而且一身有無限大的力量！

【三】

「羊角髻髻，

阿煜齊齊唔中意！」

阿香是陳家的童養媳，據說她原姓錢，她的母親養了她三朝以後，便送把一位賣柴的女人，她在賣柴的人家裏哭了兩天，才又由現在的陳氏母親拿了一隻雌鷄去換了過來。母親並沒有生育，抱了她就起了

個「來香」的名字，蓋即是招弟的意思。假如真是聽她的意料，招來了弟弟時，那她要配給弟弟做女人。

果然是一門生香，她來了兩年的樣子，母親便生下一個弟弟，母親把他取名來煜，從此家庭就慢慢興盛起來了。在南洋做生意的父親有了喜色，年中總有三五百元寄回來，母親在家非常勤苦，接衣裳車，種小菜賣，年中也可以爭回一家的用度。平均，父親寄回來的錢，總是拿來買田，或屋的，三年以後，居然成爲一個大戶人家了。

阿香在十三歲時始進附城一間外國人辦的教會小學讀書，這說來是有兩種原因：第一，父母是上了年紀的人，當然是牢守着舊時的什麼女子無才便是德的教條；第二，則她要招呼弟弟，而弟弟則有點近似天生成爲一個頑皮兒童。弟弟進學校，阿香爲了招呼弟弟也進了學校，她們兩姊妹很是怡然自得。然而在她們中間却有個天然的界限，那便是阿香非常勤功讀書，年考和季考總是五名內，而阿煜卻對於書本簡直是打石頭一般，他一坐在書棹邊，兩手就伏在棹面

上睡覺，等到先生點了他的名，要叫他起來問答些事體時，他一開口便啼啼哭哭，弄得全堂的同学都大驚小怪着。沒有好久，他竟是害怕書本，害怕課堂，對先生更認爲是莫大的仇人。可是，他卻也很害怕母親，在母親面前，得時常假裝用功，清早起來總是挽着書包催姊姊上學，回家時也總是跟着姊姊而從沒有脫離過的。其實，倒不是如此，他將到學校的門口，便打一個轉身溜開去了，那時，他大半是和鄉下的放牛孩子上樹頂上去探鵲巢，或和他們一塊去河邊洗澡，到了放學時，他又會先走到一個地方去等着姊姊一同回去，像煞在學校裏坐過了一天！

她時刻都勸他說：「你如果不認得字，將來就和隔壁的張阿材一樣，到處給人欺負。」勸不了時，就來獎賞他說：「你如果在這個季考能考得十名內的話，那我會把父親寄回的手錶、手巾及皮鞋等等都送給你。」獎賞不了時，只好來脅逼他說：「果長此下去，我要告訴母親打你。」不幸，弟弟就是這樣頑皮，儘她怎麼樣說，他都不聽，每次考試總是不及格，年考時總是

留級。

「阿煜爲什麼一天黑似一天？」母親有一天突然問着阿香，彷彿她已經曉得了些他的行徑了。

阿香自小便明白母親對她採着媳婦的態度，不忠實自然不好，太忠實，母親又會疑她做鬼來竄撥她的兒子。

「沒有什麼，他這幾天運動得很起勁，」她終於想出這樣雙關的說話來對付母親，以爲母親果日後曉得真實，那她得有個「運動」的名詞好藉口。

然而母親有一天竟大發雷霆，把阿煜打得死去活來，同時，又不滿足於沒有把阿香拿來出氣，也把她罵了一個午後。

阿香本來是討厭弟弟的不聰明，弟弟從此也怨阿香做鬼，告訴秘密給母親，於是他們倆小小的靈魂便種下了裂痕了。

每當阿香梳了兩個小髻子，阿煜便唱着上面的歌兒來取笑她。同時，每當她穿了好看點的衣裳，他也來調侃調侃着：

「阿香，我老婆，

眉彎彎像蠶蛾。」

「阿香，我老婆，

口紅面白像月娘！」

有時，他真的痴了一樣，竟伸出他的兩手要來撫摸她的兩頰。阿香本來就忍不了他這樣的侮蔑，何況他這樣的動靜，所以，她們經常總會吵打着。

明年的初小時期過了，阿煜自知無所造就，一天竟自動地狗口裏吐出了象牙，對母親說：

「我不如到南洋去幫父親做生意好了。」

「你要去便趕快去，還有水客同幫！」

「但是，阿香，你得送她再到學堂讀書。」

十四歲的孩子說起話來有點像成人，母親頓然眉笑顏開地快樂得什麼似的。這孩子最後一句話卻也觸動了母親的心思，於是，過了一天，母親遂殺雞殺魚預備了一副三牲，要阿香和阿煜向祖宗叩頭，當作結婚禮。

「打鼓唔到撞鼓時，媽，我有數目哩！」阿香向母親推辭着，而且弟弟還小，行過結婚禮也沒有什麼。

「但是，」母親反說着，「這場儀式難道不要麼？」

「那個說不要，弟弟要到南洋，等他在南洋住大了三年回來不好麼？」阿香還是推辭着，其實她一聽到要和阿煜結婚，心裏便像給刀挖了一塊肉。「媽，你聽我的話，我無論如何不會對不住你，就是何況假如母親要送我再讀書，那末，我三年一過便可以出來

做小學教員，給母親掙點家用。」

鄉下人，特別是女人，一看到錢就眼翻，一聽到錢便眼開，母親因為阿香說到將來的出息，便無條件地取消了自己的成見，而決定着早日把兒子送到南洋去，阿香則繼續進原來的教會辦的初中讀書，并且要寄宿，省得早晚要母親操心。

阿香自然一身都輕鬆了起來！

(待續)

後天說 Aposteriorism

此說主張，凡思想事實等乃經過經驗之後始成立的；與先天說相對立的學說，謂凡作研究對象的一切精神上及肉體上的性質及機能，皆由於後天的經驗。故凡反對先天的哲學，倫理學等之經驗說皆屬後天說。據此說，則關於認識之成立，在經驗之前，無何等之認識形式及內容，即否認本有觀念及範疇等之先天性。在倫理學上的後天說亦謂善惡之別及個人與社會之關係皆為吾人經過長期間的經驗的結果，否認良心，理性，心靈等統一作用之先天的存在。

女戰士

(電影小說)
丁 丁

長山是我國邊省的一個縣名，在地廣人稀的邊省，算是一個比較繁盛的城市。那裏有河流，有高山，有森林，風景很美麗，民氣很樸厚。不過因為交通不十分便利，資本主義的魔手不能自由的到達，所以居民的思想，大都還滯留在封建的領域裏；而且因為有峻嶺森林，居民都喜歡打獵，所以有尙武的古風。

王子安在長山縣城裏，是一個二等的紳士，他有一個兒子，名字叫做炳章，一個女兒，名字叫做綠媚；綠媚小她的哥哥兩歲，她生得很美麗，玲瓏可愛，王子安夫婦倆愛若明珠，所以讓她和哥哥一同讀書。在長山縣，普通一般平民家的孩子，都跟父兄輩學習拳術，來鍛鍊他們的身體，有些資產的人家，便特別聘了教師，去教他們的孩子。子安家也聘了一位教師，綠媚和炳章一同受這位教師的教練，而出人意外的，綠媚非常高興的學習，她的成績，竟比她哥哥還來得好。

何正雄是長山縣裏的一個大紳士，和王子安是世交，他的兒子名叫何文飛，年紀和炳章差不多，他們兩家相距不遠，所以時常在一起玩耍。

時間是很容易的過去，匆匆的，炳章等人都已經是成年的青年了，那時，何文飛和王綠媚，已踏進了戀愛之門，他們時常在一起談天，時常一同出去打獵，在山野裏，在森林裏，他們時常把整天的時間消磨過去，他們沒有一些憂愁，過着甜蜜的日子，雖然他們沒有正式訂婚，但人們以為他們是一對未來的好夫婦，給長山縣的青年男女們所豔羨。不過在綠媚女士的心裏，雖然何文飛對她那樣的好感，值得和他親近，可是有時他的性常很偏執，有些不滿，何況，綠媚在省城裏讀書的時候，有一位品學兼優的同學，名叫李廷右，和她過得很好，他們共同研究，共同遊憩，雖然沒有談愛，

但在別人看來，他們也成了一對多情的相愛者，所以綠媚女士，一方面和文飛來往，一方面沒有忘却廷右，而時常通信，尤其是在沉寂的時候，她往往會走到回憶裏，去重溫和李廷右的生活，而成了一種等邊三角形的戀愛。

在沒有衝突的等邊三角形的戀愛下，綠媚的生活是很幸福的，可是事實上，這環境是不會應許她永久繼續下去的。綠媚自從脫離了學校生活，在本縣的一個中學校裏當教員，她除了幾點鐘是課堂上的教課外，是國術教員，是童子軍訓練員，是體育指導員，而且有時領了學生們出去打獵，她平時的性情很和平，但上課時很嚴厲，所以學生們既愛她又畏她敬她。

在熱鬧中，綠媚女士是容易地把日子混過去，而一個人靜下來的時候，漸漸的，有了一種煩惱，那便是何文飛和李廷右在她腦海裏成了不能並存的兩個敵體，因為何李兩人都在綠媚的鄰省，也是我國的一個邊省，而比較風氣開通，教育發達的省城中，在不同的兩個大學裏唸書，他們的來信，往往使她為難去答復，她恐懼由她造成未來的一幕悲劇，她的理智告訴她，應該放棄任何一個而解決下來，可是在她的情感上，她沒有辦法決定放棄了誰而去和誰永久的相愛，這使活潑天真的綠媚，沉入了愛的苦悶底深淵，不知究竟愛了誰才是她的幸福之路。

地球不息地轉動，日子流水似的過去，誰都沒有料到，在綠媚的鄰省會有出人意料的驚人事變，那就是敵國的軍隊很迅速地把省城佔據了下來，本國的軍隊是全無抵抗的退讓了。敵國的軍隊野心非常之大，是有計劃的行動吧？他們佔據了省城後，向各地推動，各地的本國軍隊便節節敗退。

李何兩人就在這被敵人擄奪的省城中求學的，所以這消息傳到綠媚的耳朵裏，她一方面為國憂憤，一方面也很為他們擔心，於是她急盼着他們的消息，不知有沒有受到危險。因為在報紙上看到，被敵軍佔據後，不知殺死了多少無辜的人民，尤其是有血氣的青年，在被大批的殺戮。

一天一天的過去，綠媚很不安，每天省城的報紙到來時，她總急着搶來看，每次郵差送信來的時間，她時常會在

大門口去等候，然而，她是如何的失望，敵軍佔據的區域一天一天在擴大，而他們的消息，却始終杳然。

在報紙上，每天大幅的登載着敵軍的暴動消息，整省的地域被佔據去了，民團的抵抗，義軍的奮勇，都只是犧牲，而敵軍的步驟，已經侵到了綠媚女士的那省了，長山縣的風聲也一天一天的緊急起來。

是一個使人高興的消息，綠媚那省的當局有抵抗敵人的決心，一切都在加緊的戒備，然而，不久也就看到，因為軍械的不及，在節節的敗退，省城不久也被佔據去了，這使長山縣便在風雨飄搖中，當地的人民，便有民軍的組織，炳章被推為領袖，因為年紀大的，有聲望的，像何正雄之流，都是逃走的逃走，畏縮的畏縮，所以才由王炳章出頭來負擔這重任，而綠媚女士便是一個有力的助手，往往重要的事情都由她決定。

風雨滿城的情勢下，長山縣的學校都停課了，那一天，綠媚女士在上最後一課，全教室的學生和往常不同，沒有一些談話和活動的聲音，都很肅靜的坐着，綠媚滿面愁容的跨進教室，好久沒有說話，她漸漸地在黑板上寫起「最後一課」四個字，寫好了，回頭望着學生，幾乎眼淚都要掉下來了。

「諸位同學！」

綠媚看着平時活潑好動學生，今天一些沒有聲息的木雞似的坐着，充分的表現了將要做亡國奴的慘痛，所以她開口的聲音也很低。

「今天是最後——最後——一課——了！不久我們將要做非人的亡國奴生活了！我們不會再有書讀！所以我們要記牢，今天是最後一課！亡國奴！這是多麼慘痛的名詞呀！不幸的，我們現在都快要擔當了，然而，只要我們的心不死，血不冷，我們終有翻身的一天！所以希望大家要下決心，要再接再厲的和敵人永久拚命！那末我們才有脫離做亡國奴而達到民族復興的一天。」

淒慘的情形中，綠媚上完了最後一課，她便專心去負領導民軍作準備抵抗敵人的工作。第二天，從前線逃來了

一大批難民，老的，小的，男的，女的，也有受敵人槍傷的，他們沒有地方可住，便由縣當局指定在已停了課的中學校裏暫住，綠媚一方面去慰問，一方面要知道些前線的確息，於是她便去看他們，出人意料之外的，李廷右也難在其中，而是受了傷的。

「唉！是你嗎？」綠媚無上地詫異。

「可不是？綠媚！我想不到你們還在這裡呀！」廷右雖然腿和手上都有傷，但精神很好，他見了綠媚，好比見到了新的生命之泉源，微笑着和綠媚談話。

「從事變後，一直沒有收到你的信，我正憂念着不知你遭了危險沒有？」

「是的，我也恐怕你們已經到別處去逃難了。」

「你怎麼受了傷的呢？」綠媚說着便看他裹扎着的手。

「因為我是在前線領了民軍在抗敵呀！」

由綠媚和炳章的招待，廷右到了王家去養病，綠媚是小心的看護他，廷右把過去的經歷告訴她，如何逃出了省城，如何見到敵軍佔領區域內人民的受到蹂躪，敵人的奸淫擄掠，無惡不作的種種慘狀，廷右興奮的講着，使綠媚聽了，一回兒豎眉，一回兒沉憂，一回兒憤激，廷右並且告訴她，他是因為受了傷，所以到後方來，一待傷愈，還要到前線去。綠媚也告訴了廷右，他們組織民軍的情形。

過了一個時期，廷右的傷完全好了，他便幫助炳章和綠媚訓練民軍，綠媚有了廷右的幫助以後，更加高興，在工作的時間以外，和廷右志同道合的在一處生活，在這特殊情形之下，他們的擔憂又增進了一步，可是，何文飛的印象，始終沒有在綠媚的腦海中消滅，尤其是因為事變後，她未曾到得過他的消息，所以為他很擔憂，和李廷右在快樂的環境中，她也不時想起了他，而對他有着熱烈的期望。

敵軍的步步進逼，前線的軍隊一天一天在退却，很快的，長山便成了敵軍目標。因為長山的地勢好，省軍預備堅守，勢必發生一場激戰。綠媚女士就在這環境中，表現出了她的能力。在一次重要的軍事會議裏，綠媚根據了地勢指示了主將許多防守的重要點，使敵軍來襲時，給了他們一個重創，使他們如入無人之境的一股盛勢，受到一下重大的打擊，而不得不暫時退却，以待援軍。

軍事的勝利，使綠媚很高興，同時，她的名字，也給敵軍偵知了，使敵軍知道這次的虧是吃在綠媚的手裏。綠媚，他們雖然得了一次勝利，但他們虛心的能留心佈防，時時刻刻防止敵人的再度進攻。

某一天的晚上，綠媚擔任巡視的工作，一方面附帶偵探敵情，因為她的膽子過大的緣故，她竟入了敵人的警戒線，而遇到了敵軍的暗探，在月下的森林裏，發生了衝突，她精明的技術雖然打死了幾個敵人，但不幸自己的腳上也受了傷，而終於被擄了。

入了敵營的綠媚，自審是沒有生望的了，但敵軍的主將杉山偵知了她的才能，便遣軍醫給她治傷，好在她的傷並不重，經包紮後，精神不見得如何大損，便勸她歸降。

「如果你能歸降我們，我們可以給你做很大的官。」杉山利誘的話（能華話而並不流利），綠媚置之不答。

「如果你不肯歸順我們，那末你的生命便要危險了！」杉山威逼的話，綠媚仍置之不答。

「你要知道，我們不是來侵略，是來拯救你們；因為你們的政府太腐了，你們的生活太痛苦了，我們是來解除你們人民的痛苦的呀！」杉山這荒唐的話，激起了綠媚熱血的沸騰，她便不顧利害的破口大罵說：

「你們這些野心的倭賊，強佔我國土地，掠奪我國財物，屠殺我國人民，簡直是無惡不作的混蛋，誰來相信你們！綠媚的激昂慷慨，使杉山呆住了。她繼續說：『頭可斷，志不可屈！我是堂堂大漢民族，決不降服你們這些倭賊，要殺便殺，沒有什麼話！』」

綠媚的強硬態度，引起了奸刁的杉山的一陣冷笑；接着，杉山受了下級軍官的慫恿，決計把綠媚綁出去槍斃。在綁赴刑場的路上，綠媚毫無懼色，而且微笑的唱起『弟兄們！拼命殺敵！』的那雄壯的歌來，在刑場上，她任他們擺佈，等到槍尖向着她描準的時候，她的笑容沒有收斂，她是在等待最光榮的死。忽然，那時來了一批騎着馬的人，華人和敵人參半，有一個華人，他向綠媚女士注視了一下，馬上跑前去，媚綠女士也沒有想到，她一看，却是出她意外的是她思念着的何文飛，何文飛向她招呼後，便去向杉山說了些話。敵軍終於放了媚綠的綁。因為她的腳上受着傷，便和何文飛同騎着一匹馬離開刑場。

(下期登完)

行動主義

Aktivismus

文藝傾向因形式主義及藝術至上主義而日趨頹廢。有一部分之德國文人爲要打破此種萎頹不振之文風，因提倡行動主義的文學，以促醒一般人之做人的行動性及政治的行動性，更進而欲以此種主張改造社會。此種文藝運動在初期與革命的社會民主主義的立場相接近，運動之主要目標在社會主義教育及反對軍國主義，同時將馬克斯、列甯，等多數社會主義者之理論宣傳之于大眾。當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時，亦曾努力盡其宣傳之責任。但至德國無產黨成立時，此派文人遂暴露出其小布爾喬亞性而漸趨沒落。故在大戰時代所發生之行動主義亦與大戰之終熄同時消滅。

皮蘭德羅氏及其作品

梁國華

(一) 皮蘭德羅氏的身世

一九三四年度的諾貝爾獎金，于十一月八日，決定授與意大利的名作家——戲劇家兼小說家——皮蘭德羅氏(Luigi Pirandello)氏于一八六七年生于西西里島的棲爾增狄市(Girgenti)。今年是六十八歲的老作家了。他從本國大學畢業後，即留學于德國的蚌市(Bonn)大學，研究哲學。歸國後，當羅馬的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教授，不久便向文壇進出，發表他的初期的小說。此時他年僅廿三歲。就他的作風說，也是相當承繼着意大利的名作家惠爾喀(Giovanni Verga 一八四〇——一九二二)的田園文學的系統。他於一九二一年發表『找尋作家的六個登場人物』(sei personaggi chi cerca l'autore)的戲劇以後，遂獲得了世界的聲名和劇作家的地位了。

皮蘭德羅氏于一九二七年已有獲得諾貝爾獎金的消息。後來不知因何原故，改授給同國的德列達女史(Grazia Deledda 一八七五——)了。德列達女史是惠爾喀直系的寫實主義作家，屬鄉土文學，田園文學派，作風樸實，不如皮蘭德羅氏的作風離奇怪誕，富于詼諧。據說，一九二七年的諾貝爾獎金原想授給女史的丈夫貝爾杜拉姆里氏(Antonia Beltramelli 一八八〇——一九三〇)後來因為看見他的政治色彩太濃厚，就改授與他的夫人了。

前述皮蘭德羅氏是相當繼承了惠爾喀氏的作風。因為後者亦是生于西西里島上的作家，同時他的田園文學風行一世的時候，正是皮蘭德羅氏努力于創作的時代。從那時起，他的作風即具有深究人生的態度，即對於現實作更深一步的探求的苦惱者的態度。因此，在他的作品裏面，自然地滲染着人生的矛盾，愚昧，昏庸等成分，而在它的表面也自然地表現着冷酷的嘲笑和諷刺。他在許久之間不斷地寫小說，但總未能獲得世界一般的稱許。

恰好在這時候，世界大戰發生了。這個大戰慘禍更加使他陷于悲觀與絕望裏面了。前述一九二一年所寫的「我尋作家的六個登場人物」在意大利本國仍然無人過問。但在巴黎和倫敦反見上演了他的這部劇本，並且博得了各國人士的熱烈的稱讚。于是意大利對他才忙着改變了態度，而重新估評他的作品。意大利對於本國的作家常是無公平的批判與待遇，一定要等到外國人加以稱贊之後，才手忙腳亂地跟着捧場。皮蘭德羅氏的例也是對於意大利的這個弱點加以極大的諷刺。若在中國恐怕連像意大利那樣知過必改的態度也做不到呢。

有人說皮蘭德羅氏是「幽默」(humour)的作家。若然，那祇能稱為暗澹的「幽默」作家，即是傷感的「幽默」(Pathetic humour)。他的作品是論理的，主智的。這種暗澹的「幽默」恰恰適合于歐洲大戰後的社會狀態和時代的氛圍。因此，皮蘭德羅氏便一躍而為世界的作家了。一九二五年，他獲得了墨索里尼的援助，組織藝術劇團，不單限于歐洲並且遠渡至南美洲各地巡業過來。至一九二八年解散藝術劇團。此時他的人生觀開始傾向于法西斯蒂。據他的意見是：不能得救的人生的苦惱，只能在母性(若為個人)或國土(若為國家)上面發見新的希望之光。他的這種思想完全表現于「新殖民地」(La Nuova Colonia 一九二五)這篇劇本裏面了。不久他亦加入了法西斯蒂黨，而為墨索里尼所設立的國立藝文院的一員，故有許多學者對於他之不能永久維持其純藝術的立場，深致惋惜。

(二) 皮蘭德羅在小說界的地位

當意大利革命潮流高漲時，最喧囂的藝術運動當然要推未來派的運動了。但是未來派對於小說終未獲得直接的技術上的成功。在當時也有不捲入未來派運動的旋渦，而固持着自己的藝術的信念的一羣作家。皮羅德蘭氏便是其中之一人。他的小說是「幽默」的諷刺的故事文學派，兼苦悶而懷疑的怪異(grotesque)文學派。

在小說上的皮蘭德羅氏的苦悶性，常表現為不能得救的人生的悲劇。沉溺于絕望的深淵裏的主人翁唯有壁

直地向『死』和『狂』突進；同時常爆發出怪異的表情、姿態及不健全的開笑。他的這種談諧性(humourism)並非起于現實和理想之正確的哲學的相異，而實在是發生于由赤裸裸的人生和被覆着人類的幻想所誇張出來的二元論。

他是多產的作家，計有二十餘冊的短篇集，至長篇則有下列諸作品。

- (1)『已故的帕斯克』(Il fu Mattia Pascal 1904)
- (2)『電影技師顧貝奧的日記』(Quadetini di serafino Gubbio, Operatore, 1916)
- (3)一·零·一萬(Uno, Nessuno centomila 1911)等。

(三) 皮蘭德羅氏的劇作精神

皮蘭德羅氏之開始寫劇本的時候，已經四十六歲的初老期了。最初的劇本名『醫師的責任』(Il dovere del medico 1913)。再過二年，又寫『若不然……』[後改名爲他人的理由(La ragione degli altri)]。其後又發表三幕的比喻劇『若作如是想即如是而已』(Così è se vi pare 1917)。不幸的是他的專講道理的劇本實在不能得一般觀客的歡迎。一九一八年發表『但無關重要』(Ma non è una cosa seria)、『分班勝負』(Il sironoco delle parti) 一九一九年復發表『人類野獸及道德』(L'uomo, la bestia e la virtù) 一九二〇年更發表『這恰好』(Tutto per bene)、『有如往年但佳于往年』(Come prima meglio di prima)、『毛爾里夫人一人和兩人』(la signora Morì una e due) 至一九二一年始發表世界的作品『找尋作者的六個登場人物』初在巴黎上演，獲得了法國人士的空前熱烈的歡迎。于是意大利的批評家及觀衆對於這個濫作的作家才改變了態度，而重新加以評價。其次，他的傑作『恩里柯四世』(Enrico) 上演于一九二六年。『一人一說』(Ciascuno a suo modo) 上演

于一九二四年。此外有『獵神與杜達』(Diana e la Tuda 一九二七)『妻的女友們』(L'amica pegli mogli 一九二七)『山中的巨人族』(I giganti della montagna 一九二九)及新殖民地等。又有一幕劇多篇，不贅舉。

皮蘭德羅氏原來是專注意表現于表面上的人類性格和潛在性格之對立及交涉。其理由是：(1)當時意大利流行着怪異劇。(2)一方面未來派文學在文學精神上達到了窮途，在他們的國際主義上也發生了破綻而有轉向至國民文學的傾向。(3)恰恰在歐戰後世紀末的頹廢風氣(decadence)甚為濃厚。三者相聯結，故造成了皮蘭德羅氏的文學方向。他的怪異劇，當機械主義和文學的交涉勃興起來的時候，亦發展至為佛洛伊德(Freud)一流的分析人類心理的傾向，後遂成爲法西斯蒂寫實主義的基礎。總之，我們可以說，他的目標是在極端地探求超人主義的人類性能之一種文學方法。換句話說，即是作法西斯蒂文學目標的意大利國民，爲要證示他們爲優秀民族之意識，在文學的世界上，較之尼采更加分析的，科學的探求英雄主義的世界觀，倫理觀，及宗教觀而已。

此次他獲得諾貝爾獎金，並非由于他對於法西斯蒂文化有甚大之貢獻。其實是由於他的作品有甚深的古典的素養。例如他的『已故的帕斯克爾』可以視作在現代主義上的古典研究。故他曾說：『若非真正的現代主義者(modernist)，對於古典決無真正的理解。』

參考書：

- (9) 有島生馬的『現代意大利文學概觀』(日本新潮社世界文學講座)
- (2) 岩崎純孝的『皮蘭德羅的作家地位』
- (3) 三浦逸雄的『皮蘭德羅與法西斯蒂主義』

一九三四，十一月稿于東京。

我對於繙譯界的希望

李 雨

記得從前有人說過這樣刻薄的話，創作是「處女」，繙譯不過是「媒婆」耳。繙譯被目為媒婆，其不蒙讀者寵愛的程度，可想而知。但在號稱「雜誌年」的今年看來，不獨專刊繙譯的雜誌如雨後春筍般的出現，並且各文學雜誌類也都大量的容納譯品，或者特出繙譯專號，以事鼓吹。由此看來，似乎繙譯已走上佳運而被寵為上賓了。此確是值得我們歡欣的好現象。

人類的整個文化史，是人類與自然界鬪爭之成果的累積物。人類的生存，必須靠向自然界鬪爭所得的收穫物。所以人類對於文化是和空氣一般的重要，而不存地域觀念的。因為人生只是有限的過程，而美滿的生活又係人類寤寐追求的憧憬。對於文化上較完美的新的貢獻，我們是應該迎頭趕上去，不要存「義和團」的意念，而固步自封。因此，負有溝通語言文字不同的國家的文化責任之繙譯，其價值的偉大，其使命的嚴肅，可想而知矣。

科學上的發明，世界上任何國家均可把它介紹進來應用。文學呢？文學亦不會例外的。譬如以近代歐洲文學來說吧，我們知道歌德並不祇是德國的歌德，蕭伯納並不祇是法國的蕭伯納，華茲華斯並不祇是英國的華茲華斯，以至於易卜生、托爾斯泰等不消說也都是如此。浮士德的懷疑，強乏爾強（Jean Valjean）的人道精神，娜拉的女性解放的呼聲，華茲華斯詩人的自然愛……這些都可以取作我們之參考的。對於外國文學的理解並鑑賞，是我國國民所應有的重要文化教養之一。故我們應該大聲疾呼，提倡繙譯！

但反看我們的繙譯界未免太亂雜無章，實在令人失望。從事翻譯者大都毫無計劃，有類閉門造車。此因各人皆斤斤於利益之求得，而不顧「譯品」本身有無價值，或適合國人的脾胃與否。譯品在量上言雖已汗牛充棟，但其效用

可說是幾等於零。其甚者，有些無恥之流，外國文尙欠亨通，便貿然從事「翻譯」，或將別人已繙譯過的作品重譯一次；或對於自己的譯品自吹自擂……總之，投機取巧，欲以最少之勞力謀取多量的報酬。繙譯界之不長進既如此，故譯品本身自然醜態百出。此確係一個亟須改進的重大問題。

凡此種種病態現象現在仍是流行於繙譯界，若果稍爲留心的將各雜誌所刊的譯文與原文一對，其與原文相吻合的雖亦不少，但「歪譯」的却佔多數。「譯者」對於工作的疏忽，不負責，偷懶，依然如昔！此外對於某篇作品常加以一譯再譯，此亦非好的現象。好似長谷川如是閑的笑之社會的性質及藝術價值並非原作者的了不起的傑作，但據筆者所知，此文名在今年內竟有三種「國譯」。究其實此三種譯文彼此間並無什麼大不了的差異。有之，亦不過顛倒若干助詞，改換一些虛字而已。（不過各位譯者所得之稿費單却是互異的）在目前吾國譯品及讀者購買力均感貧乏的時候，這不能不算是浪費啦！

在今日繙譯之應該提倡是不成問題的了。但是在這兒問題却來了：究竟繙譯些什麼呢？

筆者以爲關於外國文學，舉凡標出一種主義，形成一個流派的，其文藝思潮之系統，理論的體系，以及作品均應盡量的介紹。至少其代表作是不可缺的。譬如就歐洲文學來說吧，古代的典籍（Classics）如荷馬史詩希臘的悲劇及喜劇，羅馬的散文，以及但丁的作品等等，均宜擇優繙譯。又如中古的羅曼斯，文藝復興時代，以至浪漫主義，如西萬提斯，莎士比亞，大仲馬，巴爾扎克，蠶俄，司格脫等，以及寫實主義，自然主義的易卜生，左拉，莫泊桑，福勞貝爾，屠格涅夫，杜思退益，夫斯基，托爾斯泰等等，他們的全集也均應齊備的譯出。近代的新興文學亦應多多的介紹。

自然這只是以筆者個人的意見而寫的一張「書單」，如果譯人與讀者是食客與廚師的關係，那末筆者便是提供「菜單」給廚師的食客。如果掛一漏萬，或有錯誤，統希高明指正。

最後要談到繙譯者的素養，或必具條件來了。關於這，我們的繙譯大家嚴復氏，根據「修辭立誠」，「辭達而已」

以及「言之無文，行之不遠」等三者，文章正軌，而云「信」「達」「雅」爲「譯事楷模」。（見天演論的譯例言）但是關於信、達、雅，嚴老先生却沒有說個明白，「信」是怎樣的呢？他就沒有給我們一個明白的解釋。至於「達」及「雅」他又說得含混，「……在譯者將全文神理，融會於心，則下筆抒詞，自善互備，至原文詞理本深，難於共喻，則當前後引襯，以顯其意，凡此經營，皆以爲達，爲達卽所以爲信也。……信達而外，求其爾雅，此不僅期以行遠已耳，實則精理微言，用漢以前字法句法，則爲達易，用近世俗利文字，則求達難。……」（天演論譯例言）據此，則他的譯書只斤斤於求「雅」而已。我們還是請一位外國人來說吧，這人便是著有 *Essays on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的愛爾蘭人泰脫拉（Alexander Fraser Tytler, 1747—1814）。泰氏對於繙譯的標準，茲抄錄之如下：

（一）譯文須是原作的意思的完全複寫；

（二）譯文的風格和文態須與原作同一性質；

（三）譯文須與原作同樣的流利；

泰氏這些原則，雖然標準過高，但能夠適合這些原則便是「好的繙譯」的典型。望「譯者」留意焉。

最後，尚有一個希望，或許也是一個警告，即是凡從事翻譯的人，對於該外國語言文字，須要和對於本國語言文字一樣的明瞭及流利。對於外國文若無自信，最好不要動筆，以免掛羊頭賣狗肉之譏。不過，說到這裏，筆者又有一個慨歎了。現在在各大學裏，濫充教授的無恥者，對於外國文只是一知半解，但也厚着臉皮在擔任外國的什麼史，什麼研究，什麼思潮，什麼運動呢！最高學府尚如此，又何怪乎貧弱的翻譯界呢？

故敢提議對於擔任外國學術的大學教授，須先課以該外國文的考試。對於翻譯界，亦如法泡製，否則中國學術唯日見退化而已。

（完）

白髮詩人惠曼 Walt Whitman

辛克萊著
若柱譯

愛倫坡還活的時候，業已寫過有文章以證明藝術是無所謂道德。現在又有另外一個詩人，他活的時候更寫着文章以證明藝術是排斥一切東西。他有一種公式和信心，這便是他所寫出的一切著述的唯一動機；綜之，他大半是一位先知——像拿藝術來掃蕩人類靈魂之手段的但丁，彌爾敦，托爾斯泰，尼采。

據此而論惠曼，現在，我們這邊便來到了非有目的批判權威不可了；淹博而極受人尊敬的大學教授，就以這樣的形式論及過了他的著作，並且他們就這樣論及他的著作，也沒有丟掉自己的地位。可是要明白惠曼的生活會經過有好幾種不同的時期；早年，有智識者都把他看作是一種齷齪的瘋子。他的『草葉集』第一版一千本是他自己印行的，這一千本書除開他免費送把人的以外——即送把人家，人家有的要退還把他，例如詩人惠迪耳(Whittier)——總是離不開他自己的雙手的。有一位批評家說『惠曼不懂得藝術就如蠢漢不懂得教學。』又有一位批評家說『他是應受民衆劊子手鞭笞的。』他因為櫃子裏藏有一本他自己的著作，便被華盛頓政府將其職位解雇了，接着，便一而再，再而三地有許多出版者因受不了公衆的威嚇，竟將他的著作退還把他而不給他推銷。後來，只有同時代的愛瑪遜(Emerson)才認識了他的天才，而且當惠曼把愛瑪遜的信發表在他的再版的『草葉集』時，愛瑪遜竟受着了許多的痛苦，那時他有個畏友儘在對他說不要這樣急於對惠曼的書發表意見。根據這一切，我們可以明白要判斷一個作者的時代是多麼困難哩！

惠曼生於長林(Long Island)之孤隅的農家裏。以後，他的父親却改業本匠，而遷居於卜魯基林(Brooklyn)小鎮。年十二，他便充當茶房，讀了些好書，學會了印刷，又做了回教師，且備了下手好似演說者的職業。他同情

解放黑奴者，是一位禁酒論者，又是一個奇想的人，步驟雖來得滿穩健，可是滿固執的青年，他曾浪遊了好些地方，接觸過形形色色的人，守候着有利於本身的生活，但沒有找得成功的所在。他得了個身當新聞紙的編輯的好職業，可因為他對於奴隸制度的意見而丟掉了。他又開始了種新的生活——即是做了目前很普通的急進運動者，他做了不少手工以換取其生活，此外，他便沈心於研究文學及生命。惠曼的家人疼愛他，但不能把他教育出來，當他在飼養和宴請其靈魂時，他的家人總以為他是懶惰不堪了。

他為他不受什麼限制的內在天才所引領，終於找得了他自己的路線。他想明白已經生存了的各種人民，他想和他們談話，他想和他們一樣感想着。過渡船時，他就和工人一塊工作，搭公共汽車時，他就同汽車夫做朋友。他想來觀察美國，所以就緩步遊到了新奧利蘭(New Orleans)又從新奧利蘭緩步遊了回來。他想來明白文學，所以就晝夜地讀書，可時他只依他本人的嗜好，而並沒有採取別人的意見。當他準備來表現他自己時，便是文學方面迄今還沒有人知道的他自己，可是，這倒是美國從沒有叫過的不靈的呼聲。

研究他的人由於反他的人們之著作，常常發生着新而有力的運動。這好比本文作者被基督徒的妒忌者之報章，弄成爲合理主義者了。同樣，我從蘭尼耳(Lanier)所著的一篇散文裏，得以認識惠曼，蘭尼耳原是南方的可數的上流詩人，他宣言惠曼的主張硬說是德謨克拉西底呼聲，實是無稽之談；民衆對於那緊張的詩作實沒有什麼興趣，并且不曉得那詩作究竟在推着什麼功效。

詩人必須要有他所書寫的對象來鑑賞麼？詩人有可能來對人民說出他們還不會明白的東西麼？如果在人拾着蘋果，那他是遵守着地心吸力底法則的，同樣，蘋果也得遵守着地心吸力底法則的。牛頓出來了，他并且把拾蘋果的人和蘋果之所以墜地底行程解說出來了。牛頓律底真理豈靠着拾蘋果者底出現而出現麼？

實實在在，惠曼是明白美國人民，從少數有教養的人民所分別出來的民衆。那時代的人從沒有那一位能

比得上他那樣瞭解民衆的。他相信在這般民衆裏有可怕的本能的力量在發動着，而且他也相信當作是詩人和遠見者的他，是可以沈進到無意識的民衆裏去，理解牠，且引領牠。他相信他是鋪開了德謨克拉西會跟着走的道路，他曾呼出了德謨克拉西會感覺着的願望，這便是在制度和藝術上會體現出來的愛情，同伴及團結。他這樣直覺，神秘和預言是否是對的，且待將來判斷好了。不錯，在惠曼那時代是有他所解決不了的兩種人：一是平常的賃銀奴隸，無智識的，打暗摸的人，另一種的便是基阿齊亞（Georgia）的紳士，他們舉止非常高雅，總是盤桓於雀兒，潤兒和花兒之間。

惠曼是雀兒，潤兒和花兒那些神秘之一個，在他看來，所有東西底內在神髓都是一樣，一切生命都是神經的，而且在平常的父權觀念之下，一切人都是兄弟。耶穌就說過這樣的話，一千九百年以前，耶穌這樣的話都已經過去了，但不時也有把其預言復活起來的，可恨的便是目前的基督教徒却時刻在鬧着醜事。惠曼的書名曰『草葉』，在這書名下，他集合了他的一切詩作，這意味着他選擇自然界裏的最普通而很少特殊性的物品來做他的靈魂底象徵，詩人本身便是一片草葉，而且他把他自身尊之為其餘的草葉之代表和呼聲。他高唱他自身的歌兒，但他的同時代的人却以為他是粗鄙和野俗的個人主義。這位大鬍子的傢伙，他出版自己的詩集，詩集的開端便印着一篇序文說那些詩作是如何如何偉大，并且又附了他那一張穿着工人的衣裳而沒有打着領帶的照片——他什麼也不是，只是位無賴之徒，而且他的批評家對之便要戒衛他了。

最使他失足的地方，便是那一首稱之為『亞當底孩子』的詩，說及了性慾。安格羅撒克遜種人平常是怕談性慾的，而且對於性慾只是偷偷摸摸的經過了就算了，對此，他們只抱定無論如何都不能簡單明瞭地說了出來。然而惠曼却把性慾看作是生命之一部份，原原本本說了出來，而且他寫性慾就如寫其他東西一樣。當我還

是年輕的學生時，我前先在哥倫比亞大學圖書室裏找着『草葉集』來讀，我覺得『亞當底孩子』這首詩是那

樣緊張而熱烈，顯然地年輕的讀者還沒有學得到可以理解惠曼。他在這首詩裏，曾拿出相當的篇幅來透露出他的福祉，除此，便再沒有寫什麼。他是潔身自好的人，過着節食，甚至是逃禪的生活，他發展他的腦筋就如發展他的身體一般。

南北戰爭爆發了，惠曼底道德偉大也就顯露出來了。他身充一位好玩的看護，來到了華盛頓，幾乎弄到無以爲生了，可是他貢獻全部時間於拜謁各病院，他拿安適與熱愛給成千整萬的殘廢了而且無人照拂的兵士。他的天才換得了朋情，而且每個人都愛慕他，還有許多故事，述及因他的降臨與愛惜才挽回來的生命的許多人。他是位偉大的人，兩頰紅暈着，長滿了鬍子，可是在經過了這幾年的精力，他的鬍子却轉成灰白了。這兒很有趣味的說一說這一句話：林肯碰了他，林肯對他說出了拿破崙對哥德所說過的同樣的話：「他是一個人！」

依照他一位朋友的稱呼，「這位良善的白髮詩人」便在這些堅苦的工作中，毀壞了他的健康，而且永遠恢復不了他的健康。他把他的述及南北戰爭的詩作——*Drum-taps* 再拿來出版。裏面並沒有個人主義的東西，所有個人主義的，此時都被焚掉了，我們在這裏面得了種從戰爭方面升起來了的人民之啓示。一八七一年，他出版了一本散文——*Democratic Views*，在這裏面，我們曉得他所宣揚的福音，是比詩作裏來得更爲清楚。他在追求新的藝術，新的藝術是建基於友愛和平等上面。惠曼說：「我們新世界的德謨克拉西，在他的社會情狀，甚至在偉大的宗教、倫理、文學及美學的結果上看來，都幾乎是完全失敗了。」

惠曼身受瘋癱病的打擊，當他的瘋癱病部份復原時，接着又受了第二次的打擊。在他彌留時的最後二十年間，他多少是個殘廢者了，而且窮困得很，可是他的聲名却慢慢發展起來，有許多朋友都來圍集在他的身旁。勞動運動現在是深入着，牠的領袖們都發現着這位白髮詩人早就肯定地看見了他們這些領袖們會感覺得到的東西。「我的呼聲是鬥爭底呼聲——我滋養着活躍的叛逆。」而且後一代每位叛逆的年輕者滋養品，都

莫不從惠曼的靈感上面找得其精神的糧食。

這是詩作麼？這是個問題，在這個問題上面引着各種鬥爭。在我看來，詩的字句倒沒有什麼，可是牠卻是種煽動的歌唱，若果你對於牠的觀念會懷疑，那牠便會推動你。兩年來，我就獻身於研究南北戰爭底文學，那時我正在寫着“Maussas”，而且在我看來，“Drum-taps”那本詩集似乎是包括了鬥爭底一切熱情與痛楚。但是還沒有提到那麼高的程度的普通人，卻喜歡旋律與呆笨的旋律之容易的美，如「啊長官，我的長官！」是不會理解他那本詩集的。

現在的批評家對於惠曼之性的忠直，已經是司空見慣，而不以為奇了！然而批評家對於惠曼還認為有失足的所在，那便是他愛寫一長串的名列。他會謳歌人類的身體，而且他會給你寫出那身體上的各部分的目錄：這樣可以是詩作麼？可是你得記住惠曼不特是位詩人，更是一位遠見者。莎氏比亞說得好：「頑石說法」(Sermons in stones) 而且假如頑石都得有名字的話，那惠曼便會稱之為圓球，每個圓球都是神秘的象徵，至於總的結果則都會變成爲催眠的符咒。那些對心理不健全的人有所陳訴的，其老奸詭計便是這樣。例如在英文的聖經裏，就有這樣的歌辭：「阿你上帝底一切創造，祝福你上帝，讚美他，他的光榮永遠增大！」這讚美詩把自然界底各種東西都給了名義：「啊你一切黑雲與露水……啊你一切火光與熱力……你雷電與雲彩，你山嶽與丘陵……你大海與洪流……你空中底家禽……你野獸與家畜……以及上帝所創造的其他都拿來讚美他和永遠增大他的光榮之一列東西。如果你是一個神秘的，那你會敬畏地來冥想那已經構成活的人類身體之神秘的組織力，所創造出來的各個神秘的东西。

神秘的生命是有牠的危險，而且唉，也同樣有牠的討厭處。我在論愛瑪遜那篇文章已經說過世間是沒有絕對的東西，這即是說瞎說與真理并不是相等的。惠曼業已教育出許多仿效者，我也讀過了這般仿效者所力

辯其是的『自由詩』我并且書明我讀這樣的東西自然是浪費了我的時間，同時，他們也顯然是浪費了他們的時間。同樣，我認識了惠曼底許多門徒，他們大多數都相擇於信仰他的怪僻，而不十分來學他的道德。你看，不要打領帶而且嬉遊度日，比之以要有天才來創造一種新的藝術形式，是容易得多了。為門徒所害的，世間不只是惠曼個人，耶穌有過了悲劇的命運，尼采，托爾斯泰，以及其他許多大先知師也都有這樣的結局。

經濟學上之自然法則

孤鴻

受禮廉乞。義的，仍不能圖生存，便要分途。總之這些解決飢餓的方法也是經濟學上的自然法則。現在介紹一個關於經濟學上的自然法則的逸話於下。當在北隆舉行經濟學者的國際協會時，意大利的帕列特氏在講演中，忽然說及『經濟學上之自然法則』一語。歷史學派的關將史摩拉氏便忍耐不住了，忙立起身來反對，高聲地質問帕列特氏說：『在經濟學上無所謂自然法則的！』帕列特氏想若當場和史摩拉氏爭論下去，弄得大家不歡而散，太沒意思，於是他只苦笑了下，忍耐下去了。帕列特氏的咖啡談笑的時候，帕列特氏因捉着史摩拉的臂膀問他：『在北隆地方，大家當喝咖啡談笑的時候，便忙回答說：『你如果問有沒原是：一個在隆地方，不能道帕列特氏的話去，便忙回答說：『你如果問有沒原頂美的菜館子，不能道帕列特氏的話去，便忙回答說：『你如果問有沒原喝館子的菜館子，不能道帕列特氏的話去，便忙回答說：『你如果問有沒原經濟學上已經有自然法則了！』他說了後，連帕列特氏也不要就走了。』那末

轉載自時事新報青光欄

邵璧小姐的守夜人

美國 Mrs. Edith Wharton 原著
顧仲彝 譯

時候是四月裏，地點在新亨次，離任何那一條鐵路都很遠。邵璧住屋附近四散的鄉隣，一把火吹滅，上床安歇了；但他們向門外作最後一望時，他們的眼光順從了天生的好奇心，轉向那射出穩定的燈光的老房子一瞥。他們輕輕嘆了一口氣。「可憐的邵璧小姐！」好幾個認識她的人這樣說，因為這位賢德的女子已躺在她北面的睡房裏死了，而那燈光是守夜的燭火。她的出殯決定明天一點鐘舉行。

守夜的人是兩位最老的老朋友，葛洛夫太太和莎姆安平生。她們坐在廚房裏，因為廚房比不慣常的考究的房間裏少害怕得多，並且以不斷的談話來消磨時間。誰也想不出有什麼題目或意見，照她們講話的速度，可以敷衍過這漫漫的春天長夜；但當時她們確實談得很興奮，這兩位女人已超過她們平時的表達和親密的水平綫。她們都已把從前決心守密的一件以上的事相互告訴了出來，並且接連的在那裏說那些在日裏決不會說的話。葛洛夫正在替她丈夫結一隻藍色的絨線襪，足部已結得很長，她一定已經忘記掉收口了。可是葛洛夫太太並不胡塗，她的性格比平生大姊冷靜多了，平生大姊幾次的想縫幾針，但都告失敗，當談話最熱鬧的時候，她祇好把縫的工作落在懷裏不動了。

她們的臉很有趣——乾癟，悍潑，機警，純粹是新英格蘭的派頭，疏疏的幾根頭髮生在腦後。葛洛夫太太有時能裝出謙虛仁慈的樣子，而平生小姐引用她鄉隣的話，有點貪婪的餓相，但是人人知道她需要如此的面相，因為她的負擔很重，她必須瞻養一個極不能幹的寡婦姊姊，和六個毫無希望絕不願意的姪男姪女。後來最大的男孩子跟人學泥水匠的行業去了。平生小姐雖然面相苛刻憂切，但當她姊姊哭鬧的時候，她決不起來抵抗。每個星期，她姊姊至

少要告訴她一次，說如果他們的父親活著的話，這些可憐的孩子竟無須一舉手指之勞而得到安適的生活；但是她勤苦的在她的一塊小田上工作，忍耐的訓教這班小孩子許多有用的東西，人人說這是教訓他們一生都感謝不盡的。外表上看起來，她的生活毫無樂趣，但她自己以為充滿了快樂。

葛洛夫太太，剛好反過來，是有幾個錢的，她丈夫是位富農並且性情很溫和的。她是個吝嗇的女人，但是她外貌却很和喜，她給人家一點東西，或是舉一手指幫助人家，人人以為這是她大慈大悲，收受恩惠的人要比收受窮苦一點慷慨一點的人的恩惠，加倍的頌揚，加倍的感謝。人人喜歡和葛洛夫太太好。社會上的地位她比平生小姐高。她們都是邵璧小姐的老同學老朋友；在她死之前不久，她曾經請求她們在她過世之後來照顧這所屋子管理一切。她說不定希望過她們在親密的共事之後，她們會成為更親近的朋友，使有錢的那位太太能了解窮苦一位的負擔。昨晚她們並未管事，她們一心一意的服侍老朋友，等她斷了氣纔離開她。

靠近屋子的山邊上流着一條溪水；今晚上水流得比平時響，廚房裏寂靜無聲，這忙碌的溪流更特別的殷勤奇異的撒野，好像牠要使守夜人明瞭一件關於過去的事情。

「我說，我現在還不能開始替邵璧傷心哩。我很喜歡看她安置了。」葛洛夫太太低聲說。「坐在這裏而沒有她在旁邊真覺得奇怪，但是我不能明白她真的已經死了。我覺得好像她很舒服睡去了，不過要去驚醒她比知道別種情緒都可怕。」

「是的，」莎妮安說道。「正是這樣的，可不是？不過我告訴你我們損失她比我們意想不到的還要壞。她幾次三番在我危困的時候幫助我。說這話的也不單是我一個。」

這些話說的神氣好像有第三者在那兒竊聽似的，葛洛夫太太之外另外有一個人。這兩位守夜人心裏總不能忘却她們自己受人看守的感覺。春風時刻從窗縫裏漏進來，吹得滿屋子都是風，似乎來陪伴她們守夜的。可是，以全

體而論，這是很靜寂的一晚上，守夜人說話比耳語還低。

「她是我生平認識的人中間最慷慨的一個。」葛洛夫太太堅決的說道。「照她的經濟力量而論，她比什麼人都給得多。我常常對她說這是不對的。我常常怕她自己要不夠用了，因為我們對於自己也有相當責任的。」

莎妲安擡起頭來，無心的表着喜歡的神情，但不久就恢復了常態。

葛洛夫用嚴厲的面孔看她一眼。「給人東西我比其他的人要困難得多。」她很直率的用力的說。「我喜歡對你說，當邵璧還躺在這屋子裏的時候，她常常是我的好教訓。人人都很好，我所做的事又使我害羞又使我感激。我不像可憐的邵璧那麼慷慨，因為我們差不多可以說她沒有什麼東西可以給人的。」

莎妲安聽了她懺悔的話，非常感動，她的出乎意外的謙卑，使莎妲安感到痛苦感到震動。「她常常要來拜訪你的」——她開始說，但下面恭維的話止說了一半沒說完。

「對的，對的，但是我有的是錢。我的性情愈老愈壞，今天早上我決心以邵璧的榜樣作我終身的模範。」她結繩結得更快一點。

「這用不着不舒服的。」邵璧常常這樣說的。」莎妲安隔了一會說道。「這不是奇怪麼，說『常常這樣說』？」她的聲音哽咽住了。」她頂不喜歡聽人家說不要人家幫忙。

「這是因為他們會做出別人所不贊成的行動，而自以為很值得稱讚的。」葛洛夫太太很謙卑的回答道。「不過這不是我所要說的。邵璧對於不論那一個小孩子都去想法討好他們。有一次我哥哥的一家人從馬薩諸塞到這兒來過夏天。孩子們都很小，把許多的玩具都打碎了，走的時候都留着沒帶走。他們的車一經過邵璧門口，她就來幫我收拾屋子，我正要將這些破碎的玩具丟在火裏燒掉她就來了。我疲倦了，慢慢的一件一件的在丟。「喔，給我罷！」她說，真正的求我，她把牠們包起來，回家時帶了回去，她修理一下，黏糊一下，送給鄰近的小孩子，小孩子都快樂得什

麼似的。她以為我給她一件很大的恩惠。我對她說：「不要謝我。邵璧，你不拿去，我也要丟在火裏燒掉的。」

「有幾件我知道到了我的家裏。」莎妮安說道。「她想盡種種方法去討好一個小孩子，可是我們不耐煩的時候還會把小孩子趕開去。」

「我要告訴你她所做的最偉大的一件事，我知道除了我誰也講不出來。我不願意這件事情忘掉。」莎妮安繼續下去，抬頭看看時鐘夜多深了。「就是那個漂亮的屈列佛姑娘，在康納小學教書的，後來嫁到紐約省去，嫁得很好的。你還記得麼？」

「當然記得。」葛洛夫太太說道，露着興趣的神情。

「人家說她學問真好，使學校裏的人個個吃驚。她一面教書一面讀書，教來的錢去付學費，她太用功了，毫不休息，所以有一次春天她病倒了，邵璧就叫她住到她那兒去，住一時——你記得麼？唔，她有個娘舅，住在芝加哥，很有錢，並且人也很和氣，常常寫信給這位姑娘，送東西給她，不過他是個活動而又頂忙的人，沒有時間去想他的親戚。他上次看見她的時候，還不過是個小女孩子。可憐的屈列佛姑娘臉色蒼白，身體瘦弱，纔從學校裏畢了業。她的樣子看起來好像一天天衰弱下去，無法補救似的。邵璧撫養她幾時，後來邵璧告訴人說那姑娘已經去看娘舅去了，繞道到耐亞嘎拉瀑布去看看，住一晚。後來我纔知道，怎樣知道的我也不用解釋了，這位可憐的小姑娘剛來的時候，還欠人家債，而她最後一期的薪水又化完了，弄得一個大錢都沒有；這使邵璧想到了很難堪，所以她替那姑娘代付了，不然討債的竟會強逼她呢。後來我再三盤問她關於那姑娘的休息旅行，她纔老實說出來，她給那姑娘，好像她很有錢似的，六十塊錢，送她去告假好好的休息幾時。」

「六十塊！」葛洛夫太太叫道。「邵璧一年止有九十塊錢的進款，其他的從幫人家做事得來的錢，一塊地一半是沙一半是泥也出產一點。幾年前我常常聽她說最盼望看到的風景就是耐亞嘎拉瀑布！」

兩位婦人靜靜的相互看了一會，那慷慨的犧牲太大了，幾乎使他們不能意會了。

「她太窮了，怎麼會做這樣的事！」最後葛洛夫太太說道，充滿了感情。「隨你說什麼，我羞慚得無地自容。」她的同伴不敢再說什麼。她從沒有一次送掉六十塊錢，但這是因為她從來沒有這麼許多錢送人。她想解釋一下，預備說，「邵璧的境遇如此。」那話已經到了唇邊，但她阻止自己，因為她不願意把她依靠人家的家庭消息泄露出來。

「關於慷慨人人說得很多，不是說這種慷慨是有公益的精神，就是說那種慷慨是很寬大的。」葛洛夫說道，她不說話就有點怕。「有人不送錢給人覺得憂悶，我不省積一點錢也覺憂悶。我好像天生是這樣的，好像我不能不這樣做。如果我知道爲誰節省了這許多錢，那我就會覺得舒服得多。如果我有個孩子，莎妮安，」她的聲音有點嘎——

「如果我有一個孩子，我會想我所積聚的錢，他受了上帝的訓練會爲了大眾的好處再分散給大眾。但是現在止有葛洛夫先生和我兩人，對於積聚的錢一無辦法，而我們兩人又都不喜歡變更一絲一毫的。前星期達恩斯小姐講得比風車的葉子還要快。她以爲我應該立刻去買新式金條的糊壁紙，把頂好的一間糊起來，再買一套新式家具。一只大理石檯面的桌子。我瞧着她，驚惶着臉。「什麼，」我說，「普列斯妮，那很好的舊的絲絨般的糊牆紙一點也不傷你的眼呀。沒有了牠我就覺得這不是我頂好的房間。我丈夫說這是第一件他記得的他的小孩子曾經在這紙上擦他的小手指，那個時候他覺得這幾朵紅玫瑰花多麼好看呀。」我以爲，」葛洛夫太太堅決的繼續說道，「許多人浪費了許多錢做這類傻事，把會場的內部整個的撕掉了，把椅子放成另一個樣式，其實修改修改已經很好了；過了幾時，他們又要把牠們重新放回原位。」

這是本區活動分子的一個興奮的題目。莎妮安和葛洛夫太太屬於反對的兩派，有一次幾乎鬧成惡感，但後來總算避免了。今晚她們也立刻講到別的問題上去，表示她們不受影響的友誼。

「我跟你同意。」莎妮安說道，「我們中間很少人知道除了日常需要外錢有什麼別的用處。你世面比我見得

多，當然知道世界所盼望的是什麼。講到欣賞和判斷這些事情，我應該委讓給別人；」這聲謙虛的確定的話把緊張的空氣敷衍過去，不然說不定會引起極不相宜的討論。

接着一陣寂靜，在寂靜中她們感覺在死人的屋子裏比先前更清楚了。裏面乾木板牆上有老鼠咬噬的鬧聲。兩守夜人都很熱切的望望掛鐘，整個世界好像把她們孤零零的留棄在後面，肩負着這守夜的嚴重的責任。止有溪流是醒着。

「也許我們現在應該上樓去瞧瞧了，」葛洛夫夫很低聲的說，好像她希望聽見反對的理由在這深夜到死人的房裏去；但是莎妲安站立起來，面上很嚴厲但很滿意，從檯上舉起燈來。她守夜比葛洛夫夫太太慣常一點，所以比葛洛夫夫太太胆壯得多。他們開啓抖峭的樓梯小間的樓梯門，爬上支加支加發響的梯樓，用脚尖走進冰冷的樓房。葛洛夫夫太太的心開始別別的很快的跳動，當那手燈放上高櫃，使長而固定的影子倒在四周的牆上。她遲疑地走向白布底下的莊嚴形體，當莎妲安輕輕的，純粹是責任的，揭開那塊薄布，她頓時起了反抗的感覺。

「在我看來她好像一點點快樂起來了，」當她們注視着那帶有奇異笑容的蒼白的臉，莎妲安自然而然的低聲的這樣說。「明天一切都要萎褪了。我相信人死後一兩天之後要回醒一次，然後真的死去。」她把薄布蓋好，急速的轉開去樓上房裏好冷呀。

「一個人活過一世總是偉大的，可不是？」葛洛夫夫太太輕輕的說道，當然用脚尖走下扶梯去的時候。廚房裏的溫暖空氣碰到她們，使她們感到歡迎和蔭蔽。

「我不懂爲什麼，但是我覺得在下面跟在樓上一樣的很接近她，」莎妲安答道。「我覺得好像空氣裏充滿了她。我有時能感覺到許多事情，好像她在說話。我從來不講這類鬼神的荒謬的話，但我敢說我的確覺得她現在告訴我叫我加點木料在火爐裏。」

葛洛夫太太保持着憂切的寂靜。她先前疑心以爲她的同伴是性情很軟弱很胆怯的人。『一個人活過一世總是偉大的。』她重複道，她同伴說的話只當沒有聽。『我猜你知道跟我知道一樣，邵璧是一向怕死的。好，現在都過去了她現在知道死是什麼了。』葛洛夫太太輕輕的嘆了一口氣，莎妮安很快的表同情於她同伴的怕死。

『我永遠不會忘記邵璧向我說的幾句簡單的最後的話。』她柔和的說道，以安慰者自居。『她擡起頭來看了我一兩次，那天下午我坐在她旁邊照顧她，讓渥文小姐回家去。我說，『邵璧，我能做什麼來使你舒服呢？』眼淚湧到我的眼睛裏，所以我看不到她給我的顛頭是什麼樣的，她很誠意的瞧着我，說道，『我不過覺得一點點睡熟了，就是這麼一回事。』她說着面現笑容，滿眼厚望的瞧着我，隨後她閉上眼睛。她的意思我很清楚。她一直在那兒等機會要告訴我，可是後來她沒有多說什麼。』

葛洛夫太太停止了編工，她聽得太熱切了。『對的，想想這些有時也能給你安慰。』她承認道。

『我知道老潘令司博士在某一晚禱會裏說過，說他曾經守過許多死人的夜，你們病的時候老是怕死，當他們真要死的時候，沒有一個不是願願意，很喜歡死去。』死跟生和活一樣的自然。』他說。我不懂那晚上他爲什麼說這些話。你知道他是不慣說這種話的，並且那次晚禱會是每月一次的外國人傳教會。』莎妮安說道。『他的經驗話聽了留在心裏很深的。』

『再沒有比他好的人了。』葛洛夫太太回答道，語氣裏真的很高興。她已從害怕的情感裏恢復過來，因爲廚房裏的燈光和火光很舒適，正在這時候那老鐘開緩的打了十二下。

莎妮安把工作放在一邊，很快的站起來，跑到碗碟櫥前。『我們吃點東西罷。』她解釋道。『晚上很快的要過去了。你今天在家裏做了些杯糕沒有？』她用很快樂的聲調問道。葛洛夫太太看了她謙卑的朋友的避免一切奢華，認爲她思慮很週到很滿意。莎妮安做了一大杯茶，於是兩人把椅子移到桌邊，很津津有味吃了一飽。莎妮安放一把

匙在一只小的舊式的鹹棍棒的玻璃杯裏，遞給她的同伴。她在這座屋子裏很熟，所以以女主人自居。「放些在你麵包和奶油上。」她對葛洛夫太太說道。「邵璧要我用些有三四次了，但是我總覺得不需要。現在她一定喜歡我們舒服，一定勸我們吃一頓好好的晚飯，可憐的親愛的邵璧。」

「她鹹得真好呀！」葛洛夫太太傷心道。「誰也沒有她那雙輕靈的手做這樣有味的東西。她什麼事都做得頂好的。她田地的遠角上止有一株楓樹，但是每年春天她小心培植牠，使牠長得好看，希望這老樹開花。」

「她對於鄉鄰一樣的好，」莎妮安說道。「她所收的楓樹並不多，但她決不肯浪費一點兒。她把玻璃瓶放在頂好的房間裏的木架下，真正高興。上星期某天早上我拿了一茶匙菓醬送她；她說「謝謝你，」她接受嚐了一嚐，抬起頭來，很愁悶似的瞧着我。」「喔，我不要吃這個，」她說。「我要保存起來等生病時候吃。」你就自己享用一杯罷。」我說。「我倒喜歡知道現在誰在生病呢，你又沒病！」她聽了不能不笑起來了，我說得多漂亮呀。喔，天呀，將來再也沒有跟她談話的機會了！她感覺很快，知道你說的什麼意思，一點不錯。」

「她一直很年青的，最近兩三年纔變老了，可不是？」葛洛夫太太問道。「我從來沒有見第二個人保護她的容貌像邵璧那樣好的。我早就覺得是個老年人，可是她還是年青的。醫生常常說她的心是年青的，我想他的話是對的。她替別人做了多少的事情！她每兩星期不在家總要回來休息一天。她的生活是如此的，所以她自己種出來的蕃薯等物，足夠供給她吃用。年青人沒有她不能結婚，老年人病了，或者快死了，沒有她在旁邊就會感到失望。替小孩子洗刷衣服，或是釘地氈——沒有一件事情她不會做得很靈巧。「我愛工作，」——每星期至少說上二十遍，你聽見過麼？」

莎妮安顛着頭，開始把空碟子洗乾淨。「快到早上我們也許會更想吃東西的，」她說道。「櫃子裏多着呢；如果有人從遠地來送喪，落葬回來我們不能不預備一桌飯。」

「對的，我今天早上已忙了一早晨。我燒好了許多東西預備拿過來。」葛洛夫太太說道。「我覺得這是我最後一次能夠替她做的事。」

她們重把椅子拖近火爐，繼續她們的工作。莎妲安的搖椅前後搖動發着支支的響聲；溪流比前更流得響了。沒有人講話更顯得寂寞，不一會葛洛夫太太又想到年老的問題上了。

「對的，邵璧忽然間老了起來。我記得有一天我問她覺得跟平常一樣麼，她向我哈哈大笑。葛洛夫先生變老了，我就不禁覺得他有毛病，有一種危險，他康健的病，我就叫他吃藥，吃了半個夏天的藥。」

「多少事情都叫不到邵璧幫忙了！」寂靜了好一會莎妲安叫出來道。「我心裏想不出怎麼可以沒有她呢。我願望死去的回來一次，告訴我們他們到底到什麼地方去的。那末沒有了他們也好過一點。」

★ ★ ★
那溪水依然急急的流着，屋子四周的風時靜時響；這屋子本是一所安靜的地方，晚飯，暖暖的火，又沒有新的談話題目，使守夜人漸漸的想睡了。莎妲安先閉上眼睛，休息一分鐘，葛洛夫太太可憐似的看她一眼，替這位勤苦的婦人表新的同情。她決心讓莎妲安好好的休息一會，她一個人守夜，但不到幾分鐘她自己的編物也落了下來，睡熟了。在他們的頭頂上，邵璧的蒼白的形體，慷慨，好心和簡單的靈魂，裹在疲頹的軀壳內，和裏屍的白布下，也睡熟了。也許邵璧自己却站在旁邊，以新的意義看她自己的生命和環境。也許她自己是唯一的守夜人。

後來過了幾點鐘，莎妲安驟然驚醒了。小窗外面已透進淡淡的曙光。廚房裏的燈光幽暗。葛洛夫太太也醒了。「我想邵璧一定是第一個說我們有點休息也應該的。」她不無有點慚愧的說道。

她的同伴跑到外門口，把門拉開。新鮮空氣並不冷，溪水的流聲不及黑夜裏響亮，她看得出遠山的輪廓，大塊的影子橫在低窪的田地上。東方很快的漸漸發亮了。

「今天落葬天氣一定好。」她說道，轉回身，嘆一口氣，跟着葛洛夫太太上樓去了。

一個「小靈魂」的風波

法國 Marcel Prevost 著
郭漢烈譯

——耶蘇復活節的一個小小故事

亞爾柏勒村 (Albret) 在十六世紀的時候，遭了宗教戰爭的兵禍。雖然孟呂克 (Montluc) 給這村裏留下了許多新教徒自縊的悲慘的遺跡；但本地的舊教徒，即在今日，和那些仍舊居住亞村的新教徒，也還能相安無事的過日子。村裏的新舊教的教堂道院，就是對門對戶，彼此也不會再有什麼仇視了。家庭裏的關係，也不會因各人的宗教信仰之不同，再有什麼隔膜了。神父和牧師的教義雖然相反，但他們的慈愛觀念，却從此一致的了。

然而，在亞村一個名叫崗特蕾烏的小堡 (Bourg de Candeleon) —— 這個小堡差不多是在由芮亞克 (Nérac) 到維亞納 (Vianne) 的半路上 —— 裏，却發生了新舊教首領之不和，引起兩教教徒互相仇視的事情。這事，已經好幾年了。失和的起因是：緣崗堡天主堂的一位主持，名叫顧魯梅 (Couloumet) 的，是一位六十來歲的老頭兒，他在堡裏寧靜的修了好幾十年道，把這個小堡看做他的勢力範圍。不巧，堡上有一天來了一位外來的年輕牧師，名叫拉加力克 (Lagarrique)。這位牧師是打那鄙野的薛汝萊地方 (Cévennes) —— 這個地方，還留下魯易十四時龍騎兵攻擊新教徒的戰蹟 —— 來的。雖然他是來自鄙野之地，但他那副傳教的精神和熱心，就在所謂文物之邦如亞村也不經見。沒來由，惹得這位老主持滿肚子的醋氣。拉加力克有一次受主教之命，宣傳兩個懺悔的人一個名叫加斯格 (Gasquet) 一個名叫杜浜 (Dupin) 入教，顧魯梅心裏很不舒服。因在外面大放流言，說是這兩個新入教的新教徒，是本地修行頂壞的份子，他們專門向那班有財有勢的新教徒敲竹槓，破壞了教規；還說，他看見這種傷風敗俗

的事情，心都碎了。但這位老主持，時常夜裏做惡夢，總是整夜被夢魔纏擾着。有一次他夢見在一個莊嚴的法庭上，一個威嚴的法官審問着他：

「崗特雷烏堡的主持，過來！我囑咐你辦加斯格，杜浜二人入教的事，怎樣了？」
可憐的老主持吞吐着回答：

「主教在上！加斯格，杜浜是兩個修行頂壞的東西！這不是我有什麼錯處，倘若……」
主教喝道：

「胡說！替我滾開！不忠實的東西！領了鑰匙不曉得管自己的門，弄得我的徒弟有減無增，少起來了！不中用的東西！還有臉面見我麼……」

顧魯梅驚醒了，嚇的魂不附體，好像跌在地獄裏。

自經這次惡夢之後，顧魯梅便覺悟了，發起奮來了。他把那些久置高閣的神學書，一本一本的搬下來，重新做起寒窗的苦功來了。他每逢「做禮拜」的集會，總是在會場上，口若懸河，把新教的教義，駁得體無完膚。拉加力克眼見得這位老主持倒像熬有介事的利害起來了，也不甘示弱，憑着他的努力，加緊他的祈禱會 (office) 商榷會 (conference) 和夜校 (ecoles du soir) 的「上課」「到會」等的工作。

孟呂克去世，已經三百年了。雖然崗堡經了這次兩位首領的小小的鬥爭，然而經過長期間的所謂「不打不相識」的陶養，新舊教的教徒，却更加推誠相待，更加互相熱愛了。這總算是一件幸運的事。還有，那位以醫為業的亞村村長芮比芝先生 (M. Lebis)，雖然他是一個不太忠實的舊教徒，但他對於本鄉的安寧和平，却能憑着他那副「和事老」的態度和那副「一言解紛」的口齒，竭力的維持。他在小小的崗特雷烏堡，有這麼大的權威，人人都要敬畏他，他總算是村長中一位快要成功的人了。

一波雖平，一波又起；一件小小意外的事，又掀起風波，把崗堡新舊教的老仇舊恨，重新燃起來了！事情是：大約在耶蘇復活節的前兩星期，一天晚上，快七點鐘的時候，拉加力克牧師做完了他日常的散步功課，趕回家裏晚膳，路上遠遠看見天主堂那邊一件啓人疑竇的東西——一個很大的破爛棉絮包袱，不進不出，正正攔在教堂大門前的走廊上。這個天主堂是崗堡一個古老而素樸的教堂，在牠的羅馬式的走廊下，有三段石階。這時光，天色早黑了。教堂門已經閉了。附近靜寂得不見人影。牧師走上教堂門首，上了石階，來到廊上，伸手把包袱掀起，在這傍晚的光線微弱的天色下，隱約看見包袱裏原來放的一個未滿週歲的嬰孩！這個小小的靈魂，看來是被人拋棄在這裏的，不消說，曾經飽受過了風霜。這條小生命，倒蠻靈動，兩隻大的，黑烏烏的眼珠，不轉瞬的注視着拉加力克，一副嬌小玲瓏的櫻色面孔在展開着。牧師毫不遲疑，把這個小靈魂，連人帶包，抱回到自己家裏，交把他的妻子喂養。他這位妻子是一個育兒好手，她年方三十，但兒女倒有半打了。

★ ★ ★
好事不出門，醜事傳千里；不知怎的，這個消息竟傳到老主持的姑母——他還是一個老處女，在他的外姪顧魯梅家裏管家——耳裏了。第二天，老婆子對顧魯梅帶着一副冷淡的語氣說：

「你還睡在鼓裏麼？我的姪兒神父先生，唔唔……那牧師昨天到你的教堂，偷走了一個小女孩子咧！還不知道嗎？……」

「偷走了一個女孩嗎？」老主持聽了驚叫了起來。

雖然他和拉加力克有仇隙，但他不相信拉加力克會有這麼大胆，闖禍。

接着，老婆子把事的始末告訴了顧魯梅。雖然老婆子只說了小女孩子如何丟在天主堂，牧師如何把他抱回家，

收留在家裏，幾句話，但拉加力克的慈善行爲，却從老婆子的口上無形中充分表現出來。這倒大大的苦惱了這位老主持。顧魯梅心里想着：拉加力克一旦把這小靈魂，育養成人，不消說，這個小把戲，將來一定會跑到新教裏去；難道拋棄小女兒的人，把這小靈魂丟在天主堂門前的本意，不是想來託付我們教堂麼？好了，拉加力克手下，又多了一個——除原有的加斯格、杜浜之外，又是主教所需求的一個——一個純潔的靈魂，就是他……

顧魯梅想了半天後，心倒平靜下來了。不過這究竟是一件逆意的事。但他也不在乎了。他穿上他的最好的黑袍子，戴上三角帽子，臂下夾着聖經，出去找拉加力克。

二

拉加力克住在村梢一幢頗精緻的房子裏，靠近而斯披養（Espiens）和芮亞克，兩邊斜坡綿延的大路傍。顧魯梅一路走來，路上碰着不少熟人，有幾個上前和他打招呼，把拉加力克拐帶女孩的事，用憤怒不平的語調，向顧魯梅提述了一遍。顧魯梅看這班格斯貢人（des Gascons）的話有些來歷，斷定這個孩子是拉加力克從一個西班牙的女叫化子那里拐來的；當這個叫化子在聖母石像前祈禱的時候，顧魯梅竭力抓住「事實」的中心點，決意用全力去追究。他在路上嚷起來：

「我只要去見了大總統，不怕小把戲不交出來！」

顧魯梅這兩句話，似乎在路上遭了過路的新教徒惡狠狠的幾眼。

★

★

★

★

★

顧魯梅到了拉加力克的住所，按了門鈴。拉加力克太太出來開門。這位太太頭上生得好一把金粟色髮，身體不大康強，手上抱着一個孩子，正喂着奶。顧魯梅望見，立時現出不豫之色，口吃吃的問道：

「對不住，太太，請問牧師先生在家麼？」

牧師太太倒一點都不怕羞，回答道：

「牧師先生不在家，他出去了——到芮亞克去了——……爲報告這……小孩子……」

說完，垂首雙目注視手上的孩子。顧魯梅愈加不自在。他進到屋內，把大門帶關了。牧師太太引他到會客室裏坐。顧魯梅說明來意：

「到府上來，正是爲小孩子的事，想和拉加力克先生商量，商量……」

接着，他把一般人對於孩子的誤解的觀念，應該把他消除，和人家把孩子丟在他們的天主教堂裏，是有用意的，這些兼辯帶駁的話，說了一大遍。他的談鋒愈談愈健，說是只要他高興過問這事，他就可隨便闖進牧師的屋裏來。從道德的觀點看，這個孩子，應歸他。別人沒有權來收養的。他希望拉加力克先生，在把這件事報告他的上司之前，能夠根據正義，答應他的要求。

老主持指手劃足的講了一大堆，他還不明白拉加力克告的上司是誰。他對於他剛才這麼一大遍的演說之會發生大影響，覺得非常滿意。牧師太太聽的面紅耳赤，害羞起來，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只得說：「顧先生，等我的丈夫回來，會跟先生轉達。他總會有辦法的……」她才過轉過面色來。她想要遮掩她的害羞，把站在她膝上哭哭笑笑，嘴唇上浸着奶的孩子，故意抱起來，一上一下的在她膝上跳動。老主持坐了相當的時光，起身告辭。回到家里，把剛才在牧師家里怎麼用了了不得的手段，一五一十地告訴了姑母。姑母聽得，非常高興。現在祇有靜候牧師方面的消息了。

等候了倒不久。當天午後五點鐘，牧師的大兒子——一個年紀滿了十歲的孩子——送了一封信到顧魯梅的家里來。信上說：

主持先生：

剛才先生到敝舍來，和先生所要同我商量的事內人已告訴我了。先生的要求，勢難答應，抱歉之至。我也和

先生同感：我感謝上帝以一「靈魂」相託。有違尊意，罪甚，罪甚；尚祈原宥。敬祝
康健。

拉加力克牧師敬上。即日。

自老主持的「訪晤」和牧師的「答覆」的新聞，哄動全堡後，崗堡的新舊教的仇恨，又燃起來了。雙方各走極端，被牽入旋渦的村長芮比芝先生，弄得也是束手無策，對人只表示不管。在拉加力克方面，說他已經正式宣佈這個小孩子是他尋得的，應當歸他留養；在天主教方面，却揚言如拉加力克不把小孩交出，則以武力對待，把被拐的孩子奪回。新教眼見勢頭不好，派了一大隊人保護教堂和拉加力克的住屋。雙方挑戰起來了！天主堂的五彩玻璃窗，東一塊西一塊的被石子打得粉碎；新教的教堂牆壁上，滿牆刻着「拉加力克！拐帶小孩子的賊！」的標語；雙方教會學校的學童，乘隙一點的，各結隊成羣，手牽手的在路上走。形勢一天一天的嚴重起來，實有開調兩大隊警察常川駐堡鎮攝之必要。拉加力克周密密的防護這個「爭端的對象」——小靈魂——，連他自己的孩子都不敢出屋門；因為對方曾經恐嚇：如不把小靈魂交出，則撈他一個兒子做抵押。事情已經鬧得不小，奴方的主腦看來吃不住。老主持，牧師大家急得陳告上司請示辦法。雙方的上司都因對於這突然發生的事件的真相不甚明瞭，彼此都把他們的公事攔下來了。像雙方的衝突，這麼一天一天的激烈起來，假使那天禮拜日早晨耶蘇受難紀念會上不突然來了一個「勒令立時停戰」的消息，那末，無疑的，一定會釀成一個道道地地的宗教戰爭，把崗堡蹂躪得成墟坵！

消息是：

「小孩子的母親來了，要把孩子領回去……。」

三

這個特別消息，是真確的。昨天晚膳的時光，有一位年輕的婦人來找村長。這位婦人，長得很美麗，看起來，幾乎還

是一位小姑娘；一看她的姿態和她那種奇異的服裝，便知道他是一個常常流浪在法國西南部的波漢美而女人（Bohémienne）。在亞柏勒村，和在西班牙一樣，這種女人叫做「浪人」（Gitanes）。她向村長伸訴，說是他有一個小女孩子被同隊（即浪人伴裏）拋棄了；這實在是違反他的本意。他捨不得離開孩子，聽得有下落，想來領回。

當晚，村長安排她在倉裏睡。第二天，他把老主持、牧師請來，要求牧師把孩子還她。牧師答應了，當時把一同帶來的小靈魂交還她。婦人接過孩子，心痛肉痛的百般撫慰；對着孩子自言自語，說了一大堆人家不懂的異鄉話；她的話的音調，和在座的幾位，簡直一點都不同。村長趁此機會向新舊教雙方領袖正式宣告：拉加力克牧師拾得之女孩，業已交由其生母領回；崗堡新舊兩教爲此事件所起之爭端應立時停止。

村長最後追問她：

「你是新教，還是舊教？」

她笑起來了；嘴上露出一副潔白光澤的牙齒：

「也不是新教，也不是舊教，都不是。」

牧師接着問：

「那末，你總歸進個教吧？」

她露出很不高興，要發氣的樣子；臉色莊嚴起來，沒有睬他。

老主持也跟着來了一下：

「那末，你也常常祈禱嗎？」

「祈禱什麼！我們有的是祖上傳下來好聽的歌兒，唱唱罷了。」她口裏喃喃了一陣。

★

★

★

★

★

老主持，牧師，都想用全力勸這位娘子吃他們的教。為改變他的流浪生活，好讓母女二人一同入教；他們都想事先輸溉些宗教的教育到這年事輕輕的婦人腦裏。這位芳名叫做「尼爾加」(Nirga)的娘子，對於他們的宣勸，也沒有表示過「不可以」。每逢談講吃教的事，她總是帶着神秘的微笑。老主持，牧師的逐鹿工作，一天一天地加緊；同時，雙方的利害衝突，也一天一天的激烈。村長芮比芝先生，看不過意，只得來從中勸解，他說：

「這個婦人，我會安頓她在我的『分租地』住。你，主持先生……你，牧師先生……你門每天輪流來看她，這辦法不好嗎？從現在到復活節，你們儘有充裕的時間，隨各人的意旨，給她講經說道。過一些時，她便可以自由擇選一個教。擇選好後，就趁復活節那天，和她的小女孩子一同到教堂裏受洗禮……你們以為何如？」

村長這種不得勁的解決法，不但老主持，牧師不會贊同，就是他們各人手下的一班人，也不會贊成。還好，他們各人祇把尼爾加深深的記在自己的心坎里，沒有明目張膽的鬧起來；崗堡的安寧，得以維持下去。雙方的教徒，各人在他們自己的首領的指揮下，埋頭的做「傳教」的工作。

★ ★ ★
顧魯梅，拉加力克每天輪流着向尼爾加講道。她的嬌豔，溫柔，很中他們兩位的意思；同時，她缺乏宗教思想，甚至缺乏道德觀志，也弄得他們兩位替她掉頭歎息。這也怪不得她的：她是流流浪浪，在冷街僻巷裏，生下來的，從小就在流浪生活裏過日子，就是現在年紀這麼大，他還是天子穆穆，什麼都不懂。她的丈夫是一個外地人。有一天，她要臨產了；她的丈夫很快活，讓她一個人，獨自到柏斯克村(Basque)那里一個遠遠的野棚裏去生產。她每逢談到那段事，總是安安靜靜的講下去。她一生最抱恨的事，就是孩子剛剛產下來，爲了父親是外地人，遭了全隊伙伴的厭惡，被伙伴丟在一個小土堆上……人家跟她講的事，似乎是在她腦子裏面溜了一溜，就影兒都沒有了；與其說她是健忘，毋寧說她是不專心。有時候，她也會發發神經，放浪，風騷起來；只要看她的衣服上脫了一個扣子，或者裙子上撕破了一塊，同

時，頭髮上插着些紅玫瑰花；這時候便沒有人敢惹她的了。她時常東一家西一家的到人家的花園裏偷摘玫瑰花，人家當她只是個小小毛賊，也懶得去拘究她……每天午後，她總是懶得說話，很難得她一啓尊口，祇是雙目昏昏入睡，像和尚入定一般。不過，也有不少次，不知怎的，她忽然大快樂，唱起歌來了。她那種孩子神氣的快活喜樂，不但她的兩位老師看了，臉上的威嚴要退減幾分，就是那個姑母老婆子瞧見，那兩塊冷酷酷的老臉皮，都會溫暖起來。有一次祈禱會的晚上，牧師太太帶她到寺廟裏去參觀，裏面的女唱歌隊正在那里歌唱，她老人家聽得高興起來，立時加進隊里抑抑揚揚的唱起來。這在姑母太太看來，認為是她高興入教的一種表示；尼爾加當會把復活節那天受洗典禮所需用的一切東西，如聖花瓶，五色紙帶，天主堂古壁上掛畫之類，備辦好。這些新消息傳出去，雙方的教徒聽了，都非常快活。

四

耶蘇復活節，轉眼就到。新舊兩教，各拿出他們的全副精神，準備慶祝佳節。雙方的教徒，彼此懷着「這一天，他們的教堂裏的慶祝會，加上尼爾加母女的受洗典禮，大會裏必會更加熱鬧，更加光彩」一個甜蜜的熱望。尼爾加信教的決定，也就成了人人所亟欲一知的事。她覺雙方催問得緊，答應在復活節早晨宣佈。倘若現在要她立時選定，告訴大家，她就「笑而不答」；求村長干涉他們的糾纏，吵鬧。

★
★
★
★
復活節到臨了。在節期的前夜，兩位可憐的新舊教首領，心裏掛慮第二天早晨尼爾加宣佈入教的事，通夜不會合眼。彼此都不敢預想明天他自己會感着怎麼樣，倘若他的敵教佔了勝利。然而，無論怎樣，總有一方，明天佳節裏，一定會掃興的……

他們兩位有一同樣的「聊以自慰」的想頭：

「倘若明天尼爾加宣佈進的，不是我的教，那末，我心裏雖有點難過，不過我平日教導她的時候，她那麼溫柔，那麼親愛我的那顆好心，也可以……」

第二天，天剛剛亮，老主持睡不着，爬起床，到天主堂去，就在堂裏禱了許久的告。教堂裏的低音的曉鐘開始叮叮地鳴起來，響應着新教教堂那個尖銳的鐘聲。老主持誠誠心禱了一點鐘告，站起來，心裏還安慰。他走到他的花園裏呼吸空氣。園中花和菜栽在一塊。天氣很熱，有如夏日。

「呵，今天是耶穌復活節！此刻他才想起。」

接着，他哀求上天，給他的教堂這天光榮光榮。

在這當兒，他看見教堂裏的更衣室的監守夫望着他來，手裏拿了一扎紅玫瑰花，口裏喊道：

「主持先生，看呵！這是在教堂門口檢得的！」

老主持望了一望，知道這是尼爾加所嗜愛的花束。花束是用一根細長的黑線扎的。老主持把他拿來細看，不是什麼黑線，却是一扎頭髮！

老主持心裏明白了，按不住，即刻離了監守夫，帶走兼跑，來到村長衙門。看見大家都在這里，只是不見尼爾加，但也沒有人看見她出去。拉加力克和他手下一班人叫她，也了無應聲……

老主持發見拉加力克也遇了同樣的事，拉加力克手裏也拿的一束紅玫瑰花，和剛才監守夫送來的一樣一色。顧魯梅，拉加力克很驚異，老主持先問：

「你的，也一樣嗎？……花束上也是用頭髮扎的嗎？」

「可不是嗎！……今天早晨，在我的窗戶的小欄杆上檢來的。」牧師回答。

老主持：

「厄爾加帶了孩子跑掉了，你知道麼？」

牧師：

「全都跑了嗎？」

老主持：

「自然！她不是睡在這倉裏嗎？……你看，床都空了！……她一定是昨天逃走的。」

牧師：

「呵！她沒有受洗禮嗎？……」

老主持：

「沒有！小孩子都沒有！」

談到這里，姑母太太同着一班教母恰巧過來；她也插起一把嘴來：

「據我所知，孩子是前幾天受了洗禮；還是我經手的。那時，他母親正在上主持先生的課，我還替她照顧孩子——些些功夫呢。我不相信……」

「你經手的嗎？那可好了，」拉加力克叫起來；這時心裏才有點安慰。

雙方的教徒，對於這位姑母太太做的這樁功德，非常誇獎。至少這個被棄過的靈魂——已經做了半個崗特雷烏堡人的小靈魂——從此走遍天下，總歸是一個基督教徒了……新舊教，自經這次事變後，雙方感情却漸漸好起來，把前此的仇視，爭鬪完全消弭，大家親善起來了。

「假使我們兩個教，不發生隔膜，我們那里會有儘是這麼久的候着給厄爾加受洗禮的這種惹人煩惱的事呢！」

洵然。兩教堂屋頂上的鐘聲，在那澄清的天空里嗡嗡，和和諧諧的響應着，去慶祝這一年到頭的大佳節。過去吵鬧，鬪爭的日子，完全消去了。在此刻，老實說，像村長芮比芝先生往日他那種「寬大為懷」「處事公平」的美德，在崗特雷烏小堡總不會有不追念，誇讚，他的人吧！

上帝為全人類，在拉查雷地方(Nazarath)又立了一塊墓碑。是的，這是確確實實的事。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九號，于真茹。

(完)

莫里歐的急智

莫里歐是法國有名的笑劇作家，常蟄居於巴黎郊外的奧特由的別邸中，而沉靜思索。一晚上，有許多青年文學家走來訪他，一同暢飲，至於深宵。莫里歐因喝酒過度，不能再陪他們，便囑他們隨意自酌，而自己却退回寢室裏去了。這些青年狂飲狂笑之餘，忽然發出了厭世的情調；於是大家決議：『人生是最惡的。只有自己捨棄自己生命為最大之善。我們一同向仙奴河投水自殺吧！』

因為大家都喝醉了，盡表贊同。但莫里歐的侍僕聽見他們的決議後，大吃一驚，忙走去告訴莫里歐。不一刻，主人出來了。他對他們說：

『你們的決議確是最偉大的見解及行爲。但須在白天嚴肅地舉行。等到明天九點鐘，我可作先鋒帶你們到仙奴河畔去。你們歇息一忽吧。等到明天去。』

到了第二天九點鐘，莫里歐的家裏完全不看見一個人了。

以海縮爲中心之英美日三國關係

第一章 軍縮會議簡史

第一節 華盛頓軍縮會議

所謂華盛頓軍縮會議，因爲在歐戰之後，美國人鑑於參加戰爭之一無所得，乃反對威爾遜所提倡的國際聯盟。他們以爲美國人尙管不了美洲的事情，何能再干與歐洲的政治，於是對於在凡爾塞所訂的一切條約，皆拒絕簽字。至繼威爾遜任大總統的哈定氏則宣言：「自己雖不繼承威爾遜外交政策，但希求和平一點，則決不落威爾遜之後。」爲實現國際和平之實際的方法而盡力，實爲他的任務云。

當時的美國輿論都傾向於防制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威脅，並且看見在大戰之後，經濟日見衰落，失業者日益增加，在產業上起了一大恐慌。於是一致主張爲抑制財政的膨脹，須將一九一九年度之歲出二百五十六億美金，最少亦須使之低減至三四十億美金。

哈定氏鑑於當時的輿論和太平洋的國際情勢，因於一九二一年九月，邀請各國至華盛頓參加國際會議。這會議主要目的是在討論關於極東及太平洋之政治問題。同時要求在主要海軍國之間，對於海軍軍縮須訂一協定，亦爲這會議的主要目的之一。至關於陸軍問題，則全未提及。

參加海軍軍縮的國家共有五國，即英美日法意。美國政府於十一月十二日會議席上，最先提出所謂休士案。這種提案使參加各國盡都睜着驚異的眼睛，覺得美國的提案實在來得太奇突了。

美國的提案是這樣的：即規定往後十年間為海軍休日，同時將現在建造中和設計中的主力艦及老齡艦全部廢棄。至其一般原則如次：

(a) 將既定的主力艦建造計劃全部廢止。

(b) 以老齡艦之一部為廢艦。

(c) 各國的保有量以現有海軍力為決定準據——英美與日本之比為五對三。

(d) 以主力艦的噸數為測定海軍之基準。又按此比率以分配一定的補助艦艇的勢力。對於美國提案，日本亦提出下列各原則以相抗。

(a) 美國案中之五對三之比，須改為五對三·五之比。

(b) 日本在所保留的主力艦之外，須加入安藝和陸奧兩艦。

(c) 美國提案規定英美航空母艦噸數各為八萬噸，日本則僅四萬八千噸；須改為三國均等。

當時日本雖極努力於貫徹其主張，但鑑於周圍的情勢，恐陷於外交上的孤立，因允諾了五·五·三的比率；但提出一交換條件，即美國在太平洋諸島（檀香山為例外）的要塞僅維持現狀，不得再加設備。

十二月三日，在總委員會上，美國又提出關於補助艦的議案，亦獲得了全體的贊同。

(a) 主力艦、航空母艦以外的一切補助艦（包括巡洋艦）以一萬噸為限度，備炮不得超過八英寸口徑。

(b) 航空母艦之噸數以二萬七千噸為限度，備炮以八英寸口徑為限度，其比率，英美各五隻十三噸，日本三隻八萬一千噸。

今日的日本國民稱這個華盛頓條約為屈辱的條約了。其實當日的內閣總理，若非原敬這位有眼光的大政治家，決不能完成這個條約。其實日本軍部由此條約，在海軍建艦上節省了許多國帑。在華盛頓會議後四年

間，日本因八八艦隊之縮小，海軍軍費在經常部節省了七千八百萬日金，在臨時部節省了四億九千萬日金，而用之於發展實業及擴充陸軍，才有今日倡言廢棄華盛頓條約之勇氣呢。

第二節 流產了的日內瓦會議

第二回的海軍軍縮會議舉行於日內瓦，由一九二七年六月開始。因為英美兩國意見相距太遠，故終至於流會。

當時美國主張英美兩國的海軍力名實均須對等。又英美日三國全海軍力亦與主力艦相同，其比率仍為五·五·三。按此標準，則巡洋艦及驅逐艦等的噸數分配如下。

(1) 巡洋艦

(英) 二五萬乃至三〇萬噸

(美) 全 上

(日) 一五萬乃至一八萬噸

(2) 驅逐艦

(英) 二〇萬乃至二五萬噸

(美) 全 上

(日) 一二萬乃至一五萬噸

(3) 潛水艦

(英) 六萬至九萬噸

(美) 全 上

(日) 三萬六千至五萬四千噸

至單艦噸數及備炮口徑，除根據華盛頓條約以外，不再受新的制限。

此時英國的立場和美國不同。美國以航渡太平洋爲其目的，故主張大艦主義。但英國則因世界到處皆有其領地及海軍根據地，故欲多建造比較小型的巡洋艦，因主張補助艦不僅總噸數要加限制，即單艦噸數及其備炮亦要再加以限制。若只有英國使用小型艦，備小口徑之炮，則英國勢力將劣於美日兩國。即英國當時提議關於一萬噸級的巡洋艦，可以適用五·五·三的比率，至於其他艦艇之單艦噸數及備炮口徑，須三國對等一律，即須設一共通的限制。

究其爭執的核心，則美國主張採用八英寸口徑的大炮，英國則主張六英寸口徑的大炮，故世人批評當時英美之爭爲二英寸之爭。這種備炮大小之爭，完全由於兩國海軍戰略的不同。

日內瓦會議，三國意見已將趨一致，但終於因爲大型巡洋艦的噸數及炮備口徑的論爭，遂不得要領而散了。英國對於小型巡洋艦之縮小，既表示難色，但又不許他國之自由建造大型巡洋艦，其狡猾自私有如此者。故日內瓦會議之無結果，當由英國負責。（因英國一朝有事，可以改多數商船爲假裝巡洋艦，但不能搭載六英寸口徑以上之大炮，恐爲他國大型巡洋艦所襲擊，故反對各國造大型巡洋艦。）

第三節 倫敦海軍會

一九二九年春，美國新總統胡佛就任未久，在英國又見麥唐納勞働黨內閣之出現。這兩人爲要獲得民心，都努力於軍縮的實現。故當時英美的預備交涉，極爲順利。在預備交涉中，所未解決的問題，只是巡洋艦三萬噸的問題。即美國要求一萬噸的大型巡洋艦廿一隻，但英國僅答應十八隻，而以差額三萬噸改爲六英寸炮的小型巡洋艦。美國則未表示同意而已。英美兩國間所訂定的條款大體如下。

(1) 大型巡洋艦(備炮八英寸)

(英) 十五隻 一四六·八〇〇噸

(美) 廿一隻 二一〇·〇〇〇噸

(2) 小型巡洋艦

(英) 卅五隻 一九二·二〇〇噸

(美) 十五隻 一〇五·〇〇〇噸

(3) 合計(巡洋艦總勢力)

(英) 五十隻 三三九·〇〇〇噸

(美) 卅六隻 三一五·五〇〇噸

按上表,若加以海軍尺度的測定,則一隻的八英寸備炮艦可等於三隻的六英寸備炮艦。

正式倫敦會議由一月二十一日開會。日本政府則提出下列方案和英美相抗。

(1) 水上補助艦全部對英美為十與七之比。

(2) 八英寸口徑備炮一萬噸級巡洋艦,對美國亦為十與七之比。

(3) 絕對反對潛水艦之全廢或極度的縮小,而努力於求自主的保有量。

即日本要求大型巡洋艦及全體補助艦對美國為十分之七。潛水艦則主張保有現存之七萬八千噸。至二月六日,美國全權忽然發表下列之提案。即英美兩國的保有量如下表所示。

	八吋炮巡洋艦	八吋以下巡洋艦	合計噸數	各艦合計噸數
(英)	十五隻十五萬噸	若干隻十八萬九千噸	三三萬九千噸	一百廿萬噸

(美) 十八隻十八萬噸 若干隻十四萬七千噸 三二萬七千噸 一百廿一萬噸
 即美國將從前主張廿一隻大型巡洋艦減為十八隻了。至其他巡洋艦保有量可以自由選擇，並增加總保有量。

關於日本之保有量，據美國提出的意見(二月五日提案)則如下表所示。

主力	三一五・〇〇〇噸
航空母艦	八一・〇〇〇噸
大型巡洋艦	一〇八・〇〇〇噸
輕巡洋艦	八八・〇〇〇噸
驅逐艦	九〇・〇〇〇噸
潛水艦	四〇・〇〇〇噸
總噸數	七二二・〇〇〇噸

按上表，只有潛水艦對英美之比為六・六與十之比。其他艦類僅為六與十之比。日本當然不能表示同意。經過了多次的折衝，至最後，才決定原則如下。

- (a) 大型巡洋艦日美之比為十對六強。
- (b) 潛水艦日美對等。
- (c) 其他艦類日美之比為七對十。其詳細表如下。

(英)	十五隻	一四六・八〇〇噸	一五〇・〇〇〇噸	五二・七〇〇噸	五四一・七〇〇噸
	巡洋艦	驅逐艦	潛水艦	總噸數	

(美)	十八隻	一八〇・〇〇〇	一五〇・〇〇〇	五二・〇〇〇	五二六・二〇〇
(日)	十二隻	一〇八・四〇〇	一〇五・〇〇〇	五二・七〇〇	三六七・〇五〇

此外尚有下列之五項規定。

(a) 主力艦之休息日延長 即戰鬪艦、巡洋艦之代艦建造再休止五年間。在此期間（由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五）中，各國已決定起工之主力艦，英美各十隻，日本六隻，法意各三隻。

(b) 主力艦提早廢棄 英國五隻，美國三隻，日本一隻，皆提前廢棄。

(c) 英美日三國補助艦保有量 據上表，則三國皆須廢棄若干的潛水艦。又英國須整理六英寸口炮的巡洋艦及驅逐艦。日本則須整理若干之驅逐艦。在小型巡洋艦和驅逐艦之間允許十分之一以內之相當通融。至美國所應有的十八隻八英寸砲巡洋艦，若僅建造至十五隻以內時，則其餘三隻的隻數可以改為六英寸砲的巡洋艦。

(d) 潛水艦制限 潛水艦之單艦制限為排水量二千噸，備炮最大限定為口徑五・一英寸。

(e) 此外六百噸未滿之艦艇則全部不加制限。武裝及速力微弱而又不滿二千噸者，亦置不問。以上是謂倫敦條約。

第二章 此次預備交涉上所用術語及主張的解釋

第一節 攻擊的軍艦和防禦的軍艦

此次倫敦海縮豫備交涉，日本代表提議廢棄或縮小攻擊的軍艦，並制限防禦的軍艦的總噸數。其實這完全是日本圖自己方便的提議。因為在國際間對於攻擊的軍艦和防禦的軍艦本無嚴格的區別。日本只將自己

建造力到底趕不上英美的艦類，便指為攻擊的軍艦，例如主力艦、航空母艦及八英寸炮巡洋艦等。而以六英寸口炮巡洋艦、驅逐艦、潛水艇及其他補助艦艇為防禦的軍艦。

日本所謂攻擊的軍艦是裝載力甚大，在途中無須補充燃料、彈藥及食品，或僅補給一二次，即可以作長距離的航海，侵入敵國的領海；而其備炮的猛烈又可以擊滅及破壞敵人艦隊及要塞。日本所害怕的即是英美的此類軍艦，特別是航空母艦遠不及美國，所以假惺惺的說此種攻擊的軍艦有乖世界和平的宗旨，須加廢棄。此種『一相情願』的提議，難怪英美聽見，要發冷笑呢。

我們可以再指出日本方面提議的矛盾來。即日本又稱六英寸口炮巡洋艦、潛水艦、驅逐艦在本國領海內儘有充分的戰鬥力，即有要擊敵艦之來攻的戰鬥力，故在防禦上為必要的軍艦。吾人在這裏可以看出日本方面的提議實有兩種的矛盾。(a)既廢棄攻擊的軍艦，則再無以海軍侵入他國領海的國家，結果防禦的軍艦亦無設置的必要了。(b)當歐戰時，德國潛水艦可以遠航南洋方面，協商國的海運大受其擾害。然則日本以潛水艦為防禦的軍艦，完全是為自己打算，不惜自欺欺人耳。其目的只是在制止英美之干涉日本在東洋方面的制海權，而使中國的沿海港口一任其封鎖及擺佈而已。

但是英國的殖民地散布於東西兩半球各地，與其本國之距離甚為遼遠。又美國的領海遼闊，海岸線又長，當然不能同意於日本的提議。因為英美在海上所恃而無恐的正是日本人所欲廢棄的所謂攻擊的軍艦——主力艦、航空母艦及巨炮巡洋艦。故日本人大罵美國人為大艦巨炮主義者。

由上述，不難推知將來的海縮會議是必然無結果的，將與日內瓦的流會同其運命。

第二節 共通最高限

這也是日本方面的『我田引水』（即只自己有利之意）的提議，其目的是在取消過去的華盛頓條約及倫

敦條約所規定的比率。日本的山本代表表示，只要先規定「各國保有量的共通最高限」的原則，至具體的數字則委之今後三國間的協議，並微露出乞憐而帶欺騙的意思：「規定了共通最高限」之後，日本不一定要建造完全與此最高限相等的噸數，但日本外交是狡猾無信的，諒英美不致受其欺騙吧。

第三節 總噸數主義和艦類區別主義

關於海軍軍備之制限方式，在歷史上大別之為兩種主義。其一是總噸數主義，其二是艦類區別主義。後者是先將海軍力區別為各種艦類，然後制限各艦類的噸數。例如規定主力艦若干噸，潛水艦若干噸等等。至總噸數主義則不分別艦類，而先行規定海軍力的噸數，然後在這種噸數的範圍內，分配主力艦應占若干噸，某某艦應占若干噸，此則歸各國之自由裁量決定。因各國的情勢，不能強同云。

這兩種主義的對立，在倫敦會議時已經表現得很明瞭了。英國將海軍力區別主力艦、航空母艦、巡洋艦、（大小兩種）驅逐艦、潛水艦六種；而各制限其噸數。但是法國方面則主張總噸數主義。法國所提出的理由是：「各國各有特殊的環境和國民性。有些國家特別需要戰鬪艦。其他國家則特別需要潛水艦。若以條約規定各種艦的所有噸數，實在是不必要，並且也不經濟的。故只須規定總噸數，至各艦類的噸數可由各國之自由決定。」

日本原是贊成法國的主張。但因為欲促進條約的成立，故當時贊成了一種妥協案，只在艦類間容許一定量的通融。是為倫敦條約。即採取艦類區別主義，但在大巡洋艦和小巡洋艦之間，容許其噸數的自由分配。此次日本在豫備交涉中，提出總噸數主義，完全是想借法國為聲援以抗英美而已。

第四節 美國主張廢棄潛水艦

美國因領海之廣海岸線之長，故在攻擊及防禦上，潛水艦都無大用處，故主張廢棄。至其主張理由，當然也

和日本之主張廢棄攻擊艦相同，並且也可以抵制日本之這種提議。據日本方面的推測，則謂美國的海軍享樂性太濃厚，生活太奢華，實在無資格去練習潛水艦的工作。在紐約的通衢大街上，遍貼着招募海軍的布告。這布告上寫着『請加入海軍去遊覽世界』(Join the Navy and see the World)並且印有日本的橫濱、中國的上海等繁華大埠的照片，以促起國民的好奇心。因為美國的海兵完全是志願兵，即美國政府想招募海兵，不能不以遊覽世界為餌。吾人若再參觀美國的戰鬥艦及巡洋艦，便不難知道美國的海兵生活實在大優裕了。因為是由各人的自由志願，所以志望在潛水艦上工作的，非常之罕。其次在歐戰後不久，美國的潛水艇失事過兩三次，終至引起海軍當局的責任問題。故美國人更加視潛水艦為畏途了。日本人的這種解釋未常不可以取作參考的。

關於美國所提出的全廢潛水艦一案，英國也表示贊同。當十月廿三日在第一次英日會商席間，麥唐納宰相提出下列之議案。

- (1) 英國同意在日本之現在保有率之外，酌增加若干。
- (2) 戰鬥艦之軍艦噸數限定為二萬噸。
- (3) 完全廢棄潛水艦。
- (4) 航空母艦廢棄問題暫置例外。
- (5) 英國巡洋艦增加至七十隻。

第五節 渡洋作戰

美國不單海岸線甚長，領海甚廣，且有檀香山、關島、菲律賓、瀆等殖民地，都是相距美本國甚遠，無怪乎美國海軍當局堅持對日本須有稍優越的海軍力。即其對日本比率亦僅主張為一〇·六而已。無論任何第三國家均

會認美國之主張爲公允吧。但日本則始終反對，而認美國爲渡洋作戰主義，即認美國海軍將有對日本取進攻之勢。日本且謂美國如防衛菲律賓，結果即是威脅日本。此真是強詞奪理。日本又說：菲律賓是應當使其獨立。吾人固然贊成菲律賓之獨立。但出之於日帝國主義者之口，則無人敢信矣。因爲台灣朝鮮何以又不能獨立？甚至於強奪我東北四省，又當作如何解釋耶？

據最近情報，美國政府決堅持五·五·三比率的主張。若海縮會議一旦失敗，而變爲無條約時代之後，美國海軍當局決意在下列四港設置海軍根據地以對付日本云：(1)阿拉斯加的達齊哈巴港(2)檀香山真珠灣要塞(3)菲律賓之庫爾基多阿要塞及(4)南洋之撒摩亞島要塞。

第六節 軍備均等原則和相對的均等說

日本此次提出的軍備均等原則是絕對的均等。即如上面第二三項所述，共通最高限或總噸數主義等是也。至美國則根據上述種種國情國勢的差異，而提出相對的均等說。(Relative equality)這確是比率主義之合理化。其主張理由如次：

「任何國家無不承認國家的軍備均等原則。但均等原則不當是絕對的，而應當是相對的。即各國所守的海岸線，領土分布，人口，預算等條件都不能強之相同，所以必須參考這些條件以決定海軍力的總量。由此等條件的結果，當然是差等比率的海軍力。現實軍備量雖不相等，但可以確保相對的均勢。」

美國的此種主張最爲合理。因爲不如此，英美的海軍都一同要受日本的控制。那無異是以明文條約規定日本應當做世界第一海軍國了。

(待續)

意大利與南斯拉夫之關係

日本法學博士米田實著
黃士源譯

(一) 三角紛爭的主人公

因南斯拉夫國王阿歷山大氏之被暗殺，意大利和南斯拉夫兩國的關係，據情報，有漸趨險惡的形勢。說是險惡，恐未免言過其實吧。但在兩國的國交上，今後越發困難，却是事實。縱令這次的不幸事件的原因是在南斯拉夫國內的民族的鬭爭，但因國王的逝世，其結果，南斯拉夫國的統制將日見紊亂，其與意大利相鄰接的地帶——達爾瑪狄亞地方之反意大利熱，將有日趨於激烈之勢吧。

即舊日的塞爾維亞因阿爾巴尼亞，被置於意大利勢力保護之下，故對於意大利常懷憤恨。因此次的事變，其憤恨也難保無重新蒸發的可能。現在不問南斯拉夫國王之死與意大利有無關係，但乘這個機會，略回述一下南斯拉夫與意大利的關係，也非全無意義吧。

我們這裏應當注意的是，南斯拉夫之中央集權對地方分權之爭，雖多屬於內政問題，但其中演成激烈鬭爭的原因，還是在對意大利的問題。塞爾維亞派與庫洛阿特派之間所以演成激烈的敵視態度，完全是由於一九二八年六月廿日，塞爾維亞派一議員之槍擊庫洛阿特派首領S拉狄齊氏。其姪P拉狄齊氏亦被槍殺。他們間之所以演成這種流血的慘劇，亦是起因於對意大利的問題。欲明瞭此事件的原委，以先知道這種過去的史實較為便利，則固不待言了。

誰都尙能記憶當一九一九年在巴黎和平會議席上，意大利和南斯拉夫因為飛姆(Fiume)問題，曾大起爭論。但因南斯拉夫的武力遠不及意大利，關於這個問題，唯有屈服而已。故於一九二四年飲恨吞聲，將飛姆讓與意大利。

了。這即是居住於飛姆附近的庫洛阿特人對政府深懷憤恨的一原因。不幸的是，至次年（一九二五）南斯拉夫仍然繼續其妥協的政策，於七月間和意大利訂立三十二項條約（謂之那杜那條約）而無一項不是徒購庫洛阿特人之憤恨的。例如在南斯拉夫國同樣採用友哥語（南斯拉夫語）和意大利語為公用語，但在稅關為例外，又以南斯拉夫海岸（由海濱起計至三十英里之處）土地所有權附與意大利人等條項，皆為庫洛阿特人所最反對的。

因為達爾瑪狄亞（Dalmatia）之庫洛阿特人居住地帶和意大利最相接近，有多數的意大利人僑居於此地方，故土地所有權及公用語的協約，只是徒使庫洛阿特人受損害吧了。當這種條約提出於國會要求通過時，拉狄齊氏及庫洛阿特農民黨黨員便加以猛烈的反對。當六月廿日論此項條約時，拉狄齊氏高呼着說：『這種條約無異於使南斯拉夫為意大利的臣僕而已。』他並且指着出席的諸大臣痛罵曰：『公等非人也，乃豚犬耳！』因拉狄齊氏罵得太過火了，有一個熱心擁護政府的議員（門德內格羅之塞爾維亞人，亦姓拉狄齊）因出手槍，欲擊拉狄齊氏。他的姪兒P拉狄齊看見這種危險的場面，忙趨至他的叔父面前，以身障護他的叔父，結果叔姪兩人都遇害了。此外，庫洛阿特農民黨副首領巴撒里特克博士亦被槍殺。該黨幹事弼那爾格拉西亞及其他一人則皆負傷。

自這個事變以來，塞爾維亞派和庫洛阿特派之關係便日趨惡化了。當時阿歷山大國王對於兩黨的鬭爭甚為憂慮，因赴病院慰勞S拉狄齊氏說：『傷勢可無憂，不久即可全愈吧。』S拉狄齊氏因回答國王說：『陛下，我並不為我的生命而擔憂，但我仍然能夠活着以阻止南斯拉夫之變為意大利的臣僕，並阻止那杜那條約！』拉狄齊出病院後，即回他的故鄉撒格勒布。但至八月八日，他的健康終於不能抵抗他的重傷而溘然長逝了。

由上面所述，我們知道由塞爾維亞派所構成的中央政府因國力之不足及外交上之方便，不能不飲恨吞聲與意大利訂立妥協的條約。但這種外交實不能獲得庫洛阿特人的同意。他們反對這項妥協的理由，一則曰：『塞爾維亞人對意大利屈服，即是表示其無能而已。』再則曰：『舊塞爾維亞因距意大利甚遠，故輕視了與意大利相接近的

庫洛阿特人的立場，這是不對的。」三則曰：「將達爾瑪狄亞的土地所有權給與意大利人，這無異於做了墨索里尼的侵略主義的聲援。」他們所持的理由也未能完全謂為無所根據。試看舊奧匈帝國統治阿都利亞異民族之政策，是在唆使在該領土內的意大利人庫洛阿特人斯羅瓦人三者間互相傾軋，互相鬭殺，令他們全無餘裕以反抗政府。因舊奧匈國之這種狡猾的政策，故意大利與南斯拉夫人之間，常是互相尋讐，鬭殺不已。

(二) 正面衝突之危機——視墨索里尼之外交政策如何而決定

由上所述，我們可以明瞭庫洛阿特和意大利人交惡的關係了。現在當轉論堡格勒中央政府——包含內治外交當局等舊塞爾維亞系之名流——對意大利的態度。其實他們也是另有苦衷，即是因國力遠不及意大利，不能不隱忍自重而已，至於心身一同都燃着排意的烈火，實不多讓於庫洛阿特人，特別是證明了此次阿歷山大王之被暗殺，完全是由於以意大利的聯盟國匈牙利為根據地的庫洛阿特人暗殺團所主使，並且意大利的放送局又故意散出南斯拉夫行將分裂的謠言。他們對於意大利的「惡意」及「侮蔑」更加不勝其憤慨吧。此外加上阿爾巴尼亞問題，哈布斯堡皇室復辟問題等種種刺激，無一不可以使他們間的局面日趨於尖銳化。

阿爾巴尼亞問題是怎樣的問題呢。這國家的面積有一萬七千萬方英里，人口約一百萬。但她的地勢是由舊塞爾維亞地方至阿都利亞海所必經的道路。南斯拉夫常圖謀這條出路。但意大利則常妨礙南斯拉夫的計劃，不使其實現。並且於一九二五年，以五千萬佛郎的借款懷柔梭格王。至一九二七年，意國遂和阿爾巴尼亞訂攻守同盟的條約。（即以南斯拉夫為敵之意）於是，西部巴爾幹半島的均勢遂瀕於危險了。但至最近，阿爾巴尼亞的梭格王也覺悟了意大利的露骨的侵略政策，想開始對意大利取敬遠的態度。所以在本年六月二十三日，墨索里尼便不預先通告，而派軍艦至阿爾巴尼亞國的都拉遮海港作示威運動。梭格王在那時候，非常狼狽，開了緊急會議之後，也立即向軍隊下了動員令呢。總而言之，這個問題確是在意南兩國國交上最危險的贅疣。又南斯拉夫國在歐戰後佔領了舊

奧匈國的領土頗廣。若哈布斯堡王室復辟，則有恢復其舊帝國的領域的危險；對於南斯拉夫也確是一個極大的威脅。捷克和羅馬尼亞同樣反對奧國皇室的復辟。但是意大利却一點不客氣，竟將意帝的幼女瑪利亞嫁給既成年的奧陀公爵。（故卡爾廢帝的皇子）這明明是想奧國皇室的復辟，及增進意大利在中歐的勢力。即在本年九月間，奧陀公爵拜會意大利國王的時候，祕密地訂了婚約。（這是其同伴惠利斯公爵向外界所公開表示了的）其次，意大利又與南斯拉夫的世仇保加利亞締結同盟，四年前將第三公主嫁與該國之波利斯王爲后。又匈牙利因南斯拉夫奪取了她的五十萬人的同胞，也恨該國至入骨髓。意大利看透了這一點，故於一九二五年又和匈牙利訂了通商協約。自一九二九年北特連伯爵之赴羅馬拜會意國當局以後，兩國交誼有若同盟國了。

如上所述，墨索里尼對南斯拉夫取了這樣的包圍的方法，加以強烈的壓逼。若無「自知國力不足」的忍耐，那末，矯激的南斯拉夫國民是極容易起來和意大利作正面衝突的。今因南斯拉夫王之逝世，其國民益見興奮，若失了自制力時，則對於意大利的關係也難保不達至危機一髮的局面吧。假如墨索里尼的行動若和他的言論一樣不謹慎的時候。

但是墨索里尼的外交政策是以聰明有名的。他的言論確是非常粗暴，但他的目的只是在鼓勵國民，至於實行，他是非常沉着老成的，決不願因一己之輕舉妄動而害了國家的百年大計。南斯拉夫國王之遭暗殺，實獲得了世界輿論的同情。以墨索里尼的聰明，當然明瞭此中情形，決不至對南斯拉夫有所舉動，而與世界的公論爲敵。因爲他對南斯拉夫，在將來，可利用的材料尚不可勝數。例如前述達爾瑪狄亞之熱烈的排意運動，又阿爾巴尼亞之好戰亦容易刺激南斯拉夫人的神經等，都是可以供墨索里尼利用的材料。就中「國王死後，南斯拉夫國內的民族鬭爭，益難收拾」在將來也是將爲智足多謀的墨索里尼造機會的。故在今日，苟無其他特別事故發生，對中歐局面，是暫時可以抱樂觀的。

若萬一不幸有特別的事故發生，促成了意南兩國關係的破裂時，那末，由是不難再引起第二次的歐洲大戰。因爲，第一，由一九二〇年及一九二一年時候起，所作成的小協商國，捷克羅馬尼亞及南斯拉夫三國，於去年三月日內瓦大會之後，態度忽變強硬，在他們裏面，似有互相援助的密約。第二，因爲法國早就和小協商國相勾結，使她們在中歐及東歐當法國的守門狗。法國當然不能棄此等守門狗於不顧。就中，意大利亦和匈牙利相勾結，互相利用。故法國也不能不向歐洲再覓幫手。遠在北方的蘇俄對於阿都利亞海附近地域，是無能爲力的。故於今年夏期，法國外交部長至南斯拉夫拜會該國國王的時候，有六月廿四日的會議，和該國首相瓦梭挪威齊訂了援助該國的新密約。綜上所述的種種國際關係，歸根落葉，只是意大利和法國相對抗的關係而已。若兩國之間，戰端一啓，全歐洲也必然地要捲入旋渦之中。這是誰亦不敢否認的罷。總之，意南兩國之關係今後唯有日趨惡化，問題亦日見繁多，則是可斷言的。不過最近因北部非洲殖民地協約，及由奧國問題所促成的對德共同戰線兩項，法意兩國關係似稍稍接近了。或許由這點關係，可稍減兩國間的惡感，不至於即陷於戰亂的深淵裏面去吧。這些微妙而複雜的關係，往後將如何的發展，是頗值得我們加以不斷的注意的。

此稿由日本寄來，担擱了些日子，稍失了時間性。唯其中尙多足供吾人參考的材料，故登入本期，以供關心巴爾幹問題者之研究。

A·E·G· (德文)

此爲 Allgemeine Elektrizitäts Gesellschaft 之略字，爲德國最大規模的國際企業組合 (Cartel)。此企業以電氣工業爲中心，故有此名。

農家二首

沙漠中人

生事日荒蕪。農家盡病癯。圩田苦旱魃。丘地患潦汙。人自流匪盜。官何急
稅租。債台高百尺。兒女待君沾。
今日鄉人至。傾談感慨頻。年荒憂世亂。地瘠苦民貧。桑葉委郊野。經絲積
鞠塵。新隄賣笑者。恐是養蠶人。

矮小的豌豆(童話)

米斯特拉爾作
吳達詩譯

——米斯特拉爾(Frederic Mistral, 1830—1914)法國詩人，他在一九〇四得過諾貝爾文學獎金。——

一次，有一個年青的人，名叫薛
納他對他的母親說：

「母親，給我一棵矮小的豌豆。」

孩！

「你要這個幹什麼呢？我的小

「你真是一個傻孩子呀！」

「因為要去尋我的幸運。」

「母親，我不是傻孩子，給我一
棵矮小的豌豆，我告訴你，有了那個

東西，我才可以得到我的幸運。」

「這裏就是一棵矮小的豌豆呀！」

薛納帶了他的矮小的豌豆離開了他的家，傍晚的時候，他到了一個農家的門口。

「謝謝你，我的好朋友！你願意招待我和我的矮小的豌豆麼？」

「小流氓，」那屋子裏的主人回答，「你爲什麼不睡在乾草棚子裏面，你的矮小的豌豆睡在你的口袋裏呢？」

「啊！不，請你讓我的矮小的豌豆和你的小雞一起睡吧，牠並不妨礙你的。」

「好，牠就和小雞睡吧。」他們把矮小的豌豆放進了雞的屋子裏，薛納便走進乾草棚裏去

睡了。

第二天早晨，薛納起身，他去尋找他的睡在雞屋裏面的豌豆，但是——豌豆呀，永別了。——牠並不在那裏了。

薛納跑去找屋子裏的主人。「主人，」他說，「你的小雞已經吃了我的矮小的豌豆，我現在要

你給我一個頂好的小雞，不然，我要放火燒掉你的屋。」

「你這骯髒的小流氓，你這狡猾的欺騙者！」

「什麼叫做小流氓，我告訴你，我所需要的東西，你要送給我——不然，看吧。」

這個農人聽見，怕起來了，果然送了一隻雞給薛納。薛納就帶的小雞走了。傍晚的

時候，他又在別一個農家門口了。

「謝謝你，我的好朋友！你願意招待我和我的小雞麼？」

「你這個流氓，」屋子主人回答，「你爲什麼不睡在我的馬房裏，你的小雞和我的小雞睡呢？」

「啊！不，你不知道，我想我的小雞和你的豬一道睡。」

「好，牠就和豬睡罷。」他們把小雞送到豬欄裏，薛納走進馬房裏去睡了。

第二天早晨，薛納起來，走到豬欄那裏去尋小雞。——但是沒有小雞的影子。

薛納跑去，找主人。「主人，你的豬把我的小雞吃了，你現在要送給我一個頂好的豬，不然，今晚我便會害死牠們。」

「你這下賤的欺騙者，你這卑污的流氓！」

「什麼叫做流氓，我告訴你我所需要的東西。若是你不答應這個——看吧！」

主人嚇倒了，就送給他一隻豬。薛納帶着豬，傍晚的時候，走到了一座木舍面前。

「謝謝你，我的好朋友，你願意給我們住宿麼？」——我同我的豬。」

「你這流氓，」主人回答，「你為什麼不和長工一道睡？你的豬和我們的豬睡呢？」

「啊！不，你不知道，我想我的豬和你的牛一道睡。」

「也好，牠就和牛睡吧！」

他們把豬放進了牛棚，薛納和長工去睡了。

第二天早晨，薛納興了，走到牛棚裏去尋他的豬，但是這些牛早用他們的角，已經把這個畜生殺死了。

「主人。」他說：「你的牛用角觸死了我的豬，你現在要把你的頂好的牛給我一匹，不然的話，我就對你的牛施法術，要把牠們通通殺死。」

「你這卑污的小流氓，你這下賤的小兇手！」

「什麼叫做流氓，我告訴你我所需要的東西——不然，看吧。」

養牛的嚇煞了，給了他一隻牡牛。薛納帶着牛走了不久，便遇着一個葬墳的工人正在埋葬一個婦人。

「咳，你那個死了的婦人願意

交換一隻牛麼？」

「卑污的罪人，」葬墳的工人回答，「你不是在開玩笑吧！」

「我不是開玩笑，你願意交換麼？」

「也好，換吧。」

薛納連忙背着這可憐的死婦人，一步一步的走。最後他到了一個城堡後面的一條溪水旁邊，薛納做什麼呢？他使這個婦人屈着膝像跪在溪岸上，一隻手拿一條手巾，另一隻手執着一個木棒，好像一個正在洗衣服的女子。鋪排好了以後，他便走到城堡那裏去了。

他是到一個紳士的家裏去。

「祝君午安，你正需要個園丁麼？」

「是呀，」紳士回答。

「若是你要用我的話，我的妻
和我都願意為你服役。」

條約講妥了，紳士就僱着他們
兩個。

到了吃飯的時候，薛納離開了
工作，坐在桌子前面了。

「你的妻子呢？」紳士問他，
你把她攔在什麼地方？」

「啊！我幾乎忘記了她。」薛納
回答。「她必定在後面河裏洗她的
衣服去了。」

「在後面麼？」紳士的女兒說，
「她一定餓了，我要去喊她。」

「是，去喊她吧。」

這個女孩子匆忙的跑到河邊，
看見一個女人在洗衣服，她喊着，
「洗衣的女人，洗衣的女人，你不要去
吃點東西嗎？」

沒有回答。

這個女孩子又跑回到薛納這
裏來。

「我喊了你的妻子，但是她沒
有回答。」

「啊，小主人，」薛納叫起來了，
「我不是告訴了你，她是聾子麼？我
親愛的姑娘，就是你喊她一個整晚，
她也不會聽到。你看她好像木頭一
樣的聾，我說句開罪的話，若是你真
要她聽你的話，你不妨去推動一下
她的肩膀。」

這可愛的姑娘聽見又跑到洗
衣服的地方，用手去推動了這死
的婦人的肩膀——撲通！——頭和
身子一道滾進水裏去了。

「噢！噢！快點來，薛納——你的
妻子淹着了。」

薛納用手搔着頭的跑來。

「啊，你這混賬的女孩子！你淹
死了我的妻子，我現在怎樣辦呢？我
將要說什麼？我將要做什麼？我完
了！」

紳士來了，他的太太也來了，接
連來了一大羣人。

「先生，」薛納喊叫起來，「你
要把你的女兒給我，否則你淹死了
我的妻子，我要和你打官司的。」

這位紳士嚇往了。他馬上就叫
他的女兒和薛納結婚。薛納去請了
他的母親來參加婚禮，欣然的對母
親說：「母親，我不是對你說過嗎？我
有一個矮小的豌豆，就可以獲着我
的幸運。」

★ ★

蘇俄風景

日本丸山政男著
章誠譯

一 旅客們感想

『到了莫斯科，才知道這地方的景象比我們未到來以前所想像的好加幾倍。各種物資也相當的豐富起來了。』

近來在莫斯科經過的旅客們，大都有這樣的感想，這也確是事實。剛完成了繁苦的第一次五年計劃，現在是在第二次五年計劃的第二年途中的莫斯科，才轉了一口氣，有點生氣了。若以現在的莫斯科景象和一二年前相比較，那真是有天淵之別。一二年前的莫斯科景象是如何的呢？到處都表現着喘不過氣來的緊張，一般市民差不多是半餓着肚皮在勞働着。在這世界中，任何國家的市民的消费生活，決沒有像莫斯科市民那樣可憐而慘澹的。縱令你滿懷着金錢，也買不到物品。一二年前的莫斯科景象就是這樣恐慌的。

在那時代就連想買一點點的食物或日常用品，也非常之困難。雖然也有所謂商店，其間陳列着比較好一點貨品，但若是手裏沒有特別手札的人，不單不敢想買，並且也不容許他們偷望一下呢。這種商店寧可稱之爲『閉鎖的配分所』。妥當些，只有特權者才能向這個商店購取貨品。至于容許一般市民都可以購買貨物的商店面前，却擠擁着無數的羣列，望見都叫人害怕。

二 消費生活之急轉

但是現在却不相同了。其間只是經過了一些月日，從去年歲暮時節進至本年，算是第二次五年計劃的第二年。在這期間當中，莫斯科的景象也忽然轉變了。本來，新的國家的事情是最富于變化性的。特別像蘇聯，還是在「試驗管」中的國家，他的變化是更加急激而多樣的。故以昨日所見所聞的蘇聯推論今日的蘇聯是不能「通」的了。現在的莫斯科街上，漸漸看見了多量的食品 and 消費物資的陳列了。商業化的傾向也漸趨濃厚了。若是從前的觀念，一提及莫斯科的麪包，便會斷定牠是灰色的。但是俄國人所自誇的，非常豐滿的白麪包，在一二年前，一般市民只當牠是故事中的材料，至現在，却居然陳列在他們眼前來了。不僅是雪百的麪包，還有牛奶油，還有雪白的砂糖，幾乎所有一切的食物，都陳列出來了。

因為第一次五年計劃，政府加在人民頭上的繩索拉得非常之緊，到了今年，才放鬆了些。蘇俄由戰時共產時代退却至「新經濟政策」，由「新經濟政策」再向左至「五年計劃」而作全面的大進展，由是再進入第二次的五年計劃。在這時期間中，却放低了從來的高調，而稍事休憩了。蘇聯經過了她所特有的忽緩忽急的戰術，和迂曲的路線而後，如上所述，終於達到了今日的情狀。即在第一次五年計劃中所閑却了的商業問題，到了今天，才加以注意了。

當第一次五年計劃的最中期，實無所謂商業，寧可說是分配。但是到了第一次五年計劃的末期，却有「蘇維埃文化商業」的標語產生出來了。更進一步，也高唱着商業的擴大和技術的獲得了。這裏所謂「蘇維埃商業」之「蘇維埃」實在是極其玲瓏變通的形容詞。本來「蘇維埃」的原意是「會議」或「協議」。但在今日，却當作一種特別術語而被利用了。例如在社會主義的社會，商業是應當消滅的，故不能用「社會主義商業」這個名詞。在這樣困難的時節，蘇聯政府常用「蘇維埃」以替代「社會主義」。故用「蘇維埃商業」這個名詞，便可通了。這名詞雖然有「社會主義」的意義，但仍包含有未能清算的若干混雜物質。即「蘇維埃」是具

有過渡的特殊的之意義。

三 大百貨商店

提高國民的生活水準是蘇俄共產黨目前所視為重要問題之一。故他們極注意「蘇維埃商業」及其發展。昨年冬，在莫斯科新開張的大百貨商店（大莫斯科託爾格）即是「蘇維埃商業」的熱鬧的開場。這大百貨商店的開幕，在莫斯科市民看來，真是夢想不到的一大事情。在今日以前，一切優良的商品祇是向外輸出，例如電氣用具，絹絲織物，洋服，皮鞋等等，現在居然在國內也可以自由購置了。這個消息在莫斯科的市民間實捲起了一個絕大的衝動，也是他們間的話題的中心。在莫斯科的「戲院廣場」和最繁華的彼得大街的交點，屹立着一座四層建築的大樓。這就是新開張的大百貨商店。當開張的那一天，從黎明時分起，在這大百貨商店面前，便湧流着巨大的人渦。剛開店門，羣衆便一擁的殺奔進來，秩序的混亂，就警士也無從制止了。據事後的調查，那天的大百貨商店實在吞吐了莫斯科全市民的三分之一——七十五萬人以上。這真是令人聽見有點不會相信呢。筆者在當日也曾去參觀過來，擠在那種可怕的人海裏面莫說想買點物品，連自己大衣上的釦兒都給他們擠掉了幾個哩。這種破天荒的可驚的景象，正是證明蘇俄的市民在今天以前是過着如何刻苦的生活，忍受過如何不便的生活，也可以說明他們是如何地渴餓着消費的物資。店裏的播音器在向着市民高呼：「市民們，不必着慌，貨倉裏保存有兩個月分的商品。」但是儘管這樣的播送，市民還是當作不聽見。他們個個人的心理都是「今天不買下來，以後便買不到手了。」他們都像患着熱病一樣，在爭奪着購買。例如播音器及其他某種商品，因為太好買了，過了數天，便漲了數倍的價格，以防制顧客的搶購。這是蘇俄特有的景象。

四 趣味的效能

近來莫斯科的商店也逐漸講究裝飾了，雖則是很簡樸，但也裝上了頗悅目的年紅燈光，非常鮮麗。飲食店可以營業到午夜時分了。你若走到商品的陳列櫥邊去，店員也居然會走近來，很客氣地招待，問這個可好麼，那個可要麼了。讀者聽見了後望不要忙加批評說：『這樣的招待，不是生意經上應當盡的義務麼？』你們要想到在一二年前的莫斯科，商店面前常是擠着數列的顧客，縱令輪着你可以進去買貨物的時刻，莫說想多選擇一下商品的優劣，你只是客氣地問一聲：『還有這樣東西麼？』那店員也就要不耐煩了，祇回答一聲『沒了』，便完事。你若是再追問他，他便表示出更討厭的神色，翻過臉兒去，睬也不睬你了。假如你眺望着商品，說好說壞的話，他便會生氣起來叱你：『不中意，就不要買好了。』說着便把貨物收拾起去了。總之一二年前的莫斯科商店並不是『招攬生意』，而完全是『將就賣點給你吧』的態度。若把昨今的商店相比較起來，近時的『蘇維埃文化商業』實在表示着進步的色彩了。

在一兩年前，蘇俄市民一提到購買貨色，神經便會痛傷起來。因為購買食物用品，不知浪費了他們多少的能（Energy）。即莫斯科夜報，為這件事，也曾表示過他們的憤懣不平，在該報上說：『莫斯科人的一日生活是八小時勞動，八小時買物行列，八小時睡眠。』這種缺點非關店員之不熟練，更非因為他們不滿意于他們的月薪而不盡職。究其真因，完全是在國營的一點。因為是國營的商店，那些店員就等於官吏一樣了。

但是現在的莫斯科却講求做生意的方法了。他們都在苦心於訓練店員，要如何地使店員獲得商業的刺激，排列着販賣台，使各店員競爭推銷，並且講求對於成績優良的店員，如何給與酬獎的方法。又商店和商店也互相競爭生意了。最近中央消費組合也下令使各區的百貨店互相競爭推銷，對於成績最優的，曾賞給優勝旗和三千盧布的獎金。婦女洋服店和百貨店中的婦女洋服部也像雨後春筍的出現了。從法國那邊輸入許多流行時裝的刊物，以供定做洋服者的參考。即是從實用便服的時代進入於講究時髦流行樣式的趣味生活時

代了，亦是由「量」向着「質」努力的時代了。

五 促醒了戀愛的洋裝

現在蘇俄的要人們也比較有空閒了。試看伊里夫和彼得羅夫兩作家，也居然有餘裕在黨報上發表作品以諷刺蘇俄工業製品之粗製濫造了。他們假託海水浴場的戀愛一幕以諷刺大百貨商店所製洋裝之陋劣。

「在夏期的海濱，有互相認識了的穿着海水浴衣的青年男女。他倆互望着對方的青春的肉體，也互相低訴着青春期中的戀情。海水浴罷之後，他倆都穿上了時裝，想並肩歸去了。在這瞬間，他倆都像忽然感着一種失望。男的是穿着像駝背一樣的，至難看的西裝；而女也穿着像懷了孕一樣的洋裝，互相對立着，你看我，我看你，一個在暗中對自己說：「剛才何以會愛上這個男子呢？」一個也在暗中對自己說：「我何以會看中意這樣的女子呢？」兩家都自責着，感了一陣急激的幻滅。於是彼此也不約再會，就一個向左一個向右永久分袂了。他倆所穿的洋服正是由大百貨商店買了來的便貨……」

現在蘇俄的「大總統」加里寧等要人，也有餘暇去巡視商店和調查商品了。

蘇俄商店可大別為閉鎖的商店和開放的商店兩種。前者又分為兩類：

(A) 工人物品供給部。這是附屬於各大工場，各大官廳，由國家直接分配物品給工人及勤務員的機關。

(B) 封鎖的工人消費合作社。這是在各地方，由消費組合所經營的機關。

以上兩者都是屬於閉鎖的商店，對於特別人員，以低廉的固定價格，供提一定量的貨物。

至於商業部經營的國營小商店是開放的商店。一般市民無論誰何都可向購買。不過，所定價錢比較前述閉鎖的商店貴加三倍至五倍。

六 消費資料之增加

總而言之，蘇俄的商業組織是這樣的：若閉鎖的商店所分配的分量不設的時候，便從開放的商店補償。最近極力擴大這種開放的商店增加至二千餘家了。至蘇俄何以有閉鎖的商店，其理由是因為第一次五年計劃時代，消費物資及食料品一般都甚形缺乏，故政府統制其分配。凡從事重要產業部門的人員，有領受此項配給的優先權。故這種閉鎖的商店是一種非常手段。如果到了物資豐富的時候，是要消滅的。近來閉鎖的商店的內容，因為受了開放的商店的壓迫而日見貧弱化了。例如現行的麪包票制度，遲早將要廢止，而將價格減低，一任市民自由購買吧。史太林已經答應等到第二次五年計劃完成時，可將國民的消費資料增加至今日的二倍或三倍。若以今年和去年比較，皮鞋已經增加至五倍，棉布已經增加至三倍，煙草也已經增加至兩倍了。是即商品一般漸見增加，而價格多少也有漸趨低落的傾向。

七 集團農場商業

在上述閉鎖的及開放的商店之外，在蘇俄尚有所謂集團農場商業，另具有一特殊形態。集團農場會員或個人農民若繳納了規定的農產品給政府後，便有權利將其餘的自由在市場上販賣。這是政府在二年前收買穀物時有過了痛苦經驗的結果，為想獎勵及刺激農民之增加收穫而採的手段。

在莫斯科附近的農民，當黎明時分，即搭乘特別火車攜帶着穀物、野菜、肉類、牛奶等種種農產品到市場裏來。他們羣集於莫斯科近郊或市內的市場裏。這確是一個值得注目的一現象。在市場裏，第一先要受政府特派員的檢查，然後搬到指定了的地點發售。但並無一定的標準價格。因顧客不同，而異其價格，常向某種顧客，大敲

其竹槓。

一般市民從閉鎖的商店所領取的定量配分，無論如何是不夠吃用的。所以大都仍然到市場裏來購買。市場遂成爲市民生活不可缺的要素了。能夠和市場競爭的，只有上述的開放的商店。政府雖然減低了開放的商店的物價，以促市場物價的低減。但就全體說，以市民的收入相比較，物價仍然是非常之高。縱令有相當的商品發賣，但若不提高薪水或極端的低減物價，市民的生活是仍未能安定的。

八 國營特殊商場

最後尚有一種特殊的商店形態。那就是國營特殊商場，名「杜爾格新」。這商場原來是專爲外國顧客而設立的，只限於使用外國貨幣的人才能購買物品。在這商場裏，不論是輸入品或專爲輸出而製造的商品都是最優良的貨色。蘇俄市民縱令懷着多少的盧布，但也不能購買這特殊商場裏面的商品。但從二三年前以來，一般市民若將自己所藏的金、銀、鑽石等貴金屬及寶石賣給這個特殊商場，以掉換這商場所發行的金票時，也可以購買其中的物品了。即是政府藉這個機關，一方面吸收外國貨幣，一方面又可以吸收國內民間所死藏的貴金屬寶物等。從前的有錢人，因爲恐怕貴金屬爲革命政府所沒收，所以很秘密地把它埋藏住了。現在蘇俄政府用這種巧妙的手段，已經蒐集了多量的貴金屬。

但是沒有貴金屬的一般勞動者，對於這個特殊商場，似乎都抱着反感。他們每天都看見這些華麗的優良商品，而始終無法購取，自然難免憤慨。但是到了今年，情勢完全變過來了。因爲「蘇維埃商業」的擴大政策，從前祇限於特殊商場才能看見的優美的商品（限於蘇俄本國專爲輸出而製造的）現在逐漸陳列在開放的商店裏面了。

九 商品獨佔之修正

綜上所論，近來蘇俄之重視「商業」的問題，即是證明蘇俄國民的生活逐漸安定起來了。在第一次五年計劃的時代，完全注重於生產手段之生產及重工業。現在是進至可以由重工業製造輕工業的第二次五年計劃的時代。故對於國民的日常生活也更加注意。因之文化的商業問題也就成爲他們研究的中心了。

以前在蘇俄的商店常有一種偏畸的現象。即是在夏期，才看見冬季布料的發賣。即商品的運轉非常遲緩，商品的配給也極混亂。有些市鎮只有一種商品，極爲豐富，而缺乏其他的商品。例如在缺乏肥皂的商店，你若想購買一塊肥皂，便須接受多買一隻玻璃盥的條件。這玻璃盥在商店和顧客，實在都是多餘的東西。即是強制地使人購買玻璃盥子。蘇俄當局爲要除去這種由商獨業佔產生的弊害，正在苦心考慮種種方法以爲救濟呢。

(完)

唯美主義 Aestheticism

此爲文藝上之一派，又稱唯美主義，耽美主義，或美至上主義。在英國四五十年前，此派之運動最盛，以 Swinburne, Morris 等爲倡始者。至在實生活上，在作品上最強烈的表示此種傾向者爲淮爾德 (O. Wilde)。今試略述此種思想的概略。在人生最寶貴者非真，非善，唯美而已。無論何物，唯有美故可貴。縱令是罪惡，若有美，亦可貴。虛偽如有美，亦不加排斥。此所謂美，乃指官能上的快感。故唯美主義即是享樂主義。以美爲至上。愈美則愈有價值。換言之，即以快樂爲人生或藝術之最後目的。

文化小圖 (參考書全前期)

一 文化之創成

我們若相信『人猿同祖說』那末當人類遠祖出現的時代，當無所謂『人類的文化』。縱令有文化，也是極原始的『人猿共同文化』。我們可以由今日猿類的生活樣式——森林生活為推度。即當時的人猿共同的祖先是也和今日的猿類猴一樣過樹上的生活，沒有特定的住居，當然更無所謂衣服。他們祇以芽葉和樹葉為食糧。在現存人類中，最低級的尼格律多 (Negrito) 族尚在樹上架造小屋，而起臥其中。這恐怕是我們遠祖遺留下來的樹上生活時代的痕跡。人類最初的物質文化大概即是這種樹居的構築了。

在當時，比住房更重要的當然是食物了。故知在物質文化中，最早發達的一定是關於食物的文化。但在最初，當然無利器為狩獵，更無所謂農業。他們只有徒手採集自然的產物而已。故稱這個時代為採集食物時代 (Food-gathering Stage)。人類最初由一森林轉移至其他森林，再從森林下至地面，由一平野轉移至其他平野，到處尋覓草木的葉，莖，根，菓等。這種原人的生活狀態便是今日旅行 (Travel) 和運輸 (Transport) 的起源。

原始的巴西 (Brazil) 森林部族，祇有很小的部分從事耕作，一般大都是攝取自然的產物。在他們間無所謂物質的缺乏。無論走到任何地方，都可以獲得多量的食物。河裏有魚類，森林裏有根，菓，瓜，豆，及其他種種菓實，這些固然是他們所嗜好，即如蜂蜜，鳥卵，蟻蟻，昆蟲，和螞蟻，在他們也常取作食料。又不知農耕的澳洲土人，常食有袋類和種種鳥類。(參看前期活動文庫中之小說研究法) 甚至以鰻，魚，蝙蝠，蛙，蛇，蜥蜴，等充其食糧。由

現代土人的這些習慣觀之，最初是以草木菓實等植物性物資為食物，及以弱小動物等為副食品。到後來，因為武器的發達，（石器及骨器）才狩獵巨大的動物。

當那時代人類是無何等的武器，又不如其他的動物具有爪牙，或銳角，何以能和猛獸鷲鳥一同生活呢？並且不能克服這些兇猛的禽獸。確是一個有興趣的問題。人類在當時的動物界，所以能佔優勝的理由，無他，祇因他們的頭腦特別發達，心的活動特別靈敏，記憶，想像，推理及同類相愛的感情也特別發達，能夠成羣作隊互相扶助而已。當然，在人類未出現以前，猿，羊，馬，等動物也曾過羣的生活，這是不難想像的。無論熊如何兇幹，但當馬成羣結隊的時候，也莫可如何。但一離開了羣，便被猛獸捕捉去了。並且當寒冷的時期，他們相團集起來，可以保持其體溫，免致有凍死之虞。若一離羣索居，便不能和寒冷抵抗。這種羣團生活的利益，最初先給人類發覺了，故他們的團結更加鞏固。我們中國民族太不願我們遠祖的遺教了，所以常受東隣猴子的侵略，欺侮！

蟻不能發聲，祇是用觸角言語（Antenna Language）以通信。同樣初期的原人也是不能言語而只以表情動作互通意志。他們只有叫號，呻吟，長歎而已。故稱在這時代的人類為無言人（Homo Silens）。無言人類漸次完成了他們的發聲器官，可以發有節之音；這也完全是由於羣團生活之所賜。最初人類若過孤立的生

活，則言語也不會有發達的機會吧。

又有人類中有特殊的優秀分子時，其他各人便競爭着模倣，並由記憶力去綜合多數人的經驗，捨去其不適合的動作，經驗，而選取其優良的動作，經驗。人類智識就是這樣地發達起來的。換言之，人智的進步，是藉模倣和經驗保存起來，而遺傳之於後代的。但這亦是有賴於言語的發達。

原人在數十萬年之間，日見蕃殖而逐漸向各方面移動，由印度非洲大陸，一部分向西移動，其他則向東面移動者，是為黑人的祖先；向東北移動者，為黃人的祖先；向北方者，為白人的祖先。這是四十萬年以前的事情。在

九十萬年以前既脫却直立猿人之域的原人，也繼續了五十萬年之久的生活。

由上述觀之，文化的發源地即是人類的發生地，印度非洲大陸。原始文化即由此地向各方面分布。故知最初文化，在世界中祇有一個，和世界人類之最初同樣，為同一淵源也。以人類文化為發源於一點的學說，謂之文化連續說（Theory of Culture Sequence）。有人則主張在各地地方各有獨立文化的發達，是為獨立起源說（Theory of Independent Origin），或自發說（Theory of Spontaneous Generation）。從前多人主張獨立起源說，但後來因考古學及民俗學的發達，證明獨立起源說之不可靠，而皆轉傾向於文化連續說了。

二 原人與舊石器時代文化

原人到底取如何的路徑，經了如何的過程而繁殖的，在今日的智識，尙未能解決這個問題。但一般推定他們的活動期間是在距今九十萬年前至四十萬年前之間的五十萬年間。

直立猿人的活動時代則更為古遠，即較原人又早四十五萬年左右。較直立猿人稍後出現的『北京原人』則在約百萬年以前，徘徊於我國北部。其次在原始人類中尙有如本刊第二期本欄第一圖表中更新世第四項所列各種人類，前前後後發現及活動於舊世界各地。在此項中，最古者為直立猿人，其次與下部舊石器時代相當之三種人類，統稱為原人。其與上部舊石器時代相當的三種人類，加上羅得莎人（參看本刊第二期本欄第六節）及現存人類，統稱為近代人。有學者主張此中之克洛麥農人（Cro-Magnon man）為白人的祖先，格里瑪狄人（Grimaldi man）為黑人的祖先，香斯拉特人（Chancelade man）為黃人的祖先。（請詳細參照本刊第二期本欄）

關於石器時代原人使用石器的專書頗多，且所論多偏於考古學，茲不詳贅。

有些學者又稱此時代爲木器時代 (Wooden Age)。其理由則謂石之加工甚困難，原人的用具必先採用木器。不過製作木器仍需利器。故結果仍然主張石器先於木器。但主張木器說的人仍固執着說：原人折斷木枝即可以作成棍棒，因木器容易腐化，無遺跡可尋，其實在用石器之先，曾經過甚久之木器時代也。此則無法證明矣。

尙有一個有趣的問題：即在法國南部，曾經原人居住的洞穴中，發見有北海產的介殼。這事實證明在當時的歐洲南北路線已通，而行其原始的交通貿易也。又在法國北部洞穴中發見有原人的裝飾品中亦有地中海產的介殼類。由是知當時在中歐和地中海之間，亦已開闢有交通路線。

關於考古人類學之詳論，非本欄目的。讀者對此等問題若有興趣，可自取此類專書爲參考也。

巴爾紮克之家與債主

十九世紀的法國文豪巴爾紮克，由一八四〇年至一八四七年，住於巴黎仙奴河畔的奧特由地方。他在這家小洋樓中寫出了多篇晚年的傑作。此屋現在仍然保存着，由巴爾紮克的友人會管理，成爲博物館性質的房子了。在裏面，曾經文豪使用過的書桌，基督受刑像畫，及拿破崙半身像等，均陳列於文豪生前所陳設的地點。他的床，他燒他所愛喝的黑咖啡的地點，也仍然照昔日一樣的陳列着。最引人注意的便是特別裝置的閘門，這是從樓上書房中，通過秘密扶梯，走入後院的出口。文豪何以需此種特別裝置的閘門？因爲他怕見一種來賓。這種來賓即是向他討錢的債主。文豪生前，因負債，常過着不幸而苦楚的生活。債主常來妨害他的思索及著述，所以需要此種避債主的閘門。

離村（第一名）

復日實中高三 黃熠才

早上起來，媽遞給孩子一個芝麻大餅。孩子一接過來，便撕了一塊塞到嘴巴裏去了。像這樣的一個芝麻大餅，孩子許久沒有見到了。何況還在早晨？他們平日喫的是野菜和米糠混合的菜粥，沒有油，也沒有鹽，跟泥沙似的。今天孩子能意外地喫到這樣的大餅，孩子覺得很香，味道跟菜粥大大不相同了。孩子心裏有點奇怪了，擰起腦袋，正想問媽，媽却已走到房裏去了。帶着懷疑的心思，拿着大餅，孩子一面喫，一面走出外面去。

在門口碰見二麻子，便撕了一塊給他。二麻子是他最要好的朋友，他倆常在一塊兒，不論在甚麼地方。二麻子有東西，也分一點給他，見着他跟別人打架，二麻子便上來助戰了。

『小牛，你媽今天要到上海去，是嗎？』

二麻子還沒把那塊大餅塞到嘴巴去，便這樣的問。

『那個對你說？』

聽了二麻子的話，他奇異地問。

『姐姐說。聽媽說，姐姐也想到上海去，但媽不願意了。喂！小牛，上海那地方真壞啊！人到了那里，好的也變壞了，鄉下女人到那里，全是去做婊子，跟別人睡，永遠不會回來的。』

二麻子這樣說，心裏異常的興奮。

『喂！小牛，到那里去呢？』

沒有回答，回過腦袋已不見了他。二麻子奇怪了他，明白爲甚麼小牛不告訴他。

小牛聽了二麻子的話，便跑回家裏去了，走到房門口，見着媽坐在牀邊，伏在爸的肩頭上，一邊說，一邊抹淚。爸正抱着弟弟，望着弟弟流淚，淚是斷續的，一串串的。爸媽見着小牛突然跑進來，連忙揩乾了眼淚，裝出往日的笑臉。

『小牛，大餅喫了嗎？』

媽從爸肩頭，擡起腦袋，低聲地問。小牛站在房門口，不回答，也不進來，臉兒是悲哀，眼珠是潤濕了。見着小牛的神情，媽爸奇怪極了，大家心裏這樣想：孩子知道了嗎？

『寶寶，誰打過你麼？』

媽拉着孩子的手，仁慈地問。孩子沉默了。

『媽，你到上海去？』

經了許久，孩子才吐出這句話來，聲音是低弱，幾乎聽不出來了。

聽了孩子的話，爸媽一時不知怎麼，眼珠紅了，一陣熱淚接着遮了眼球。望着爸媽的神情，孩子哇哇地哭了起來。

『小牛，媽不去。他們騙你。即使到上海去，也得同你一齊去。』

雖然媽是這樣解釋，孩子一點也不信了。媽跟往日不同的舉動，孩子是覺感得出。若媽不到上海去，今天那會有個芝麻大餅呢？這最使孩子懷疑了，所以肯定媽會到上海去。

媽到上海去做甚麼？做工嗎？那裏沒有熟人。做婊子

嗎？不回來嗎？……孩子雖然還是年輕，但孩子已經想到這一層了。二麻子不也是告訴他鄉下女人到上海去全是做婊子嗎？

快要離別了。媽見着孩子這種依依不捨的情緒，萬分傷心了，背着孩子流淚。若不到上海去找條活路，死守在家裏，將來不是大家要餓死嗎？種田，那只是跟別人做工，終年辛苦，不得一跑。逢着時年不好還要虧本，被田主捉去受苦。稅一年幾十趟，今天收了，明天又來。若不繳納，就捉到衙門裏去。

媽到上海去，也十分不願意，她捨不了丈夫，更捨不了孩子。但爲了活，這有甚麼辦法啊？

午飯在很悲慘裏極度的憂鬱裏飛去了。爸媽用種種方法來騙孩子，希望孩子暫時走開了。但孩子老是寸步不離地纏着媽。見着孩子滿面淚痕，媽傷心了，不斷地揩着淚。

一個女人的影子，打門口走過了。媽曉得阿大嫂來叫她。抱了一陣小弟弟，媽萬分悲傷地提起一個包袱。爸拉着媽的手流淚。小牛抱着媽的腳，死也不放地痛哭着。

望望伏在爸懷抱剛才週歲的小弟弟，媽更加傷心了。

站在門口等候的阿大嫂，見着也流淚了，聲音變了。一會兒，媽的背影便消滅了。孩子眠在地上，痛着要

母親（第二名）

民華中學陳椿寶

母親，慈愛的母親。她憔悴的臉兒，頭上披了花白的頭髮，矮小的身材，又添了一雙小腳，走路來慢慢的。她今年已五十九歲了，再過一年是六十歲了。她爲了我們日日地勞苦着，一刻不停的在家中服務。在她沒有嫁給我父親的時候，她是一位很美麗的女子。吃穿什麼都不愁，十分快樂。

自從她嫁給了我父親後，沒有像家裏那樣的舒服了。雖然父親是開了一月洗染店，但她每天還是辛苦的忙碌着——管理家事。我家的洗染店，開來營業倒很好，一天的開銷可以過去，這樣的做了幾個月後，錢已賺得很多了。每天的銅板，總是在黃昏時，就一車車的運來。我在那時就可以拿銅板去買東西吃了，所以我很開心的。

媽。伏在爸懷抱剛才週歲的小弟弟，這時也醒了，哭着要乳，拿着小小的拳頭，捶着爸的胸房。

姐姐哥哥亦都很快樂的。尤其是母親，慈祥的臉上更現出說不出來的喜悅。但父親不好好地積蓄，只把血汗賺來的金錢去賭博。時常一天要輸幾百元。有時贏了幾十元錢時，他却喜歡極了！像煞贏了不知幾千幾萬似的。父親不但賭錢，還抽大煙呢！母親每天在晚間看我們睡好了後，一個人默坐在家中等待着父親回家。時常還給父親燒大煙，母親有時實在疲乏得極了，再也不能支持下去了。於是不得不就暫時打一個瞌睡。不料一會兒醒來時，爐子上燒的大煙已經乾掉了，等到父親歸家時，就大罵母親爲什麼這樣不當心。唉！母親只得默坐在旁邊一點也不發聲。有時候父親從外面吃醉了酒回家來時，常和母親吵鬧。但母親知道他吃醉了酒，不和他爭論，只

給開水他喝，給他洗臉，弄清爽了，扶他到牀上去睡覺，然後她自己才去睡覺。母親一天的睡覺，不過五六個鐘頭。所以母親美麗慈善的容貌，就此一天天的消瘦下去了。

在一個冬天的晚上，窗外的雪，不停的飄着，寒冷砭肌的西北風，也不住的狂吼着。父親依舊到外面去賭錢，母親直等到深夜，他才歸家。母親等他回來時，就對他說：

「唉！你不要再每天去賭錢了。把辛苦汗血賺來的金錢賭完了，不很可惜嗎？並且一方面使得身體衰弱，那你還能辦事嗎？唉！你以後不要再賭了！」

「錢要來做什麼？祇要有得吃就算了。」父親這樣說着，母親也就不做聲了。

這樣的過了二年，父親的身體，果然不好了，病魔就纏到他身上來了。母親爲他急忙的去請醫生。自從父親害了病後，母親便一天到晚服侍着父親，連休息的時間也沒有了。終日爐子上的藥罐頭，是不停的燒着。夜間還要剝什麼燕窩給父親吃，直揀得她眼睛痛得流出淚水來。

不久，父親的病已全愈了，從母親的心頭上就像掉

下了一塊很重的鉛石。但父親仍到外面去賭錢，他早忘了病中所受的一切的痛苦。母親依舊是終日在家忙個不了，父親也依舊是直到深夜才歸家。

不幸的是在我七歲那年，父親就和我們永別了。剩下了我和母親，姐姐，哥哥四個人。一家的生產者去世之後，家庭間的一切生活，就漸漸地爲難起來了。幸虧一洗染店還開着，所以每天的開銷，還不見得恐慌到如何。以後家庭間一切的生活，都由我的慈母擔當了。慈母還送我們進學校。因有我們，她不覺她過的日子痛苦。

父親去世二年後，又來了一件不幸的事體。即是我家的房主要建築新屋舍，要我們搬開。於是我慈母就想把這引店，盤給人家。但是沒有人要。店裏的各種染布的器具，有的破壞了，有的給店裏的夥計偷去賣了。所以關閉之後也並沒有多少錢餘下來。從此我家的生活就沈淪在貧苦的暗霧中了。

流水似的光陰很快的就那樣地過去了。母親自父親逝世後又辛苦的勞動了整十年了。母親每在晚間對我們說：

「唉！你們現在要好好的讀書，不要整天遊玩，學不良的習慣。像我，服侍了你父親幾十年，現在一點也沒好處。他把賺來的金錢，不好好的儲蓄，現在弄得我們這樣苦！」我聽了母親說的這樣慘痛的話，不覺眼淚汪汪了。唉！富家庭一變而為貧家庭，那是格外的痛心呢！我

山中剪影 (第二名)

冬天已落了兩天雪，現在山中寂寞得還像座古墳，只聽見大雪飄飄落下的聲音。皚皚的山峯上蓋滿了雪。山上的橡樹林，柿樹林，和像這山裏居民一樣粗壯的白楊，都消失的影子，天空板着臉，令人想到死人的心。

窰洞裏，一個三十多歲的女人，黑影幌在她紫紅色的臉上，正在給二兒子縫一件棉襖。二兒子裹着棉被，躺在窰洞裏的土坑上，他是剛才走出去，找野兔的脚印，而就在雪上，兩隻脚誤踏入一個水潭裏的。靠着他的吶喊，哥哥和母親才把他帶到家裏去，衣服給水濕透了，就不能不躺在棉被裏，等母親的兩隻手完工了。

靠着這窰洞，還有一個較淺的窰洞，那面時時有悽慘的羊鳴傳過來。她已縫成一隻襖袖，仰起頭，看着門外

這樣的想着，默默的想着。

母親現在是近六十歲的人了，仍在家中一刻不停的工作着。臉是那麽憔悴的，使我看到了她，就眼酸了。唉！母親呀！你每天這樣的勞苦着，都是爲了我們，唉！我們一定要照你的話做去啊！

蘇州中學高中部王經川

一片片落到地上的雪，發出石條般重的歎息。

看着天色，計算一下時辰，再瞧一下捲在窰洞深處的黑煙，就知道又快到黃昏了。突然，在山背後，傳過來一聲飢餓的狼叫，空氣盪搖着。她握着針線和棉襖的十指，索索發抖。二兒子喊她一聲，瞪着兩隻充滿着寒冷和恐懼的眼睛聽着。羊忽然本能地停了叫聲。

一個小夥子從那個窰洞裏走出來，手裏提着隻烏槍。他是她的大兒子。

「金福，你不要去！」她低聲地但充有力量地說着。但金福充滿着喜趣地笑了笑，在灶火上引着火繩托着槍走出去了。隨後又寂靜得只有飄雪的聲音。針線在她的手裏，却不能安心地縫下去。不留神，一針恰巧

刺到自己的指頭上，流着血……她又幻想着遠方流血的事情。

砰——在她的預料中槍響了；在她的預料中，大兒子又肩着槍空空轉來。二兒子滿蓄着期望的兩孩小眼，也鬆了神。

「媽的，這雪要下到什麼時候呀！」

「那一隻小羊怎樣？」她擔心地問。

「唉，牠不是出了毛病，是飢，沒有吃，只要天晴，把雪化了，露出乾草，包管牠們又都跳起來。可是，雪已落兩天了，天爺有意和我們過不去。」大兒子又走到那個窰洞裏去了。

「娘，棉襖做成沒？」

「做成那能這樣快！怨你自己太淘氣，把自己的衣裳濕掉。」

二兒子沒話講，又瞪着兩隻小眼睛，裹着棉被等着。窰洞外飄散着一縷縷的灰煙。山峯在黃昏裏顫抖。雪片也暗淡的多了。她心裏的期望漸漸毀滅，石條般的暗影又跳躍在她的心裏。她燃着菜油燈，關着窰門，但她

期望着有沈重的腳聲，接着門被推開……

黃米一些都沒有了。她在煤火上擺了一鍋冷水。

「娘，爹今天還不回來嗎？」

「什麼，今天或許會回來的。如果回來——但山裏已是黃昏垂落的時候了；只有鬼，纔在大雪飄散的夜裏走路。丈夫是前天去城裏賣炭的，早晨動身，上午天就落雪，現在兩天了。他知道家裏沒什麼吃，他也從沒在城裏停住過，可是這次，兩天沒回來了。」

兩夜她做了無數噩夢。山裏雖沒別的，狼是很多的。往城裏去的路上，要沿一里多狹窄的祇放得兩隻腳的山邊，底下就是二十多丈深的溝。丈夫是鐵釘般的漢子，但正爲着這，她的心更爲紛亂；她知道如果沒有什麼事情發生，丈夫是該冒着雪回來的。

呼拉，門開了，進來的却是金福。

「娘，死掉了！」他把死了的小羊摔在地上。

山背後，又有一聲飢餓的狼叫。

她搖落了眼裏的淚。「金福我怕你……」
鍋裏的水響了。

編後記

第一要特別提出來說的是，暨南大學教授顧仲彝先生在這期爲我們譯了一篇很好的小說，我們是要向譯者道謝，同時也要和讀者一同高興的。

其次梁國華君從日本寄來一篇介紹本年獲得了諾貝爾獎金的意大利劇作家「皮蘭德羅氏及其作品」的文章，實在是應時的作品，希望讀者注意細讀吧。

還有若柱君從美國寄來一篇「白髮詩人惠曼」編者在三個月以前曾特約他寫點稿子，現在他居然寄來了這樣有意義的譯品，真令人感激不盡。

關於中學園地的投稿，計共收到五十餘篇。經編者特別邀同李向榮、丁吳烈、郭漢烈、余慕陶、吳廣略諸先生會同評閱，決定本期的入選者如下。

1. 離村 (上海復旦實驗中學高三黃熠才君)

2. 母親 (上海民華中學陳椿寶君)

3. 山中剪影 (蘇州中學王經川君)

4. 胡家兒子的死 (南昌江西省立第二職業學校楊大崧君)

5. 故鄉 (上海開明中學高一龔傳鉢君)

6. 車夫 (無錫師範科一年級施樹森君)

7. 暑假生活 (南昌鄉村師範高一于文輝君)

8. 斷片的實感 (江西省立師範王克讓君)

以上除前三名的佳作在本期發表外，餘因限於篇幅，擬不付印。希望已錄取未錄取諸君，仍繼續努力，踴躍投稿。但希望注意兩點：(1) 投稿務希繕寫清楚，最好多留空白與評閱人，遇必要時，得略加刪改。(2) 署名希望發表學校所用真姓名，不可改用其他筆名。如不用真姓名，則投稿不提出評閱，先此聲明。

最後，本刊今後擬每四期發刊「新銳作家創作專號」一次，希望無名作者及國內中學諸君多多投

新銳作家特號大號

國民文學

第四期要目預告

民國廿四年一月十五日出版

德國國民戰爭紀念塔

上之戰士(卷頭詞)

死線上

皮包

永昌祥

汪少奶

生的戲弄

『坤』的素描

哭相逢

墮胎

新銳創作欄

論評

爲志望創作者進一言

論著作事業

憂國詩人屈原

國文諸品詞之性質及用法

本社同人

竟青

鄭重

安素

素蘭

允平

鄭慕農

孫子系

鄧國桁

張資平

王了一

吳烈

柳道元

傳記

大仲馬記加里波的

俾士麥之生平

徐詠平

齊菴

創作

稻草龍

紅百合(完)

女戰士(完)

錢倫壽

余慕陶

丁丁

翻譯

幻影

高爾基作·余慕陶譯

詩與散文

島國風景

西湖

薛季寒

吳廣略

世界眼睛

以海縮爲中心之英美日三國關係(完)

係(完)

黃獨芳

活動文庫

『尼柏隆梗之歌』梗概

張資平

歡迎分銷 國民文藝月刊

本店發行之「民族文藝」月刊，截止九月份止，共出六期，適成一卷，自十月份起，更名為「國民文學」月刊，並請名作家張資平先生主編，內容豐富，編排新穎，茲為便利各地讀者計，擬廣設分銷，倘荷賜予提倡，概允擔任寄售，無任歡迎。詳章承索即奉。茲將已設分銷處列下：

- | | | | |
|--|--|--|---|
| <p>【上海分銷及代定處】
 北新書局
 青光書局
 新中國書局
 生活書店
 時代圖書公司
 大明書局
 現代書局
 上海雜誌公司
 光華書局
 作者書社
 光明書局
 華通書局
 華美美術圖書公司
 文華書局
 女子書局
 文華書局
 華僑書局
 西門書局
 真茹書局
 江蘇復新書局
 南京現代書局
 立達書局
 正中書局
 拔提書局
 花牌樓書店
 大中書局
 中央書局
 蘇州交通書局
 小州林協記書局
 世林書局
 吳縣曉社
 申縣出版發行所
 常熟常熱書店
 清江浦道書館
 嘉定振華書局</p> | <p>【浙江省】
 楊州會文堂書局
 鎮江東華書局
 無錫大同書局
 常州世界書局
 松江世界書局
 杭州樂華圖書局
 樂華圖書局
 開明書局
 現代書局
 小說林書局
 金華新書局
 寧波振新書局
 世界書局
 文化商店
 廣東省
 梅縣環球書局
 中華書局
 新華書局
 興甯新書局
 淡利書局
 源利書局
 瓊州文教書局
 海南書局
 會文書局
 廣州北新書局
 開明書局
 福州永泰書局
 福州永泰書局
 北新書局
 汕頭中華書局
 大東書局</p> | <p>【湖北省】
 廈門文明商務書館
 廈門新民書社
 生活書店
 時代公司
 仙遊清源書局
 濟南中山書局
 青島荒島書局
 平原書局
 天津直隸書局
 直隸書局
 大陸書局
 北方文化流通社
 北方新書局
 北平新書局
 華北月刊社
 立達書局
 河南省
 開封北新書局
 統一書局
 中華書局
 四方書局
 四川省
 成都開明書店
 華陽書報流通處
 重慶北新書局
 重慶新書局
 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
 漢口民友書局
 小書局
 大眾書局
 新生圖書公司</p> | <p>【江西省】
 光華書局
 時代日報社
 武昌民智書局
 太平洋書局
 新光書局
 胡正興派報處
 沙市時事報書社
 宜春新生圖書公司
 南昌江西書店
 文華書店
 南昌書店
 大東書局
 大同書局
 維新書局
 景德鎮劉叔龍
 九江世界書局
 山西省
 太原覺民書報社
 同仁書局
 雲南省
 雲南文化書社
 愛國商店
 廣西省
 梧州兒童書局
 桂林商務圖書館
 南寧強華書局
 貴州省
 貴陽新友書店
 陝西省
 西安派報社
 湖南省
 長沙民智書局
 金城圖書公司
 樂羣報社</p> |
|--|--|--|---|

不許轉載

國民文學

版權所有

廣告刊例

等第	地位	全	半	四分之一
特等	底封面外面	四十元	二十五元	
優等	前後封面之內	卅二元	二十元	十二元
上等	目錄前後及正文首篇對面	二十四元	十四元	八元
普通	首篇以外之正文前後對面	十六元	十元	六元五角

寄即索承例刊告廣細詳

第三號

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

編輯者 國民文學月刊社

總店 上海霞飛路樂安坊六十二號

電話八〇五〇二號

發行者 汗血書店

分店 南昌德勝路一三號

印刷者 華豐印刷鑄字所

分售處 各埠大書店

價目表

訂購辦法	冊數	價目	
		國內及日本	澳門香港國外
零售	一冊	一角二分	二角
預定全年	十二冊	一元二角	二元四角

每月一冊 十五日出版 全年十二冊

用通足十價代票郵

國民文學 投稿簡章

- 一 本刊地盤公開，凡屬(一)文學理論(二)翻譯介紹(三)創作小說(四)散文小品等之作品，無論其為文壇名宿或新進作家之作品，均所歡迎。每稿以五六千字為最適宜之篇幅，但萬言之長篇，數百字之小品，亦所歡迎。
- 二 賜稿務望繕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如有插圖，請用墨色，以便製版。譯稿務請附寄原文，能將原著者略為介紹更佳。
- 三 來稿務懇于稿端註明：(一)字數(二)投稿者姓名及通信處。發表時如用筆名亦請預先聲明。
- 四 來稿本刊有略為刪改之權，惟預先聲明者不在此限。
- 五 來稿不論登載與否，以不退還為原則；如必欲退還者，請預先聲明，並附足郵票，當可照辦。
- 六 來稿一經登載，每千字致二元至四元之酬金，于月底結算由本社直接寄奉。惟來稿已先在他處發表，恕不致酬。
- 七 凡經本刊發表之文字，其著作權仍為作者所有，惟本刊得擇尤收為叢書。
- 八 本刊特別徵文之條例另訂之。
- 九 來稿請逕寄上海霞飛路樂安坊六十二號國民文學社收。

汗血書店

推銷全國雜誌

介紹民族文化

出版

汗血月刊

汗血週刊

國民文學

各種叢書

經售

體育用具

科學文具

學校課本

各種圖書

上海總店：

霞飛路樂安坊六二號
電話 八〇五〇二號

南昌支店：

德勝路十三號
電話 一四〇號

中央宣傳委員會圖書雜誌審查
委員會審查證審字第六〇二號